

高平縣志

知高平縣事龍汝霖纂輯

藝文第八

昔司馬遷作史記藝文入之列傳班固漢書雖創志藝文  
分爲諸家而僅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猶劉歆之七略荀勗  
之四部也歷代史編如魏括四部梁收七錄隋分經史子  
集唐曰甲乙丙丁明因隋舊皆著其目而已自郡國志乘  
變史例志藝文而載篇章後遂沿而不改 國朝行省通  
志亦遵之惟明之韓五泉志朝邑康對山志武功獨存馬  
史體例焉今仍藝文立爲編遵 國典也其文之鄙冗與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無繫於大者節去之餘胥登諸策雖所收或濫亦不忍邑  
之文獻湮沒云爾

雜文

馮亭以上黨人趙

周 戰國策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  
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曰者秦  
楚戰於藍圍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  
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  
他曰王出兵攻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  
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懼使陽城君入謝



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  
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  
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  
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  
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  
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  
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  
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  
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二

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  
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  
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  
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  
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  
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  
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  
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  
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



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齟以兵遇趙於長平

史記七十城作十七

### 長平之戰

司馬遷

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曰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平原君計之平原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齮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齮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



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四

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白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

拜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後漢 陳 龜



臣竊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邊塞之庭  
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咎萬分也至臣頑駑  
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  
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  
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  
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  
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  
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畧  
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  
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

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  
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  
下爲父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  
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  
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  
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  
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  
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  
之聲招致灾害邊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殫於豺狼  
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



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邊馬不可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州涼州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白起降趙卒論

魏何晏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六

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積骸成邱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雖能裁四十萬之衆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計乎其所以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苴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憚而不諱則無所謂速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專秦民十五以上者



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害禍大於劇戰也

水經沁水注

節錄丹水

北魏

酈道元

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堯谷丹水所出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七

東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泣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會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泣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廉頗爲將後遣馬服君子趙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巍築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隄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爲侯



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東南流逕泣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泣氏絕水東南與泣水會水導源縣西北立谷東流逕一故城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泣氏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爲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出是俗名爲丹水斯爲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爲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入北而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二

郡以之分境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太泉湧發洪流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雖巖辰肅月燕麥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嶮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子一百六十里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出山逕鄆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



郡國志曰山陽有鄴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  
有鄴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  
伐我葵即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  
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於沁謂  
之丹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  
九年丹水出相反擊郟此水也

移丹河記

唐武少儀

高平古茲氏邑也其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之  
蓋以土厚水深爲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爲艱  
故千家之中數井而已綆以遠引而多絕瓶以難升而驟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九

羸雖有端賜之機智無施其巧捷管甯之仁惠無杜其忿  
鬪况牛馬俟乎滿腹必遵十里之河而瓜蔬期乎給口常  
望一旬之雨朝夕勞苦歲時饑饉可勝道哉嘻凡爲前弊  
滋久終俟後賢乃革不然者豈子男百輩而莫之是恤貞  
元七年<sup>潞</sup>州屯留令平原明濟受連帥相國大司空義陽  
王李公之命假領茲邑撫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異於屯  
留之政政可知也下車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僉曰公  
之至也俗詠其蘇矣惟水之歉詎敢求救於公耶明侯聞  
之若疚於心且形於色曰夫窮必有泰固常理也此豈無  
望前或未思吾將退而慮之由是發智周之妙躬循郊原



目究川谷度高下之勢相引決之宜有丹水者始自縣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議壅以導明侯載審厥事將利於人乃下謀於鄉耆次白於郡守上言於節制才獲所請爰臧其功乘井稅之暇俟農桑之隙先儲乎薪芻之物次具乎畚鍤之器然後量工命日使里人樂助競子來而展力故不更素宛其有成始瀦流而爲潭因疏渠以遶郭築防以補其隙隙剝木以道其險阻脉分枝散貫邑周間瀰瀰葦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開沼沚戶植芰荷濫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圃之沃灌恣閭閻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爲應汲之泉人無荷擔之勞畜無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十

奔走之困而已也復於潭側特建水祠列樹敞亭別成佳境將俾水依神而永久人賴水而無極庶功用不再且祈報有歸焉明侯覩夫衆情之欣洽足以閑居而賞玩化爲之餘閱王鳧之雙飛臨堂之際調宓琴而合響不甚美乎君子曰政無大小以勤民爲良事無工拙以利物爲貴如明侯者實兼而有之其由我大司空義陽王以至公且明推獎而致此者矣余偶以行役經過於斯耳聆嘉譟目覽異績緇黃耆艾因請余以紀事余誠忝跡於文者姑述義王之德舉明侯之善亦何辭焉貞元建

唐故將仕郎李亮墓誌銘

闕名



公諱亮字闕思其先隴西人也元元皇帝之後高漢大將軍之孕緒原夫列相秦庭集金人之壯采稱君恩道光玉壘之英躡或龜册呈文擅芳聲於交趾或龍門啓譽泛仙艇於洛川並見重當時明諸史錄况宗連上路望接雲枝誠四海之名流諒九州之上族祖與朝散大夫趙州平棘縣令父備皇朝上柱國並武昭七德文茂九功孝自生知忠疑天授蒞俗製五城之錦宣威靜萬里之邊公幼承庭訓達禮通詩遊習修常恭行孝悌情欽澹泊不尚繁華隱種山泉求從散職陳星詠月夕處朝遊未開榮啓之德已深劉損之瘼年六十有七終於私第夫人王氏四德彰聞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十一

早嬪君子六行無釋琴瑟聲和鄭子齊姜詩稱舊好三周之歡未盡九原之路已歸嗣子懷敬拊心扣地泣血流襟擗踊號天杖而後起開元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合葬於高平縣東北十三里之甸禮也東西枚猗五福翊其靈南北朕區三光照其境鶴山既久無憂丁令之歌丹壑罔移不記麻姑之頌其詞曰肅肅我祖發自周年盡忠事主追孝承天扶疎拔萃玉潤珠連五侯將相裕後光前哀哀父母亭毒多方酬恩罔極泣血霑裳

清化寺碑

牛元敬

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昔者攝提紀歲之後燧人化火之前



穴處巢居茹毛飲血爰逮炎皇御宇道濟含靈念搏殺之  
虧仁嗟屠戮之殘德尋求旨味以替羶腥遍陟羣山備嘗  
庶草屈斯一所獲五穀焉記此靈奇顯其神異石類羊首  
遂立爲名於是創制耒耜始興稼穡調藥石之溫毒除瘵  
延齡取黍稷之甘馨充虛濟衆人欽聖德號曰神農歷代  
崇恩峯亭享廟其山也左連修嶺橫巨嶂而峙滄波右接  
遐峯列長關而過絳闕烈山風穴泛祥氣而氤氲石鼓玉  
泉洩雲雷而隱軼芬敷花藥春夏抽丹蕊鬱松蘿秋冬聳  
翠人天交集仙聖遊居巒巒嶺之靈宮猶鹿苑之佳地播  
生嘉穀柱出茲山矣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碑陰

所有當寺方圓八里東至秦關古道下面東西石楞并虎  
谷南高僧嶺所管南至團池古羔分水西至秦關柵村道  
下面東西石楞并古尼寺下平取正北至雙浮圖下古道  
以上所管永記於銘後

靈泉禪院記

司空圖

嚴飭祠宇非欲侈於自奉也蓋聳係人天資其趨善之心  
耳况帝夢可徵華緣已熟山川神祇罔不薦歆故自京邑  
以及遐裔勝槩相望皆奠厥居中條發於蒲傘於良傑出  
而爲太行則天壇不得不冠冕嵩華爭勅日觀也其北川



壑會流盤鬱濃粹自高平西顧以至靈泉極矣泉之爲靈非惟利物當以滋潤所及不育毒螫也其院東向顯豁直亘大川端門洞闢正延旭日豈西方之書所謂震旦者此其證乎繚檻層甍金牕與泉壑相激梵磬懺香禽猿亦知肅敬真聖賢遊集所宜也且有爲無爲於我不礙弛之則若涸其中用之則若湧於外蓋克固其源乃能動而必濟也今禪宮洪密長老俗姓劉氏本儒家子早詣石霜契其大旨煩而不撓簡而必周始自清涼歷覽至是山乃創林棲之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首資葺構遠近道俗莫不歸嚮今蒲留隴西左揆嘗因題記亦備贊揚則密公之道

蓋光矣凡製經樓齋堂共一百餘間又示羅漢潔峻之相以漸化服而后日集方丈敷演上乘自江漢北渡以至魏晉之交其俗堅悍難誘今則悉爲佛人矣且善教童儒者雖指撻其書而必以意返復曉諭當自釋然若編簡積於前筭撻駭於側彼將竄匿之不暇孰有悅而從命哉律刑書也經誥誓也禪乃誇勸之宗先馴其性而後入人者耳故其道主隱其功主博不可廢也嘗念畜役之外以逮傭隸雖豢養至豐莫不苦於受剛殊不知羈鞅之勞或能避免而方寸之內不形不聲牙蘂牙萌其力者愈莫能爭以此淪陷死生之域綿劫不能自脫其苦何如哉噫苟非



三世之尊夷山幹海之禮親授振其鉗鉞長老繼作磨昏  
抉贖則彼構火以自攻者雖焦爛而猶未悔也今乃聚其  
徒侈其居永爲一方擅施之會且俾其人福慧借殖然則  
密公之績焉可抑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忍其門人惠  
依惠海之勤請也直紀所行惟以漏畧爲愧云

周世宗高平之捷

五代史

周太祖崩劉旻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衮將  
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  
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  
步騎二千拒元徽於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十四

世宗新卽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  
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  
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於高平李重進白重贊  
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  
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  
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  
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  
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  
妄沮吾軍卽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  
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判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



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  
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  
是時周之後軍劉訶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  
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  
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驢自鵬窠嶺間道  
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  
歸而張元徽戰歿於陣楊玄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  
軍而返旻歸爲黃驢治廐餼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  
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  
十餘人軍威大振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五

孔子畫像記

宋張持

唐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一本乘車而羣弟子從  
者謂之圖立而顏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  
小影於仙源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蒙之  
所藏也傳於棣州墓石於學中世人畫宣聖往往訛謬不  
足考信此小影與今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  
知無妄矣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題聖人旣不得而親炙  
矣今誦其書考其行事刻其衣冠與夫儼然威德之容日  
夜想像而潛心焉持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棣州教授  
袁百之敬以寄此上下悅之若合符然乃示王者法以像



之墓於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義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緋魚袋張持記

秦坑趙軍評

司馬光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阬趙降卒四十萬不仁莫大焉欺與國誅已降諸侯疑而百姓怨不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於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始皇墳草未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爲墟究其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六

禍本兆於此矣

省冤谷記

金 王庭直

少讀楊雄書長平之戰四十萬人阬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蚩尤之慘莫過於此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後令高平問其自乃古長平也詢其故跡父老曰城西北十五里有地曰殺谷乃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之所當時頭顱似山骸骨成邱何晏亦嘗哀悼至唐易名省冤則長平故事其來久矣辛酉清明日庭直率士衆携酒殺奉香火張聲樂具服祝謹詣其谷弔祭之其日陰風襲人寒煙蔽空必有冤魂來享其祭舊宋運判馬城經過此地移



檄縣係收拾遺骸於谷口鑿坑深濶以左右前後溝壑數  
十里暴露之骼畢集而藏揜仍於所揜地啟墳祭之使後  
人不踐履爾今觀其墳已爲姦農所侵僅存數尺而已乃  
勸鄰農於墳地外更四面各廣八步起供堂一所植美木  
成園俾永久知所悼惜繼有老農王姓者告詣去谷十里  
餘爲雨水所崩岸崖頽裂露骨數車願收而揜之爰卽具  
禮盡載於墳圍細視其跡於長脰骨間存銅漆矢一入骨  
寸餘因出矢而揜之人骨之堅如此而骨中銅矢尚存慨  
然發歎四十萬人於當時解甲歸戈赤身受亂兵殺戮而  
死冤亦深矣然其骨其矢安得尚存而不朽卽冤抑之氣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七

凝結而不散以至此也嗟乎白起兇狠恃秦軍之強殘無  
心之降卒其勢亦易矣起直爲此兇狠也後世又安得而  
不痛恨哉向使趙卒未降甲戈在體雖在危陣中力戰未  
必無生路卽或敗亡未必盡遭此屠也譬猶執羊就機持  
刀自恃以爲能殺何以異嗚呼今而後見有暴露骨卽揜  
其中余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皇統改元時六月十三日  
縣令壽春王庭直記

最樂堂銘

元  
元好問

工部高平趙公德字冲粹與物無競敷歷中外餘三十年  
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蠶里社乃



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考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曰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內外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闕聰誠有囂囂者存洵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祇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叟萬折而必東遼海管甯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六

高平縣學田記

元 凱

聖道塞宇宙間如日麗天水行地容光必照無遠弗暨有國者所當崇祀皇元天開武戡文治積德百年教化溥暢嚮詔郡縣咸立廟學用廣聖道淑斯民高平之學其來尚矣明倫有堂時習有齋振鐸有人教術無間然矣獨所養尚爲闕先是本縣學田奪於州校者有年間者歸正事具王澤州碑記負郭張莊里學田若干畝侵於異端亦嘗歸復事見余從父鄧州所撰郭公去思碑又邑東一舍許爲師午里至順辛未春社耆老石榮畢海等同詞狀施學田若干畝以供釋奠無何張莊厥田復據於道家者流師午



厥田據於里之無賴教諭覃懷茂異楊鐸以牒投縣者數  
斧莫克理是年夏五武鄉聶公仲禮來尹是邑下車謁廟  
行舍萊禮楊公具以事聞公慨然曰學校以養爲本謀及  
僚屬召道者抵其罪奪其田以其有室家也按國故事屬  
籍編民既又從容語尉曰是田旣恢復矣獨師午者尚未  
克完公其往視之尉欣然詣師午田所顓衆相視正疆界  
立封植俾歸於學由是教養有備於戲盛哉一日楊公价  
邑士友人任戴求記刊石爲左驗固辭弗獲已迺曰春秋  
定公十一年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說者謂定公會齊  
侯於夾谷吾聖人攝相以從責齊以禮而齊人歸魯侵地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十九

夫鄆謹龜陰魯田也取齊取也聖人何與直以處置得宜  
齊人心服而來歸故功序聖人今張莊師午聖人田也所  
需聖人祀也所取者又非齊人比况公以道爲政於上茂  
異以道闡教於下宜乎侵田瓊還珠復有不期而至者將  
見田所入大則孔修祀事小則廩餼生徒固不可勝用凱  
方以聶公聘教邑之子弟親覲厥事姑舉其大概以書至  
順三年龍集壬申夏五吉日邑儒士元凱撰并書

河渠志

元史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  
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甯單州



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武城以至曹州東明  
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  
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  
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  
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九年冬脫脫旣復爲丞  
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卽言於帝請躬任其事帝  
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  
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  
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  
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  
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旵其後策議定乃薦魯於帝  
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  
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  
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  
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  
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  
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滙於淮又東入於海帝  
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  
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魯刺罕



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  
玄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  
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  
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防河記欲使來世  
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  
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  
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  
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  
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理也河身若水雖通行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  
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  
水曠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劊築修築補築之名有  
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舡隄治埽一  
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  
牽制蕪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  
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  
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  
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  
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



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崗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里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里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勑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樞實以土牛草葦雜梢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着



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齧岸取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底黃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隄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

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翹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并行作西埽者夏入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可一二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橫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糝大繹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



厚鋪於綿腰索之上裹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槩之上以漸繼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旣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十四

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并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藕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



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廣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壘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壘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薦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申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剏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剏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大水作石舡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蓋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



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久故  
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  
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繩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  
索竹繩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  
種之水中又以竹繩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樞上每  
繩或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  
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  
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  
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  
木椿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

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撻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湏臾舟穴  
水大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  
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塚以繼  
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  
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  
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  
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  
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  
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  
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



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豕猛疾勢撼埽塞陷裂歆傾  
俄遠故所觀者股栗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  
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  
旨墾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  
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堤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  
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礮後攔頭埽之後後  
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礮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鋼  
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  
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  
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七

圍之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蕪前埽之旁每步置  
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  
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簿不得肆力  
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  
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  
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  
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  
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  
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  
舊隄長二百一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



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  
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  
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  
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  
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  
千帶梢帶根株者六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  
百二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  
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  
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  
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天

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秸扶椿  
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  
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  
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  
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  
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  
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  
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  
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礎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  
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立之言曰是役也朝廷



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  
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  
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  
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  
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  
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  
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  
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廢弛  
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  
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  
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米山宣聖廟記

宋翼

明道先生歿幾三百年澤潞里館歲昵淫祀而嬉優伶才  
乏俗澆識者興歎由金源而來廟僅存者九里而已翼教  
授懷孟北歸始記勾要館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又記釜山  
館繼爲修撰又記河西館竊喜吾鄉人士可與爲善復嘆  
今之守令鮮循良以興起之也英廟臨御制召臺察歲舉  
守令延佑七年澄城簿郭質來宰是邑政治大行惟善以  
教稽之舊典興復米山等五十九里之文館像聖揭虔光



輝盛德如瞻仰高深於闕里也泰定甲子翼以御史出僉  
淮西歸展先壟於高良米山牛用等請曰令尹興學耄倡  
髦從求記麗牲之石以垂不朽噫聖天子崇儒重道於上  
賢百里承流宣化於下凡爲子弟者當念在上之恩朝夕  
黽勉從事於經學庶幾希聖希賢出則忠國處則孝家鄉  
校爲不虛矣若銜詞章徼利達孜孜時好非翼所敢知也  
既以答用等且以識程子之後有能弘其道者不愧循吏  
云質字彥文真定人

柜黍說

明朱載堉

依鈔製成營造尺矣將此尺兩端各截去一寸止用中間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十

八寸何也舊說歲有豐儉地有肥瘠取黍大小未必得中  
此語誠然余嘗取羊頭山最大黑黍八十一粒用糊或膠  
塗尺上縱累成尺恰八寸又一年八十二三粒不滿八寸  
又一年七十八九粒已滿焉故據八寸爲中黍定式也羊  
頭山一處黍尚如此不等况西漢都長安西晉都雒陽其  
黍必不如羊頭山明矣劉歆荀勗所造律度量衡不佳無  
佳黍也嗚呼累黍之法名爲最密實最疎若欲揀擇中式  
之黍須將格式預先議定有格式法程而後可選也上黨  
秬黍佳者縱累八十一枚橫累百枚皆與營造尺八寸相  
合然此佳黍亦自難得若或不满營造尺八寸者慎勿誤



用歷代造律而致樂聲焦急其失坐在黍不佳也古名上黨郡謂其地極高與天爲黨說苑謂高田宜黍是也所謂羊頭山非指山巔也山巔豈種田處蓋指山麓云耳本山旁礪數十村圍遶三大縣東北屬長治西北屬長子正南屬高平三縣所產黍皆名羊頭山黍要之不拘山遠近只擇異樣大黍皆可若縱累八十一枚橫累百枚不及營造尺八寸者雖產本山亦勿誤用將黍帶穗不經連耨石礪方可故須帶穗用手揉去稃令明目少年揀取大號者依排尺上若過八寸名爲大黍不滿八寸名爲小黍恰好八寸名爲中黍古所謂中者此之謂也余又創造錫方寸式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其斜弦縱九黍或橫十黍黍處各爲一孔長濶如黍形而非圓孔也取一一黑黍皆置孔中孔不能容名爲太過舉起錫式黍卽脫落名爲不及舉式銜黍日光透亮無空隙者名爲中式如是選縱黍八十一枚橫黍百枚各累成尺皆合八寸則錫式之孔可用矣不合乃頻頻改造至數次方定也如一一從孔中向日光仔細揀選千萬黍中豈無佳者是故多多益善選取中式黍一千二百粒天平稱之重三錢者乃真正秬黍也不合天平三錢重者燥濕輕重雖殊無妨但係或大或小輕重殊則不可却如前法選千二百粒稱亦三錢以紙包訖如是選中三十二包每包之



黍皆重三錢共重九兩六錢是爲古秤一斤然則古秤十斤卽今六斤也三十斤爲均卽今十八斤也四均爲石卽今七十二斤也古權衡與今秤名雖似異而實同蔡元定律呂新書謂四均爲石進位定作一萬九千二百兩其謬如此孰謂知律

本該一千九百二十兩

### 晉城書院記

姜潤身

高平堯舜之畿輔河朔之襟喉舊晉城其鄰封也宋程明道先生爲晉城令教化旁及士風丕變旣去多建祠祀之逮元末兵興祠宇寢廢大定申縣令郇子質成化間提學胡君謚皆嘗修廢典顛厥基弗廣吾道弗崇也弘治初年

### 高平縣志

#### 卷八

藝文一

三

柳塘楊子器始宰高平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毀淫祠曰新廟者改爲正蒙社學鄉人亦以書院稱焉於是訓子弟隆祠享而明道之澤沛如矣柳塘去今纔四十年書院日就傾圮先是河南孫子應奎以黃門給事左遷高平丞政教之暇欲葺而新之甲午春潤身巡行入其境乃率儒學師生揖而告予曰卽今書院久荒吾道之厄也淫祠復侈邪說之昌也崇正黜邪紀綱之任也願先生毀所宜毀以興所宜興可乎潤身曰宜哉旣而憲副曹君嘉協其議巡撫中丞任公洛可其請乃命主簿朱金典史鄭林董其役材取諸淫祠力索諸逸夫於是因舊址定規制以興厥



工經始於五月念四日訖於十月六日則落之前堂五楹  
曰春風後堂五楹曰仰止以祀明道先生左右皆有小堂  
三楹以翼之號舍二十餘楹以爲諸士子藏修之所儀門  
角門碑亭庖福之類咸各有成度名曰晉城書院過之者  
肅肅如也翼翼如也士風改觀遠邇胥慶潤身聞而歎曰  
堯舜之道至孔孟而始明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復續吾聞  
明道先生爲晉城令也禁焚屍之薄俗折瘞錢之疑獄以  
孝友化諸民及其擢御史也進求賢之說斥新法之非忠  
義之風至今猶凜凜焉今孫子應奎與先生同桑梓孝友  
忠義本於天性文章政事度越一時亦可謂明道之徒矣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諸士子親炙其教優游浸漬因孫子以求明道之心因明  
道以求孔孟堯舜之心雖天地古今之道卽此而昭矣嗚  
呼唐虞故地古晉隣封居聖人之居化賢人之化吾有以  
重責望於二三子也若羣居昵小慧之私盍簪無麗澤之  
益名存而實廢吾恐作者之意虛矣不有負於明道之遺  
教也哉二三子其勉諸

望雲圖詩序

陳獻章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乎山川委  
之以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  
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



言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君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已能慟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於是諸公命工繪望雲思親圖以表之復相與賦詩道其事於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表公之孝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愧人不能振頽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豈無意乎

四州文獻注云王錫高平人弘治己未進士令新會歷裕州守轉廣州至孝新會古岡州詳澤州志考州志陳獻章誤作陳琛

高平儒學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也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



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綱紀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

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由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藝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



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以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

重修長平驛記

郭定

高平古長平地北抗朔漠南通大海東拱畿輔西連關陝延袤百里介澤潞間爲古冀之襟帶兩淮之咽喉誠重鎮也去縣北三十里爲驛而驛之名則長平也我太祖高皇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七

帝駐蹕金陵此地爲要衝晉王往來經行親灑睿藻於驛壁在洪武間適初建時宜其完美也及太宗文皇帝居京師使節少簡於昔而廩餼車騎亦多撤去驛至今漸致凋敝焉成化初邑侯容城牛公嘗一葺之邇來頽圯益甚弘治壬子邑侯東萊毛公蒞事之明年政平民和大整隳廢乃復葺焉傾欹者正之覆壓者易之剝落者采繪之疎漏者墾墾之過容無萬里之憂吏卒無信宿之擾工役則因居民有職於官者易而用之材物則因羣小有干於里者貸而輸之民不知役而工告成矣董其事者老人馮瑄而贊襄之者驛丞馮質也聞故老相傳驛舍皆左丞賈魯故



第賈在勝國由進士任御史大夫時黃河決大爲西南害  
丞相脫脫用賈計修復故道以功拜左丞當時語曰賈魯  
修黃河恩深怨亦多萬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賈之功亦  
偉矣賈子亡其名曰賈五舍者太祖皇帝天兵南下集鄉  
兵拒敵死之家屬悉遭殄戮建驛曰因撤其故第材充馬  
故驛舍之壯麗者皆賈第材也賈子雖以不服死在於所  
事則忠且義矣賈父子死矣而故第驛舍矣人知賈第之  
侈而不知賈之功可以居之人知賈第之毀而不知其子  
之忠義足以當之晉王亦曰千載應傳賈魯名賈之功固  
難能其子之忠義亦未易得其事皆不傳者以其敗耳嗚  
呼可以成敗論人乎哉茲因驛舍之復特表之以爲來者  
告弘治六年立石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楊公去思碑記

安陽集

崔銑

楊子子器去高平十有八年高平民申鐸姬增而下數百  
人立祠於建甯鎮祀之鎮有先聖廟宋程子伯淳作楊子  
嘗修之祠列東廡下循哉楊子之政也刈胥猾破書手奸  
事無枉且暴撤蔽也均賦役廣儲峙歲省耕歛給其乏詔  
遷民兵實邊奏已之普養也修學者再設鄉學者九十申  
道誼發經訓崇教也修社祭圖祀先之儀明禋也石洞能  
風民駭行禱取紙覆孔噓且吸曰噉通谷驗乃塞禁釋道



毀淫祠俾民無僭制正俗也去官知僕嘗賄治之責友不  
告行却贖金屬操也脚戶途殺賈取其貲賈父誣店主白  
其冤殺脚戶同謀者十餘家脚戶積歲殺四十賈取貲累  
千照獄也夫吏者牧者也非以厲民祠者慕者也非以媚  
上楊子誠愛結於民民誠享其愛思楊子是故鄉可以礪  
國一楊子可以礪天下聞而善善而治此之謂化故禮協  
諸義而起雖先王未之有禁也銘曰粵歲癸酉宵星虛民  
祀其侯屋渠渠屋渠渠兮民樂只亦有民歌推不去銑憤  
曾著五吏書撫實作碑示楷模嗚呼有官勿謂民可愚嗚  
呼有官勿謂民可愚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三

與高平令衛東吳書

王維楨

容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然有  
古愷悌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奇黠狡巧  
故治隨之變至弘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甚澆故政宜敦  
大迨於今閱五六十歲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  
變則人情推移可知也故禮貌之遇士夫恩惠之結善類  
刑威之待邪慝斯三者從古善治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  
物不別等級不辨良惡則善人解體而凶人掉臂積久而  
名敗卽能改服振嚴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  
治者君子又非之放意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



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刺不當也張衡治  
河間下車密先收捕大猾郡中豪俠皆逃去他境盜賊止  
息大體立而先聲著也故苟當其罪荆扑不犯非我所致  
卽斧質日事誰其懲焉吾子英年茂才於一邑何有第政  
體民情猶須裁察斯措置不謬而張弛中窾古人有言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以子通於詩故數舉其詞告之毋謂余  
文墨者言之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輟口與余得之人  
言者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於京師當復爲  
言以賀



知高平縣事龍汝霖纂輯



藝文第八

雜文二

議處糧運疏

明郭 銓

竊惟善治者貴通其變思患者在預其防唐李絳曰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宋蘇軾曰救災恤患尤當在早國家定賦歲漕米四百萬石軍儲廩祿胥所仰給其事體最爲重大顧天雨久愷運道淤塞至墮宸慮遣官飭法盱食憂勤而當事之臣亦皆展轉計圖莫知所措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一

夫廣効者慮遠救偏者工全今之爲漕計者要不過曰挑濬曰盤剥曰寄囤三者而已夫挑濬經也盤剥變也寄囤權也守經而不泥濟變而不迂達權而不泥均之可以裕國用而康時艱三者事若相離而道則相成固有所當兼舉而不廢者近該戶部題爲河道水涸阻誤運事奉聖旨爾每職司國計糧運不至全不經心預圖但今已差大臣前去料理且依擬行欽此臣等切計該部擬議止於處給脚價量爲盤剥此亦深慮漕政重大不敢執偏議以渙羣心故也但今期限日迫人情洶洶重運淺阻輻輳水次風火盜竊意外之虞亦誠有如都御史周金所慮者仰賴我



皇上精誠默孚百靈效順適今雨澤倏至河流自通則糧運卽無所阻雖淺船零剝似亦可免脫或困於氣數雨復愆期河源涸澁疏濬莫暢則挽拽艱辛耽延滋甚國儲所關事變所伏誠不可不周處而曲慮者所據徐州迤北河防峻整水亦易蓄縱有淤淺疑無足慮但徐呂二洪實當天之下至險非得懸水數丈難以竟濟洪之下河面廣濶旱極水微日就消滅而湖廣江浙應天蘇松淮揚等處糧運過淮由洪而入聞者大幫雲集幾三百萬石梗阻野泊勢難防範瀕海多盜人懷隱憂訪得徐州水次一帶尙多空間倉廩未盡頽圯往年設立雖非主寄固而及時葺補

量爲收寄則亦權宜通變有補於漕政者未可遂以爲非也查照漕運事宜內一款每年三月八月戶部選差郎中主事各一員請勅前去沿河一帶催償供用白糧並漕運軍儲應行事務悉聽從宜處治臣等伏望勅下戶部從權議擬毋泥故常將各該催償官員已差者嚴加督責未差者速爲題請令其星馳前去會同漕運衙門及督濬大臣一面疏導全河挑淺隄溜期在目下通濟船運可行一面催償小船晝夜盤剝不許觀望遷延希圖寄處仍復查照各運原派倉廩分別輕重除內府供應糙白粳米并百官俸糧等項緊要不可缺者先行剝運過洪揆幫前進其餘



定擬分數量於徐州水次隨便倉廩少爲收寄以俟下年糧運或秋後河道另行議處則事體不至講張而憂虞亦或可免運官人役後不得援以爲例妄行陳乞若今引濬通利仍復照常催運前來亦不許輒徇便捷以壞漕規如此庶圖惟極常變之宜而緩急有濟計處盡通融之妙而經用不虧矣

### 傅竹峰述職序

竹峰傅侯之治泝也甫踰朞政績表著臺薦交疏適戊午肆朝之期以職當行侯於郭氏有年誼族之仕而耆者待用而髦者游黌序而學者德侯帡幪鑄欲纂言贈侯一泉子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曰侯清操惠政旌於監司揚於士論流於民謠夫人知之其當時事之艱功同力倍則人抑或有未盡知者蓋泝介澤潞之間區雖衝而事實簡頃年使者冠蓋道出旁午送迎館穀之節日不暇給是謂供應之劇泝民產薄而賦益急額外之派加昔數倍竭澤而漁嗷嗷者日衆是謂征歛之繁徃之屢居而賈者稅有定則今則計物起徵商懼而遠去當事者取足季報之數民苦督責易產以輸是謂辦納之苦泝俗積久而漓矯誕成習專飾飛語以皂白官司詆誣善類聞一事而衆牴牾與不顧是非吠聲射影是謂風俗之偷武斷之徒挾其詐力誘故族之良子弟而博奕



焉息名羊羔頃刻數倍徃徃破人之產是謂民行之惡凡此數者受訕莫支卽貽難於我民侯調停濯滌力圖康濟間有政人所諱爲者身任之不辭卒使劇者理繁者省苦者樂偷者息惡者化姦究屏迹民乃底定古所謂循吏不庶乎哉在昔邦國朝於王所惟善惟慶於是錫爵錫杖錫車服若幣之典侯之績偉譽彰在部院重臣知之的矣不識果能盡知侯當時事之艱其用心忠勤倍於徃昔否耶雖知矣不識果能秉公廸正聞於天子破格起次而以殊典報侯否耶傳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侯之功德可臺可督可卿可相官賞之懋信可期者於其行駟跂而俟之

重修儒學記

先王以道德造士庠序之教駢列森布廸以詩書陶以禮樂所以消融狃習以敦德暢化故後世稱治者先焉王教衰徃哲之學湮於俗尙士驚文詞以獵取功名而不諳世務道之升降實係國家以經術取士士以科第進身其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不可已矣然文以載道使根於道而發之文敦彞倫之本厚性命之原修身正家不詭物則舉而措之明體適用則今之法抑何戾於古耶反是駢麗纂組文雖工特枝詞耳溺心滅性爲蠹爲汙國家何須於士而學校豫養造就之義亦荒矣高平古泮舊有學歲久



不葺茂草頽壁風雨洊震神無甯居士無誦聲嘉靖丁巳  
秋博平傅侯至周顧廟學思爲令圖時官帑旣竭工力艱  
舉乃牒中臺省多方措濟斥贖金之餘節供應之費伐石  
陶瓦鳩工選材以繕其事始於戊午四月閱數月訖成官  
無權使民無戚容由殿閣而齋廡而門而池丹雘日晶棟  
宇翬舉宏麗炫曜絕於前觀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見聖人  
也與古庠序無異而增飭恢拓之功視昔加倍焉侯之政  
偉矣教諭李君嘉應率諸生鑿石紀績以永風教嗚呼道  
德養士古之教不可復矣泣之俗素淳厚而其士習聞先  
王之風必有不特聲利不溺文辭鏤心德誼以修身正家  
期效世用者自是益砥厥修澄心以濬源體事以踐迹揆  
義以摘辭通物達倫名實相稱用之經世鳳矯虎變裨贊  
儀化泣之學其盛與且泣介潞澤實冠蓋文繡之區風聲  
所誕聞者易慮相劇相噓翕成雅尙以爲太平之榮觀則  
先王之道著焉此固侯新學之意也願多士勗其成焉

程明道先生祠碑記

明道先生祠在縣學東前尹高安龔公所改創也歷歲徂  
久風雨洊震蒿焉際矣嘉靖丁酉商城吳侯至顧之嘆曰  
式賢弘緒所以秩禮也乃今寢做焉吾懼典型之湮矣遂  
籌議新之陶瓦伐石聚財資工規畫仍諸舊而增飾蔚然



以戊戌年五月始事迄於秋之八月由祠屋而齋廡而樓  
甍舉鱗次塗艤日晶輪奐旣飾裸薦孔修復萃俊秀而講  
習士請於下屬工礱石以永告勿諼而以弟生員鎔徵言  
于整小子竊語之曰崇祀以訓俗文教其有振乎講學以  
懋德治理其有翊乎夫知侯葺祠而不知葺祠之意是謂  
懵訓知邑祠明道而不知明道之學是謂子德吁晦矣今  
夫道一而已矣學也者治其一者也孔孟沒聖學亡緒支  
離之弊决裂道體秦漢以降聖典日鬱至教靡宣士膠聲  
律之浮而閭道之實間有豪傑樂超逸而厭平易各持己  
見標戶爭衡而於道益晦先生承絕學之後體認天理統

一末學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於  
獨者其曰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所以明道之一也曰無  
將迎無內外勿忘勿助無絲毫人力所以明聖學之一本  
而隱微無間也繹其緒論純粹中正而不詭於聖則蓋得  
孔氏之正傳儒者之元造故議者謂明道似顏子又謂讀  
程伯子之言渾浩冲融其乾道之大始乎信哉使得相於  
熙甯則蒼生之福未艾而當時君臣志向偏執遂弗獲盡  
試其用茲又關之運數於先生無所加損也方其宰晉城  
也暢叙彝倫開弘化理政教之遺迄今有可想見則先生  
之道殆與天地之氣同運而吾邑實過化之地其祠而葺



之亦廣報以融聲教焉耳矣夫緣循會樂觀羊識禮諸士  
誦法其規訓盍亦思附賢躅砥厥修乎國家造士靡專文  
藝士之自涉亦當索之筆墨畦徑之外若曰藉聖謨以飾  
辭筌割義旨以希進取則其學藝焉也已其用利達焉也  
已是自畔於往哲之道何裨於治而亦何慰侯葺祠翼教  
之心哉敬以矢告吾黨諸士侯名本固字道深癸未進士  
修度默烈起廢諸才有識咸健其政縣丞劉大邦教諭劉  
遷與贊令圖法亦得書

重修演武亭記

劉崇文

泫氏額有演武亭一區坐瀕丹滸雨集山濤暑銜秋鬻防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七

岸崩圯殆爲水伯滙浸邑劉侯振而新之輦虞衡之材伐  
太行之石鳩陶埴之工駟子來之旅稱畚畧基量工命日  
增卑倍薄撤故飾材鉉農兵之堂於北闢騎射之道於南  
峻牙章之臺於中退食有齋晏息有閣續以丹堊采以青  
藻飛葦苞茂煌煌壯而麗矣懼師徒讐於六步七步之律  
也繚以垣墉百堵鱗次召其跣落千夫雲屯縣賞格時簡  
閱荷盾矛森侍於旁披介冑馳走於下肅矣軍容赫焉武  
備巋然榆關柳塞虎豹之勢雄峙山隅且轉徙之煩匪擾  
於鄉呀呷之聲無號於市降婁纏而戒事鶉首正而告成  
侯將載歲日第工庸迺紹介於文乞言以紀語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子道化翔洽於海壖聲施漸  
訖於埏黃夷落獻琛獠輸賁月支日出之部辨髮貫胸  
之首靡不稽首稱藩伏鼠執贄利覩聖明幸濡汪澤舞干  
苗格尙虞舜之誕敷因壘崇降邁周文之怙冒鑄鋒鏑橐  
弓矢放馬歸牛不觀兵時也厥工肇興不幾於勞乎是堂  
雀之驩非厝薪之隱憂也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兵不樂試於治世治世所不諱也或周比閭族黨出而折  
衝禦侮故赳赳之夫桓桓之武不啻兔置車攻詞也秦郡  
置材官漢因之唐有州郡之兵宋有廂鄉之軍畜衆容民  
除戒不虞兵之不可偃於天下也審矣時海內久甯家國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八

閑暇尺籍之兵郡縣之民也苟治識大體政圖未然專封  
疆者捍禦而較貔貅之士寄守令者豫職而募干城之夫  
繕營壁精器械時訓閑無一不當百者則先事有備盡地  
爲兵起距煙聚格鬪星羅敵愾之聲震於無外自將不戰  
而無敵矣肆邁聖人在御神武而不殺者乎夫三晉之鄙  
長平之墟用武地也昔抱真守澤籍丁男三之一農隙角  
射三年得勁卒二萬人故昭義步射冠諸軍何世之業官  
者恒以剋更爲嫌樂循襲憚改作視公家爲傳舍遑明棄  
去若侯之任勞任怨整隊釐蠹理國甚於理家顧不難哉  
嗟夫徹桑濡柳耆士也憂治危明蓋臣也侯抱文事武備



之猷樹外甯內憂之防侯之誓不其爲蓋臣乎哉余歌周  
雅賡魯頌志侯報國之貞而因冀疆圉之臣咸奏乃績云  
爾

重修奎光樓記

樓蓋在邑之東南隅云倚學宮而建題曰奎光謂奎畫主  
文故象之更歲月久不修且壞萬厯四年明府劉公雅意  
陶冶人羣挈張化本乃歎曰語有之爚蟬明火致鳥樹木  
學宮者賢士之林而闡風聲示觀聽所以爚焉而致之耳  
不佞幸縮綬百里爲師帥徼聖時之福狂狴清猷畝甯環  
封寡事所孳孳報上則惟以興材先夫號一邑首善地崇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九

樓鼎建上應文明之曜而下具士景瞻歲時秩祀俎橫經  
席戴縱垂纓游雋髦其下繫風聲觀聽匪輕獨奈何基宇  
庳湫坐廢弗省狹人文之賁而傷邑大體乎且有司廣厲  
賢才爲天子而承陋踵敝非職也遂與廣文三先生議稍  
伐石近山增崇故址而諸棟樑榱桷第仍材斧藻無剋煩  
庾司以其羨餼作者公不病費而私今在泮有雄觀礪諸  
士心甚便乃以某月某日鳩工越數旬告成事則儼然穹  
窿度往昔矣三先生者念公嘉惠學宮深意注作人孔厚  
是不可無記以貽來者而謬屬之余余惟奎爲西躔晉輿  
地似之余高平域大而習淳則晉諸方冠入明初百餘年



草昧肇夷奎文鬱然未光也憲孝之際天下久邕熙章縫  
翔治而一二賢司牧者來宣明主德意招延弟子鉏耰比  
屋之萌始愧然歎興於學肅皇帝四紀諸君子翩翩聯袂  
駕八駿而升崑崙豈奎文蔚昌則教使之然耶繁縟滋多  
一變而靡而士間者或暖暖姝姝以自說兼以政罔身先  
遽廬假息隆儒造士則見以爲迂遠而漸羽益稀噫嘻文  
之刑缺樓奚論矣昔魯侯泮宮之修新舊耳而詩人歌其  
德至有駸之章則陰慶其得人而比儀文於振振然羣噦  
之鷺何其盛歟夫惟身明則人之德以光新敷教之地而  
士之易心而應上羣起振振文之盛乃爾斯其效可覩已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十

公甫止軒綏卽椎拍輓斷怛焉飭身而正物建長利綜實  
功其澤下浸於窮閭而篤亮公清有所則於邑之人士庶  
幾詩所云明德者重舉羸泮水之工而不難一寓之樓象  
彼色笑知教此不可以意見乎以故風聲焱馳一日而新  
四境之觀聽布衣紉屨者與上之興文甚切而已之應期  
宜先廣德心而効之異時文教旁魄魁壘奇碩之材全出  
而輩顯蜚鴻伐於周行將不第曰儀如振鷺而已也卽四  
海之內望邑之人文者且疑奎光之特燭於四方而樓之  
名幸賴公而終驗必有賡泮水之詩詠歌公者豈惟一邑  
重晉大重矣公諱騰霄直隸安肅人萬曆甲戌進士三先



生爲教諭趙君某訓導王君某楊君某而邑丞田君某簿  
蘭君某尉徐君某皆與襄斯役者法得備書之樓初構所  
以若其規度具詳邑志中不復記 崔泰安有魁奎辨

重修預備倉記

高皇帝裂郡縣天下郡縣規中各設預備倉一區廣儲貯  
以峙年之乾旱水溢重民天固邦本云泣倉舊矣風凌雨  
剝垣墉頽圯迨今徃復公私弊蠹叢焉事事者率漫漶而  
後爲之理丁丑秋邑令劉公頰賦而惻乃鳩匠率作陶埴  
伐石輦虞衡之材走子來之庶拓基址稱畚築峻崇其堂  
構鱗翼其廊廡爽垲乎臺榭下至庖度圖廐之細靡不振

起而鼎新之美哉負焉百堵雲興矣量工命日罔僭厥素  
異哉公庸功懋著而公不自有其功也丞陳君守忍簿薄  
君從厚幕趙君學顏摹述大都徵文言爲記文不文每於  
天下事有慨焉繹晦翁訓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  
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親民莫如守最親莫如令豈  
欺天下與來世哉蓋守令一語一政出而加諸民卽治心  
浹髓利則民休病則民戚奚翅表景鼓桴著揲而龜之灼  
也肩斯任者可不懍惕乎然士之釋屣直秩握章披授咸  
以報主庇民爲心政疆理有沃瘠經厝有利鈍踵循襲者  
鈎稽簿會驅趣於迎承之顛優游養望以待遷日公家政



爲傳舍市奇譽者請時詘以舉羸厭安靜者汎追呼以動衆請則傷財汎則毒歲而養望者王事靡盬勿遑恤曰長府之爲閔子以仍貫惜春秋書新書築康侯皆以譏言見踰時勞力罔以民天爲竦懼邦本易罷也若公之舉不然甫蒞政必以振廢釐弊爲樞宰攻案牘暇相彼殘缺時漸整葺聽寬金贖董負辜飭材募工力則徵在官閑曠之役而驅之合作故不日而告成且隨宜歛蓄而庾之紅隲浩有萬斛吁嗟乎公之心足裕心乎粟多而取之給民生可厚禮教可興矧辟以止辟人將日遷善徙臯而莫自知已仲言知榮辱錯疏爲大命不在茲乎執以風天下牧母煩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主

令而登上理甯不爲鑒勸哉謔規也中堂三扁之楣經國左右偏聯厥計各十楹諸所剏具之君進而揖曰吾堂長獨苦之心先生悉之請鑄之貞石以俟太史甄之循吏傳云公名一相字維衡別號靜所丁丑進士濟南長山人

李貞女祠記

傅思明

國家之致治也以綱常爲重焉夫綱常之大者莫君臣父子夫婦若也是故忠之於臣也孝之於子也貞之於婦也皆所以使之求盡其大也予自童丱誦書披劉向列女傳慨然知慕以爲女子之行丈夫或未逮也可不自勉乎哉今奉上命來官茲土知邑之李氏女者自幼聘與民尙洗



爲婚後洗遊雲南別娶忘歸李氏誓不改適以禮歸尙門  
竭力事姑夫死遠方復典衣粧取屍還葬六十餘年未嘗  
識夫之面堅貞苦節人所爲難嗚呼此可見我國家教化  
之功而天理之在人心者果不泯也思立石以圖不朽未  
幾而代巡朱公適蒞茲土以表揚貞節爲觀風首謂李氏  
節行異常欲優待以勵民風噫此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  
公之爲臣爲子者可知也一日予適南郊得廢廟垣墻雖  
頽規制猶存曰是可輯而爲李氏祠矣爰命工修之不數  
日而告竣中立貞女木主而以旌表節婦配之然木主之  
設祇可爲士君子道耳婦人女子或知之者鮮矣復命工  
繪像於中雖不能盡肖當時儀容然使邑之爲女不幸旣  
聘而夫卒者瞻之曰彼女也吾亦女也吾何爲而不如彼  
哉又使爲婦不幸而孀居者瞻之曰彼未身事人者尙如  
是况吾以身事者乎况有子有女者乎赧焉愧奮然興其  
益於人豈少哉雖然丈夫之去女子也遠矣向使爲臣而  
忠爲子而孝皆若李女之貞於夫焉則人倫正風俗美將  
於是焉藉矣此固今日立祠之意也

甄甃城垣記

郭東

高平古隸上黨界乎澤潞之間輿圖稱其峩嶭龍嵒與天  
爲黨又云地形高而且平因以名其郡邑在唐虞爲畿甸



服地在國朝爲股肱右輔控河朔襟喉圪燕韓屏蔽昔李  
抱真以精兵討田悅石守信下李筠定宋室則斯地之險  
要可徵故舊土城每歲風凌雨剝民庶簣畚版築之勞無  
已時撫臺魏公按臺涂公共圖爲百世計議用甌石包砌  
城垣檄前任巡道楊公擇通判黃公與縣尹馬公估計錢  
糧料物出自均徭夫役匠工取諸雇覓議定宣大總督王  
公鹽臺吳公俱報可魏涂二公會題得旨守道劉公經營  
董督指授方畧有司任事服勞拮据繕造無何按臺報滿  
趙公來代馬公行取王公受事乃程土物慮材用計徒庸  
量事期仰憲觜陬俯治高下且樂事勸功獎勤警惰作者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古

磬鼓弗勝矣工以次第報完兩臺復行河東巡道岳公暨  
潞安焦公澤守馮公閱工程則無延緩而彌鞏固察錢糧  
則無虛冒而恒節省乘此閒暇時使民萬載依庇僅及兩  
期下邑有成城矣共計一千二百餘丈一尺墻高三丈五  
尺女墻高三尺五寸更鋪五十二間城樓四座城門三座  
城瓮三座上蓋敵樓一座城門一座基石約用萬丈磚用  
一千一百二十五萬奇夫共六萬六千餘銀用九千四百  
九十七兩一錢創於萬曆二十六年秋至二十八年冬竣  
役夫城盛也爲收歛防護重地相緩急攻守機宜內以衛  
神人外以禦強暴此尹鐸保障晉陽南伸於襄城朔於今



爲烈也堅城一座可敵勝兵十萬聖明在宥邊鄙不聳而  
蓋臣憂國不厭先事豫防暫勞小費矧高平南直太行北  
控上黨金湯鎖鑰堂奧晏然關繫固非渺小事聞上多  
其績撫按兩院承白金之賜守巡州縣紀錄優叙若散委  
官縣丞姚日旭主簿王懋照典史張登雲省祭張仕興醫  
官郭中處皆宣力効勞均蒙獎勵者也縣令豫凡王公猥  
以紀載見屬書其歲月始末如此

建甯里重修文廟碑

廟正殿五間七架戟門八楹坐里之坤岡背倚於峯面羅  
屏麓左眺牛原右跨雉趾高明亢爽亦勝地也肇創於宋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五

治平丙午時明道先生移令晉城諸鄉皆設校館暇則親  
至召父老與之語又親爲兒童正句讀此鄉圖所爲有廟  
也元泰定四年真定郭侯質尹高平崇尙德禮復明道里  
館七十八所茲廟亦得嗣修迄今二百五十餘稔矣嘉靖  
丙寅保定劉侯以甲第筮仕吾邑至則庶績咸熙猶雅重  
儒術葺尊經閣新敬一亭文治蒸蒸盛矣暇則問俗省方  
謁廟周覽見其頽塌葺蕪聖像暴風日雨雪中乃喟然歎  
曰孔氏之道在宇宙間如水之在地中隨求輒應卽鄉陬  
亦棲神所也詎可弗治哉遂捐俸金詔醫官侯繼芳屬功  
課章授以成算遐邇有嚮義者聞風委輸俱籍名紀數材



取諸貿易工來之雇倩於是揆日庀良盡卸其舊而改作之崇基隆棟文吻翬簷山川相爲掩映揭其扁曰先師廟門口里館高敞弘麗較舊觀壯偉遠甚簷前起露臺神路築甬道俱砌以堅砥東北爲廬八楹以備齋宿肄業門外拓幫二弓俯臨深二丈許以便出入往來周繚崇柱莒覆陶瓦規制大備廟內原列三像中文宣左充國右鄒國愚惟師徒聯席禮制無稽因博綜圖牒宋興初因周顯德禮塑先聖亞聖十哲像政和三年詔以充鄒二公配享殿上咸淳三年定充鄒沂鄒配享之序俱位東面西向元延祐三年釋奠以顏曾思孟配享及考點視陳設奠幣三獻之

官俱稱請充國公神位前東向立詣鄒國公神位前西向立儀注該載甚明不知三像並列何所取義必當時鄉人泥於孔顏孟之稱遂誤列之爾陋習踵沿今當釐正無疑也然像貌甚古不忍毀撤飾而新之并添宗聖述聖二像及置十哲木主東西序侍遵時制也經始於隆慶元年六月竣事於二年七月候諏吉舍菜鄉人郭東諭於衆曰廟堂所以布王道學校所由明天德虞夏商周教法浸備俗美風純叔季儒效闊疎治趨苟簡槩可見已宋以仁厚立國又多命世真儒卒取得士之報我明興垂二百年重熙累洽培植厚深思與天下更始以懋仁義休風內外臣工



莫不殫竭忠盡期茂建殊勛吾侯循良首政汲汲於重道  
崇儒近憲大儒典刑遠求方軌臯夔稷契以弼成堯舜之  
治誠千載一時奇邁也爲吾人士可負侯之盛舉乎哉昔  
程伯子之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教人  
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此皆  
端本澄源操約及廣之論也今之時挾策升進者固多修  
飭雅潔之士而哆給踴躡珉中玉表者不終無隱居求志  
者類皆養廉遠恥之夫而詭欺薄惡封豕竄窟者間亦有  
以至武斷跳梁閭閻縱肆澆風鄙俗猷猷效尤有一於此  
咸不容堯舜之世爲侯之所隱痛然則養其善心導之敬

讓俾賢才輩出而移風易俗又惡容已乎此所以惓惓廟  
學求爲風厲倡率之地也嘗觀古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  
皆有學自幼至長未嘗不在陶育中士亦更相勸勉正己  
率物以致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孰非天德旣純王道大成  
之明驗與誠使吾黨之士禮義相尙道德相高一縣之風  
俗成人材出矣吾知篤近舉遠天下者郡縣之積也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有不平乎此實吾侯責望善俗之  
至意而吾人仰答率作嘉惠恐亦不外乎此侯名堯卿字  
宗舜別號兩河保定府清苑縣人今應欽詔進補臺憲其  
民庸事勞可鏤文鑄鼎者侈矣此特識歲月顛末俾後之



官於斯者政有所嚮方生於斯者學有所式穀云是役也  
相厥成者丞李君朝陽簿趙君衫幕張君成物邑博王君  
道傳司訓薛君世宰及諸嘗効勞助義者悉附名於碑陰

城西靈泉記

負郭坤隅岡巒袤亘曰金峯循麓西升陟巘降原曰城西  
里地引瞻四望走馬諸嶺盤紆左右其中古刹叢祠石田  
茅屋隱映遐邇轉盼間率多殊意山之翠微有泉一泓瀦  
而爲池廣逾尋丈深輒餘底穿四井潛通地脈噴湧上出  
四時有恒度曠靡涸霖靡濫卽沍寒腹靡堅盈則瀉溜達  
於溪流圃者導之用資澆漑迨乎漲漫奔騰固會百川東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六

注矣歲氣或沴居人崇之雨卽應厥味甘潔異常易粉菽  
結腐一方甗氓賴爲終歲俯仰計傍溼建濟瀆行祠歲時  
伏臘祝釐祠下若以爲主乎是者據禹貢濟水發源絳州  
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旣見而伏東出於孟州濟  
源縣東西二源名曰濟水彼廟貌而祝之宜也此何爲哉  
豈昔人偶見水伏而出想像沈流遂欲依神捍禦蓄患集  
饗艾髦以爲祈報區乎涓涓之流蔽於幽壑郡乘失載又  
無名賢表章卽含輿雲致雨澤人利物之具疇色澤之俾  
不闡洵乎歲萬厯戊寅清明日明府劉公修禋典於省窵  
谷趙將軍廟禱將事竣周觀原隰攬挹淪漪動觸曠抱遂



庀工甃補罅缺澄汰淤墊週以石欄屏埃滓額曰靈泉仍聽鄉人新葺祠宇告成之辰川原輝麗嗚呼世有蟠龍踞虎之時抱清滙潔之流不有名賢罔所表著昔永山以柳而奇滁泉以歐而著今猶目爲勝跡地以人重也今公文章政理可追二賢斯池復蒙肇錫嘉名行與天壤共久抑何幸歟事當傳後不佞因濡毫記之公名一相字惟衡號靜所濟南長山人萬曆丁丑高第胙土於茲記之者邑人郭某實嘉靖丙辰進士以司寇官屬在告將母佐其事者丞朱君瑜尉張君宗孔幕趙君學顏觀厥成者博士宋君德馨黃君鉞云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九

通判廳右記

歸有光

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甯保甲之弊法未見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乃郡人爲言此官於今惟以無事爲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



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階砌殊驩然自得而趙公又急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旣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執向閒居不播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尤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辭召疏

劉虞夔

臣木訥畸人顛侷豎子生逢盛代達遙清途詞苑二十年編劇靡效講帷六七載啟沃何裨鵠濡愧於在梁鷄躍憂於過仞曠瘼之罰菑咎乃叢方匍匐以悼慈親更駢蕃而承寵卹藥藥瀕死恐君恩圖報之難碌碌偷生宜吏議搆成之易深感藥言之瞑眩庶幾茅塞之開明瞻天焚愬行之香爲皆可告邈世寢鳴寃之草事不求聞有無悉聽公評豈消黑白終始堅修素節奚染蒼黃自甘遐棄於溝中



誰望曲矜於輦上在昔柏臺搏擊旣寬斧鉞之誅於今芸  
館招延猶辱弓旌之命舊官重畀新職益專謂使過賢於  
使功故賜環果於賜珖祇慙薄劣曷副甄收荷日月之末  
光六幽畢照酬乾坤之洪造九隕爲盟固當竭蹶以追趨  
安得趨趨而却顧但親衰不仕時乃臣經且官病則休實  
云國典臣父年躋喜懼邁七十有二齡臣身病極支離醫  
再三無一效臣與父更相爲命父於臣惟疾之憂感時驚  
過隙之白駒思養愴啼枝之烏鳥微獨依依菽水又兼戀  
戀松邱矧因痾疾之沉綿爰致謏聞之荒落毫欲濡而旋  
暈卷纜釋而輒忘即使衷赤勉殫其於汗青何補若或昧  
乞身之義必將貽除目之羞此臣所以被命兢惶戴恩跼  
踏而不能已於控辭者也伏願聖明察臣悃誠令臣休致  
石渠盛世雖亡繇徵附驥之榮山澤殘齡或尚可覩獲麟  
之瑞上不累聖主知人之鑒下亦全愚臣守己之箴臣無  
任席藁待命之至

大理卿澣東張公墓表

馮琦

公諱鹵字召和河南之儀封人世有聞者其最顯爲光祿  
公諱某生某是爲公父公幼警敏受知於其鄉先正後渠  
崔公涉川王公年二十一舉鄉試凡數上春官不第名曰  
益高至己未成進士除婺源高平二邑令乙丑以治行異



等徵拜禮科給事中屢遷兵科都給事中聲藉甚庚午晉  
太常寺少卿辛未遷右通政是年九月拜南京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撫浙江以思母雷太恭人棄官歸戊寅詔守舊  
秩撫保定論功加右副都御史陞大理寺卿坐不能事當  
路左遷南京太常寺卿乞休歸凡再薦起不果用而稱考  
終命乃其磊砢大節執德不回言論風采動天下則雖不  
用猶用雖死猶不死也公性英毅慷慨多大畧持論侃侃  
無所避初入爲諫議大夫卽論罷附權倖者二人朝論服  
其強正值穆宗踐祚公請勤視朝泣經筵廣顧問以隆新  
政上嘉納之今上甫六齡公引累朝立東宮故事以請已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情易狹事易習言易入引覃吉  
懷安事奏慎選內臣給事東邸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蠅  
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己則易成鈐制多  
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  
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觀望互相滯格耳以是不  
果遣宦官孟冲以內降有所罪公極言祖宗家法輔臣無  
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讞之刑中旨可邀置廷尉何爲  
疏入衆爲公危之上知公忠讜不罪也內江相請更營制  
公已見推爲奉常命未下一日猶草疏極言其不可或勸  
公已遷官矣願少巽公曰未拜命則猶諫官也疏入竟從



公議營制皆如故自銀臺擢中丞三領節鉞在金陵殲叛卒馬應祥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溪在保定修三關險阨數百里保障功爲多大璫馮保在公部中乞公爲建坊公不許以爲勞百姓力媚士大夫尚不可况內璫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公每與公談膝輒前席旣別與公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公每書來報書曰公不言是以待他人者待僕也雖然亦無以待僕者待他人也其相向慕如此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緘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久之漸不能平嗾言官論公左遷南京太常卿以去嗟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自以爲極知無所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不傾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旣罷凡來與相君語者皆視眉宇頌功德結相君驩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爲正言者久擴田野無復爲持平論而數年中視眉宇頌功德者皆操戈爲難首用自解免嗟乎言之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戇罷然始終孤立行一意尋未必直而尺寸無所枉吾以爲公所直者大何必穹階乃稱尊貴哉公喜讀古人書邃於理學言動師薛文清輯薛子名言以自程則其立朝立身剛正自持非獨氣勝蓋見理也公先後分校禮闈舉士六十人半爲名公卿而山陰王相公用讜諍事明主以道進退世比之王范兩文正蓋得其師之



風烈云先大夫宗伯亦公戊辰所舉士不佞以通家末學  
數侍公識其大者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子女具誌中  
不具載

論白起營壘

周一梧

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  
歲久傾頽然遺跡尚在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  
詢土人皆曰梁晉交兵築以相拒考之五代史一夾寨書  
一甬道書未有長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呼此山爲秦  
嶺以爲秦築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遮絕趙救兵及  
芻餉而築也當時秦爲客趙爲主客居主地設伏出奇引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四十萬人入於計中四十七日至於盡降盡坑畧不相聞  
非其勢壓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此城必此時築以限趙  
之南北也又計石城百里卽以萬人之力假以歲月成亦  
不易乃趙括才困長平而四方業已壁立秦計何其詭而  
成功何其速哉吾嘗循沁河之濱當絕險之地有城二北  
曰武安南曰屯城皆白起屯兵之所左山右水進退有據  
其去長平尚百餘里頓其大兵於此越數險而擒薙大敵  
俾無睚類夫以四十萬衆旣當其鋒又絕其後又宿重兵  
於別所其衆當幾倍於趙然兵不在衆也布置得宜陰陽  
其用吾事自辦敵安知吾之多寡哉吾觀武安君之行營



部置而信其能城於頃刻也卽秦王不親至河內發民十五以上赴長平武安亦足以自辦矣其殘忍刻薄固不足取而奇正倚伏則信其爲卓然千古之名將

重修城隍廟記

楊應中

我太祖高皇帝神猷睿識超軼前古既爲天地神人主罷前代不經之祀而惟郡縣城隍歸然獨存且春秋與社稷山川風雲雷雨並祭又命主厲壇祭其所倚毗之者甚厚凡守土之臣蒞任必謁歲時必謁有所禱必謁豈非以禦災捍患福善禍淫爲一方保障而然乎高平有廟在縣治西金大定癸卯創建元皇慶癸丑一新之人國朝宣德丁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二十五

未王公惟一一新之正統辛酉張公璣一新之然而因陋就簡規制多未備也嘉靖庚申儀封張公鹵志存修葺萬厯庚辰長山劉公一相竟其功諸生徐仁等相與殫力營之肆予之承乏也值天災流行歲復一歲而高平徼神之福往往雨澤居先荒歉未甚薄有收穫國賦告充予得少追痼瘵者秋毫皆神惠也已區其坊曰靈異用彰神之陰騭下民矣諸生復以記文見屬蓋念廟之修也非一日工之董也非一人不及今勒諸貞珉後將何徵按廟正殿五楹寢宮五楹殿之前捲亭三楹亭之前爲月臺臺之周皆欄以石左右焚化亭各一座臺之南石橋一座石鐵獅各



一對東西廊二十六楹中爲樂樓三楹樓東西鐘鼓樓二楹樓東爲道院九楹道院南爲官廳五楹樓西爲書房十二楹過亭三楹寢宮之側東西斜殿六楹內祀藥王濟瀆高禰等神不知始於何人乃黷亂如是予悉命徹焉東西廊十二楹厨庫四楹四周皆以甃石爲垣大門外並東南綽楔各一座其一則予所區靈異者也予竊念有國家則有民庶有民庶則有城池是築城鑿池所以下衛民生上安國家其爲功也鉅矣况聖祖勅之以監察凡四境之內孰非所照臨者乎有檢身若浼者是有司所欲褒揚也亦神所眷佑也有長惡不悛者是有司所欲懲戒也亦神所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厭惡也以至三時不害百穀用登雨暘燠寒不愆其期是神之顯其靈異也有司者與有藉賴焉若淫雨烈風旱荒螟螣枵腹裸體者轉徙溝壑是有司者失職所致也亦神之恩愛曲成因以警戒之也念及於是凡我有司及而士庶有不竦然凜肅然敬乎則夫廟貌崇嚴昭事之誠恪固我有司責也亦爾民之同以爲責也予旣述其詳於麗牲之碑復系之以詩曰猗與皇明統萬方天生聖哲宅君王鑒元黷紀亂綱常一洗滌之清八荒惟此築鑿曰城隍國家民庶賴保障帝命鑒察綸綍煌神光普照析毫芒善之所積有餘慶不善所積有餘殃如影隨形不少爽有時未



至非杳茫上下左右神洋洋予來司牧愧循良與神表裏  
相陰陽神不予遺默贊襄頻年饑饉稼穡瘁顛連在在踣  
且殛高平幸而薄蓄傷流來赤子塞路旁何分彼界與此  
疆嗟無衣兮給之裳嗟無食兮給之糧俟歲稍康復故鄉  
匪神吾民不遑將匪神憐華更何望戴此汪濊中心藏迺  
新輪負翼宮墻迺顏綽楔靈異坊歲時伏臘集中唐於粲  
灑掃薦牛羊式陳桂酒奠椒漿伐鼓考鐘聲鏗鏘以享以  
祀發輝光願神陰騭時雨暘多黍多稌豐穰穰我吏我民  
何敢忘勒碑昭德膚功揚噫嘻萬古常流芳

增築唐安鎮石堤記

朱之蕃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隱君子居鄉間有能悉心力爲一方捍大患垂永利則生  
有益於時歿可祀於社豈非偉丈夫之懿行豐功也哉世  
所稱水患莫大於河決而山水次之顧河有防防有專官  
衆役其預備有素苟非天數陷溺一方猶可先計而早圖  
之惟山水乘靈霖而發也驟其震蕩漂忽之勢莫可障塞  
而隨其所向田廬人畜頃刻化爲烏有慘莫甚焉晉國四  
塞而高平據山川之勝源發空倉山者滙爲大河經唐安  
鎮之南夙苦漲溢冲激數十年前義民陳騫爲石隄患  
稍紓顧其爲堤僅四十丈而歲久嚙蝕鮮有存者闔鎮居  
民咸憂復罹往禍而力莫能舉惶惶莫自必其命焉君慨



然自任曰吾承先人遺業未及大有建監於時今復幸有  
子以世吾業則爲德於鄉匪吾誰爲計者乃捐貲倡義節  
陳堤而大爲修復其長八十餘丈高濶咸倍於昔堅固有  
加焉邈自庚寅辛卯以迄於今幾二十年而河水屢發竟  
不能爲患如昔日居者保其田廬行者安於往來始之頌  
功歸德者今且習而安之若固然而不復有隱憂繫於懷  
矣馮君之拯人於沒溺歲以數十計今且千百人陰功隱  
德其可忘乎蕃弗及侍馮君得從嗣君游於留都時稱舉  
築堤之利賴頗遠而當日之勞瘁庶幾其不虛且矢諸後  
日當有繼其志而蘄此堤之有基勿壞也蕃惟彰往詔來  
應元號環溪以子養志爲令考最贈如其官云

空倉嶺城堡記

賀盛瑞

匪徒以載世德卽首事於陳繼美於馮而爲闔鎮之民杜  
隙防微以獲安全亦旣百年矣乃始紀其休實而稱述於  
無窮所爲美愛而傳乃人心公好不容泯者乎君諱春字  
蓋聞去莠所以治稼去盜所以安民盜之殘民也甚於豺  
狼蓋豺狼之搏噬可避而盜賊之出沒無時也是故設之  
關防嚴之重法誠畏之矣先王異服有譏異言有禁其倦  
倦念民如此夫城市之中尚嚴儆戒况空山僻野之地其  
害可勝言哉高平沁水之界有嶺空倉勢迫兩山之間中



通一綫之路盜賊之淵藪行旅之陷阱也取貨如寄積骨如邱咫尺之地不復有王法誰司之牧令民困虐至此能逃其罪耶余乃檄兩縣相地度形請之當道議設城堡爲安旅之計夫身不親涉則有過情之疑事出剗始則有經營之費向非深恤民瘼者亦焉能使余請之必得也乃廵道陳公聞余言歎息立請兩院空倉之役遂以就績自此以往盜之息皆公力也民之甯皆公賜也余嘗歎民之乞靈於上也每有生死之急而上之足欲於民也特一反手之勞蓋權足以自便力足以使民士之得時行志亦一快也乃每有憚反手之勞亡生死之急彼民竭輿馬之奉獻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土地之毛不知何愛而供一人之恣睢也忍心甚矣又焉望消意外之虞籌難言之隱而爲斯民之父母乎蘇子曰民有冤而欲訴之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嗟夫民之困苦於上下之間也豈朝夕之故哉余故於空倉之事而重念夫公之仁弘且遠也推公此心其造福於冀南者當不知其幾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公之謂乎余辱在屬吏喜誦明德雖辭不能文而念不可已敢勒之石以垂公之德於不朽公諱廉由癸未科進士直隸元城人

邑令豫凡王公去思碑記

馮養志



公治高平縣六年上計者再會廟堂振淹滯簡一時郡邑之輩待次天官首下弓旌則自茲始公既有成命不宿而戒朝車於時舉邑皇皇戀公不忍舍去相與當車涕泣自邑郭屬之境外亡慮數百千人擁塞郊關轍不得進公亦爲之停車勞慰淫淫涕下沾衣也去之二年邑父老子弟思公不已介者昆邵雲鵬等過而問計不佞願乞一言紀公德將伐石而勒之而亭之五父之衢俾夫出者入者遊而憇者一舉目而公如在焉而後吾儕之思可慰也不佞家食浸久公之行事業已習見習聞要以當情實而鮮卮言宜莫徵於輿論區於三晉爲稱首所從來矣丁戊亡年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楛中已甚重以郵繻傳符之累蓋困憊不能支前令茲土者擊斷以爲能四面畢張孱弱何所用命安邱馬令君至始一舉而更新之急之後利用寬安邱於是善爲理矣公當其際而席休靜之遺有如厭成法而喜紛更於暴割何有顧沉機重發操法恕施守畫一布舊章務酌時宜而便境內先是市井無賴子附宗人爲羽翼禦鄉人而魚肉之又城社神奸以告密爲奇貨問右循牆而走幸亡及其狎狎公曰耨不亟則莠將害苗亡甯以姑息故困吾赤子乃窮巢藪得渠魁數十人壹以重典繩之豪黨立盡一二未盡者亡去人人屏息且懼罪而遠逸矣然而非公雅意也



公之意務在與民休息急教化而緩誅求居常洞重門屏  
闔者編氓自山谷至率如家人父子持令案而得盡言又  
以時周行部中延見三老詢所疾苦而次第行之費之亡  
經起於多訟是邑也程伯子之過化而堯舜禹之夏都也  
豈其不講於禮讓而好短長申令民間諸以訟牒來者悉  
罷不爲理必不可罷者牒至而質成衷則衷時則辟卽有  
神奸未爲之魁久之訟者罕至肺石虛無人獄故多寃趙  
孟陽賀一宰皆以株連而陷大辟廉得其狀關白當事者  
改從城旦春諸上大夫有不決之詞又一一移公待理矣  
故事檄行保甲率取應文新令未申伏莽者或竊發公至  
而長太息毋令星星者燎原躬歷四境聯什伍警干擷盜  
有左驗必誅餘則與之更始於是鵠冠盡脫淵藪悉夷會  
有令城城在事者役方興而得代於時事屬創舉境內未  
不賄賄公諭告再三如之何憚一勞而忘百利躬自爲植  
勿亟而事速成卽蕞爾擬之金湯於以弭不逞消未萌策  
莫便已已稽賦稅曰徵輸亡藝卽潔己同歸厲民自大戶  
直徵收顛覆相繼吾不能驟蠲其役若之何重困之置櫝  
於門令納者自輸之櫝大戶第令以時銷解總括而會計  
之卽有羨贏分毫不及筦庫事畢甯室歲省可數千金客  
以其私爲公謀惡用見卵而求且邑故稅商革矣徵里甲



革矣役肆市隸之官革矣一切亡名之費僅僅於此佐之不則悉取諸宮中猶恐不贍必貽而後可也公曰客休矣吾不能以脂膏填巨壑即諸供億亡所出愈益堅守成言乃謝交遊縣書邑門客自四方來者勿闌入或怏怏有後語若罔聞知自採權役興地方騷屑已甚選以部造不中尺幅罰及守臣各邑惴惴有戒心必屢諸寺人而後可公曰長此安極吾知勤所事備上供足矣失得有命諸寺人何有焉會權使乘傳南至申以危言鍵關拒之迄不爲動已而亡事然後知公之誠信格上可貫神明也暇則修明古文禮樂之事周視廟學撤其敝者悉新之拓路而南樹

以綽楔甚偉歲時程督諸弟子殿最有差諸弟子以經術起家率其高等比入謁亡論高下等禮之先是公至蒞時適苦旱旣而彌甚人皆以爲憂公曰亡憂吾當爲父老子弟取雨竭誠露禱以萬民請命於皇天頃之甘澍遍四郊歲不爲害則曰久旱之後得無穡不及時者乎則饑者乎發粟賑貸人人果其腹而後即安疫作出俸具藥餌遣使就療之其饑疫不救率四外流人又令里置義塚一區以掩暴骨凡此皆公精意於民視其利病若在肌體間也是以澤究人安阜成之理得矣謂之循吏疇曰不宜夫舉世務以吏治立名乘人而騁其捷伺上若射隼罔下若掩羣



藉曰不波難以希時好矣公獨循理亡害亡用己亡矜名  
可以得上知而不必爲可以不得上知而不必不爲有所  
中譏而不爲阻有所中忌而不爲懼誠心直道六載如一  
無根而固循吏之效可槩睹矣蓋嘗盱衡古昔而知漢神  
雀五鳳間吏治特盛天子爲下璽書勞賜且往往徵入爲  
公卿其吏民亦皆信愛懷思相與俎豆之迄於今不絕也  
則竊意其人必有踔絕詭跡之事爲當世所豔而史之稱  
之曰廩廩德讓君子而已夷考其事仲卿廉平不苛次公  
用寬和爲名勞來循行以富蓄積則渤海之治也出入阡  
陌爲民興利則南陽之理也蓋卑及鰥寡煩及泉渠細及  
韭菹菱芡之收賤及牛犢鷄豚之畜屑屑盡心焉無他奇  
也若其並時之吏摧彊抑暴成不撓之威違衆用察表難  
測之知此其奇政多矣而傳循吏者顧亡取焉卽如敞理  
劇禁奸卓乎足述亦弗列於廩廩之流豈非以循良之政  
第取綏睦化俗亡所事奇也哉公雖以遷秩行於宦不爲  
鼎貴乃旣去而能使人繫思之从而益切也是公論不在  
上而在下也向令意不在民政斬炫俗吾恐赫赫之名易  
就而蚩蚩之衆難欺卽一旦都顯仕明得意矣民亦視之  
若遽廬彼夫桐鄉之奉嘗畏壘之尸祝何以稱焉君子考  
得失之林知不以彼易此矣公諱省身字惟誠河南西華



縣人舉戊戌進士

邑令任公祠記

衛一鳳

始者竟一任公令高平駿聲循譽入余耳者稔比一再道其境度肅風清帖然四謐以是多公能於時治績方隆隆起瘳遷竚俟亡何而遘疾一邑皆奔禱請代不獲而公卒則相與泣曰我菀斯舒我靡斯植我甯幹止嗟誰之力又曰昔公來矣冬日熙熙今公徂矣秋風淒淒吁孰疾矣曷維其依既歸櫬窮鄉婦子皆來扶送悲號聲慘動行道無已則爲祠俎豆春秋丐余言紀公德余思古循吏公孫儁之爲政也寬亦不慢猛亦不殘三年與人誦曰子產而死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誰其嗣之比歿則又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其遺愛在人如是迹其所自矢則亦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竊謂人臣盡瘁奉職委身官下固宜歿世有餘思者公以茂齡取高第輒死心在公由襄垣繁調是邑殷思拯民之瘼維時越訟煩興關提狎至豪猾饕餮寇盜充斥間左害之公謂蠢茲民弗閑於教令以爲凶虐慘不畏明其慢頑實甚弗戢將益熾然淫刑以殘吾不忍爲也乃辟其尤無良者小則飭與更始又爲訓示民業有經行有則游惰有禁鰥寡惇獨有養於是姦人竦息不敢犯盜賊寢止於平民唯恐傷之有懷悉令自盡或訥辯之不格公一言申其隱



竟無抑誣衆以爲神明卽有牙鼠角雀無或載鬼離鴻以爲越土之訴者矣先是邑有族相殺者株引濫及已歷數十訊公鞠知其誣白於臺使得頓解他郡邑有疑獄咸願就高平君理詞至公卽爲剖決分背去人快爲半日公事疆場孔棘索兵東戍入募者匪怯則驕公厚卹而嚴其法人咸感奮願赴邑中不知有戎馬之擾鄰邑尹徵兵不應且獲戾公代爲督發民間令曰公而召我夫何辭遂趣裝以從嗟乎民不信其長令而信公此豈驅迫之所得哉尤嘉意興賢學宮雲路皆爲新飭歲月躬試士士之誦習公文章承口指者率以藝鳴賢科蔚起視昔爲感一分校鄉閭所收悉名士蓋不僅俗吏簿書之爲能已公爲人廉明仁恕手不經錢穀詞不比贖緩嘗遣兩蒼頭歸入驛卒折馬錢數十卽追咎於庭顏色耳目不假左右掾史司文案者請朝入暮出則曰而固將以令爲嘗而以法爲市也責黜之卒隸無需飲於鄉者何論賂遺然不以喜怒爲曲直微眚槩衆行或一人一日間而是非各狀恩威亦異故人凜其難犯而樂其易事凡所釐飭果毅懇至不以德怨爲嫌邑故以皇紬征杼柚絲實取辦兩邑鄰邑長悉以委泣公力疾爲解免或曰公身之不皇恤於民何有公曰吾固與民爲命重病於徵求民不堪命矣吾門家焉鄰邑長竟



不能奪蓋所謂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者乎已病革聞泰昌  
詔下曰吾顧不及翼新天子一効贊襄耶其自矢歟如此  
吾聞泣先令以賢俎豆春秋者則有楊慈谿董陽信諸公  
煌乎配宮墻無斃然猶得以顯陟大其施至若永清楊公  
慈膏甫濡而遽卒於官誦述明德倍爲增愾今公之遺麻  
餘澤似諸公而以勤歿於官也似楊公民之悲思哀慕而  
恪共祀事者不又追配諸公無斃哉祠成有悍少博於堂  
未幾自抵法問之則曰或驅焉蓋公嘗謂飲博者爲盜之  
原設防獨嚴故冥漠猶不輕宥耶生有惠於民歿而耀其  
靈是真足爲祀典光也已公諱大僚字一敬號竟一陝西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高陵人登丙辰進士

王子房量移河內序

王邦柱

余曩觀於東萊之風知掖有子房王公者文章名海內然  
不以帖括爲工綜覽今古於兵農禮樂天官輿地諸書無  
不抉奧探微披圖核實蓋儒冠未脫早已裕經綸當世霖  
雨斯民之志已天下繫望公羣而待澤如儉稷寒續旦莫  
恐後也比丙子捷京闈丁丑第南宮筮仕高平竊幸以羣  
所待澤者余邑獨先被焉殘黎可爲色起矣己卯春初從  
戎馬倥傯中間關抵任則眞惻求瘼得所爲疾苦狀輒條  
之諸司且將圖上宸疏也境以內肅然一清卽故稱南陽



不可問者憚公威易姓名潛遁去問左晏如也甫下車屬  
有較士之役所品題胥忻服競誦公隻字爲鍼指一時蒸  
蒸丕變又力言於學使者得增應舉額蓋公以文名世故  
於造就人文爲甚殷云諸所興釐皆酌機宜而次第布之  
如馬如濠新猷方在播敷居未三月銓部以公調河內聞  
者皇皇如失怙恃聚族而語曰而亦知公之爲政乎或曰  
鄉隅之民雖未公識但自公來耳不聞追呼之聲目不覩  
輿隸之迹雞犬亦適或曰往者過師排闥毀室塵之不出  
今也城門不閉士無敢入伊誰之力或曰吾凡一絲一粟  
無不受直市於民何如市於公之倍其息或曰資吾種緩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吾征吾餘十限之力以深吾耕或曰八口纔給百役如織  
何似蕭然四壁公惟寬我一切自今眠始貼席或曰我衆  
嗷嗷累日不火何以假之須臾公之推食食我或曰賦之  
數徵之數解之數按簿而足心如水平公之素或曰有隱必  
剖無抑不伸吾質吾成而已何煩束矢與鈞金或曰災祲  
未已潢池紛起非公之建威銷萌亂知焉底矧曰其甯幹  
止或曰餘骸久暴以藏以覆豈惟緩我生民澤且及於枯  
骨已羣泣曰如此公而可使舍我去乎則奔控本道請留  
而兵憲李公粹然河內人也笑應曰今而邑則予僚屬也  
今河內則予父母也予亦欲以賢僚屬自予也顧能以賢



父母予人乎逞矣無復言又請之兩臺曰微而言吾亦爲而計之顧未聞不得輕留之旨乎邇日事耳衡命而再瀆奉使者將隕越是懼可若何其不謀而詣闕者數百千人例先白銀臺曰逃矣父老情甚懇可念顧未聞邇者不得輕留之旨乎而晉事也衡命而再瀆納言者將隕越是懼可若何無已則擁公輿遮其行河內迎公者遍諸境外不使人更相誡無一作居停主久之而公竟不得去懷人窘詣上黨謁李公曰泣令今吾令也泣民乃固爭不可奪公何不以官治之使桑梓早得慈父乎李公以上命慰諭泣父老衆涕謂公卽誼不可留顧編審非公誰屬者公乃誓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於神持以公慎惇無告者除之稍稍以饒有力補其額邑人率歡呼曰公之遺愛也史稱王忠文移知夔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以邀之橋復葺而王公之名著杜祁公知乾未幾以治行遷鳳兩地民皆以我公爭諸界上昔賢善政足令人繫慕者乃公俱再覩之猗與盛矣於是公蒞河內且有曰河內古覃懷地在太行之趾距巔北不三舍卽爲余郡若邑邑之人曰往來於懷者無虛暑第惟羊腸一綫扼南北之吭一夫橫處而兩境中割蓋無事則呼吸通焉有事則輔車倚之者在昔蕭王以河內險要難得其人必得文武備足牧民御衆之才如寇恂者而後



任之建武勞倣於穎則曰賢良相去不遠河潤九里冀雒城蒙福蓋地得人乃重人得異地尤賴之非規規隅畫而理也今寇氛未息方耽耽窺渡河內首衝稱險要固知尹此者非公不可而近余邑甚不啻穎之於雒以公控禦其地誰敢有橫據太行一庀石者山以北可安枕卧也由斯以往泣人蒙公福豈有量哉抑余又聞之蕭望之材優輔相元康用之更治民以考功爲平原日淺復試之左輔我皇上神聖隻千古所擢用破格例甌卜之名廣及外僚其非起家長令者至不得與館職於民功若斯重也公爲高平日淺茲之河內得久治有成績司功上最而館職而甌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卜可操契符焉廟堂借其經綸蒼生被其霖雨公之才志乃始大展而畢究其蘊高平也河內也總若萬卉之噓於春陽孰匪公澤孰得私公而謂獨我澤也哉乃其兆實自余邑始宜余邑之尸祝公獨切終未易以他境擬也

渭南令杏園楊公行狀

癸未冬十月既望謀至言潼關失守時杏園楊公令渭南兩嗣聖圖聖贊聞於家驚相謂曰渭去關百餘里貫長安道越二華則寇之全鋒渭獨當之大人素忠義庸有倖乎即日併馳而西至河聞變兩嗣號慟欲絕既得公尸扶櫬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抵里門墓於檀嶺明遠公之側葬以



明年甲申之正月八日丁酉宜借鴻文銘諸中羨余與公同里聞且相知深謹狀其行實備採焉公姓楊氏初名芳春有兆芳春不宜第更名暄果以暄大捷字翼昭號曰杏園高平之城西北里人曾大父梅大父倫累世隱君子父朝光號明遠娶閩氏生二子長曰遇春公其仲也公生而慧穎明遠公居嘗稱說忠孝事公忻然曰兒爲此識者嘆其不凡明遠公挾貲南之宛謂閩曰是兒駒齒未落具有奔逸絕塵之氣閩門可高矣然無廼督需其力彊而學未晚也公年十四聞書聲而喜伏母前請受讀閩曰可矣使就外傳授以書每誦一過輒能通大義閩出己意相質操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一

四

觚爲文章名宿皆以爲不及年十八補博士弟子閩孺人喜曰而翁之言將驗乎踰年明遠公卒公執喪以禮既憾事父之日短務將母以爲懽於時公試輒高等受餼廩從遊者數十人悉束脯之資供牲養身裋褐斷葢恬如也閩疾急醫踰十餘里公奔往求劑未至閩孺人曰藥氣撲人待者方訝爲病斃而公尋至劑一投輒愈愈亦不復病後三十年乃卒人以爲孝感云初明遠公卒公卜兆於玉岫山麓穿地得舊穴則唐蓋州守王公暨配張夫人墓也公曰掩之形家者曰地非其主何害爲更徙善處公從焉已而悔甚語人曰奪人之有不仁且吾以安吾親也令徙者



之未安其謂吾親何比閻孺人之喪乃傾所有別構地檀嶺新阡成遷明遠公之柩合閻葬焉仍葬守若配於原穴而勒之銘歲時墓享必及玉岫誠其子世世供祀無闕乏公天性和易而介大誼不尺寸失師李吉吾卒無子含殮殯葬公必親之自蚤歲應鄉舉罷十數未始有愠懟之色而持志逾堅孜孜窮年無偷息崇禎丙子以春秋舉山西鄉試第五名庚辰成進士選知陝西渭南縣屬渭當大祲二金才易斗米日控公而告饑者盈於庭公曰天子使我牧此邑嗷嗷道殣焉用令爲出橐金勸民煮粥設平糶法轉而相給民以是得不死連歲用兵芻糧費不貲悉以時

供而未嘗加正賦之外公持政肅治民崇禮讓不鈎距以爲明而銖兩靡遁舊獄不能直直之其以誕詞來勿聽民愈益喜廟學頽圯者葺之立渭濱社造士公退卽談藝其間一時稱才藪壬午之役僑四人第南宮者二闈中分較麟經取士七第南宮者三秘館木千楊公寔公門掄魁者也冬十月六日潼關陷賊翼日抵渭南劓其西城公用礮斃劇者賊死傷相藉稍引去已復悉力以攻公憑西城東城陷突擁公至賊所抗立賊顧謂其左右曰聞此官好仍官之公曰我天子命官也更奚官索印公曰印天子命符也將誰與賊怒曰何爲以礮擊我公曰我職典茲土不能



盪逆氛以報聖明一擊云乎哉死則死耳何多言賊益怒  
三刃公始仆則十月申時也印密藏衣衽中既仆後乃爲  
賊得邑民鄭興溱王永泰等數十百人憑尸而哭曰公三  
年子視我恩至篤今日必報相與舁而東濟河會嗣君至  
舐其血易棺殮公面如生則忠義之氣爲不渝耳嗟乎公  
用春秋起家嘗讀三叛人名口誅至再今若以一印易一  
生事甚易知爲春秋所不予故不爲也慷慨捐軀有死無  
賈斯真不負所學者公生於萬厯己卯六月初六日終崇  
禎癸未之難享年六十有五娶郃氏天秩女子男二聖圖  
廩生娶張氏繼娶劉氏聖贊增廣生娶王氏繼聘陳氏孫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聖

男女彤亮諸生娶李氏彤工聘李氏聖圖出彤熙幼聖贊  
出先是公三年報政天子多其能擢兵部職方司主事十  
月念三日命下時公死凡旬有五日按秦御史臺疏公抗  
節事以聞仰廕聖慈軫念忠義褒卹之典將優渥及焉嗟  
乎杏園誠不可以無死而死如是猶無死矣余不文惟是  
惠徼君子垂憫杏園而賜之銘且俟夫作史者載之



高平縣志

知高平縣事龍汝霖纂輯

藝文第八

雜文三

條陳驛站疏

國朝 李崇馥

臣備員秦郵屢跪誦明綸仰見我 皇上軫恤驛遞慮周且遠前奉協濟本可通融一案已經酌定衝僻哀多益寡適得其平嗣奉有應補站銀准動正項之 旨復合盤通算量議加增而衝要各驛將悉霑浩蕩之 皇恩矣但念協站徵錢關領維艱徒有空名而竟無實濟則驛困猶未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蘇也臣職掌所關敢不抒一得之愚直切爲 皇上陳之竊照諸驛站銀大半仰給於協濟耳近例凡錢糧起解徵銀存留徵錢以之疏通錢法意良美矣然存留徵錢而市價之錢賤如故也市每銀一兩得錢一千四五百文乃協站亦照例徵錢每兩止給錢一千至於廩給口糧及芻豆供應等價莫不盡依市直照銀折錢則錢價之虧折而協銀已耗其十之三矣秦地遼闊協濟州縣之相距近者往返千里遠則二三千里關領之難較解省數倍安可與別項存留同日而語乎途旣遙遠錢復重滯難運而腳價路費所出不貲協銀又耗其十之二矣計運錢到驛十僅得



五耳馬日食草料銀五分僅得二分五釐之實能餉一飽乎馬夫一身入官農桑不及務貿易不及營卽工食足供糊口尚有衣屨丁差父母妻孥之慮况日食止銀三分又僅得分半之實能責令枵腹奔命乎且當關領之時三二役跋涉守候動經半年往往以空文回塞卽令邀憐允發矣或先給半或給三分之一遣役往來如織使費無窮其借端侵冒者又不知凡幾也夫馬嗷嗷望協濟如望歲而要差絡驛急如星火應付少緩時刻則鞭扑隨之欲必待協站以救眉火何異望梅止渴驛官經承不能爲無米之炊勢不得不典衣借債以應之俟協濟一至則倍利償還

種種消鑠而協銀又耗其十之二三矣凡衝途夫馬日奔馳無甯晷原恃站銀爲續命之膏此等急需非貯之庫藏取之囊中者鮮克有濟乃協站有名無實若此何怪乎馬斃夫逃而驛日倒廢也蓋聞窮則變變則通今日驛遞其正在窮而思變之會乎爲今通變計合無將協站銀兩悉照起解例一槩徵銀解交藩司各州縣卽將應解藩司正項照數扣留本驛以供實用當此增定賦役之時一筆轉移而協站乃有實濟疲驛立見起色矣借曰因仍舊例無事更張也伏思宸衷恤驛且不惜動支正項而協站原額豈忍竟聽其暗就消耗而無裨於用耶免歸本州縣徵



銀濟周經久可行莫便於此

新修丹河石堤記

出吾泚闡闡北百餘武丹水環流浩浩蕩蕩桃花瓠子時  
有隱憂前人築有土堤爲衛是以河循故道關城免沉窳  
之灾膏腴鮮沃萊之患縣志城制如龜夾兩堤堤如蛇邑  
所以名元武也自壬寅夏霖雨經旬河流暴漲堤岸崩頽  
比年因循未築遂致河伯歲從日漸南侵沃土半付波臣  
雉堞廬舍且岌岌乎有傾剝之虞東關首當其衝爲害尤  
急父老累詞控修當事慮時詘舉羸勿動爲大庸知及今  
弗築勢且日益潰決後此難爲功矣余嘗目擊河水夜發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澎湃高數十丈直灌濠衝城城門扃鎖以折關落民房衝  
毀死者數百水患匪輕有堤且然况旣決齧乎歲丙午夏  
靖江侯父母來蒞茲土下車伊始余首以是役爲言謂無  
堤無衛無衛恐無城無郭其關一邑利害實大但度勢量  
功衝決幾二百丈且岸皆積沙如僅以畚鍤從事必旋修  
旋潰徒費罔功自非伐石高壘安得一勞永逸而工浩費  
繁公帑固無可動若以重勞百里恐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可與樂成而未可與慮始也策其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自  
可成大功以禦水患計惟倡義捐輸乃克有濟幸我邑侯  
嘉茲義舉捐俸首倡余與方伯畢公各助之且大集同紳



協力贊襄慮猶未足賴里中士民樂善罔惜一簣一勺以益高深而後鎔銖所積可戒事致用也經始於丙午中秋落成於丁未初夏八越月而工竣原田免陷洪濤關城可奠磐石垂之久遠利賴無窮豈但小補云乎哉嘗讀春秋凡有興作雖時且義必書以見勞民爲重務是役也匠作見工而見直里甲無擾而無累所謂以逸道使民雖勞弗勞也余倡爲是舉省事惟勤罔敢任勞勸導樂輸罔敢任怨庶幾可告無罪於維桑耳至捐俸倡修以致子來効役永固河防福及城社則邑侯之績且與丹流並永矣

重修敬一亭記

畢振姬

亭在明倫堂尊經閣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主乎收斂無內外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主乎省察無動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入道莫如敬蓋自小學入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米廩敬老也序敬賢也術敬業也類宮敬祖也經以詩易理性情倫以綱常立天地有闔有堂不可以無亭今使閣有藏書堂有尊卑族姓無主於其中非竊而文之則狎而侮之矣敬之爲道中有主而心自存心用之一事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心可強而不渝况於敬爲之主乎有主則虛無主則實



兩言皆載近思錄以是內外動靜之說起內欲不出曰虛外誘不入曰實則內外未始非一一者敬而已矣子曰執事敬要使心之全體整齊嚴肅以爲主流行周浹以爲用豈有一念之或岐一息之或間哉新安敬義取諸易以其義爲學問思辨之善而善一南軒敬仁取諸書以其仁爲視聽言動之禮而禮一濂溪敬誠取諸禮以其誠爲喜怒哀樂之中而中一夫似中者延平不以爲中中無主耳中無主而禮以定命善以誠身豈復能一哉平日虛心觀理豫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擇而兩之四之參之伍之執而十之百之千之不使撼其心之所不覺覺有持循無將護

寬假於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理一也常在曰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竦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知止安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動不違其心則守獨慎獨王矣惕然若有所承心不遺於事則沉幾知幾神矣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以致精緻其虛此心無內外動靜主收斂不主上蔡之展托一一以備萬萬備其實此心有內外動靜主省察不主金華之存在一一爲主二爲用用止於九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流星辰之順逆政教賞罰之先後鬼神禮樂之幽明主於敬用五事事主於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爲學性情也而



其所學天地也豈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爲作也嘉靖  
詔大小學立亭箴以敬一實以程子四箴四箴所由適於  
敬之路也已當是時五星聚氏氏爲天廟故甚敬祠而重  
祭以嘉靖學有殷殷尚敬敬之失以鬼不能學武丁之學  
是豈主一無適而聖敬日躋哉

今上詔修太學及於郡邑之學學武丁之所學承以大夫  
師長莫敢不一於敬敬德之興也高平敬一亭廢學博劉  
君議修難就工武君假令數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  
皆從敬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致知不約  
之敬者貞夫一也程子因默數倉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六

觀於亭者知學矣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  
也主敬其益進此而學也哉亭址高於舊二尺柱尋而楹  
常鱗參節錯下可南可北東西墻如肪截亭上偏闕爲兩  
可十四楹朱子言纔覺間斷便已相續然則吏能敬官學  
能敬業已

### 重修三壇記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高平南壇不可識古者長平建國此  
其古之侯社乎抑大夫以下立一社或其置社也或曰壇  
主祀風雲雷雨是漢所祀靈星也北面有墻答陰也坎瘞  
以陰時陰位牲皆黝色喪祝掌其禮甚設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高平三壇皆圯有民人無社稷先後令坐法  
免往歲劉佑君教諭以黑衣奉祀事荆棘莽然址内外卧  
牛馬惡草具縮酒烏鳶下窺其几攫之肉跪起不成老媪  
束短裙爲尸蕪鄉之社蕪國之稷至此其極哉已謀之於  
余余悲里社樹無懸錢歲時叩甕拊缶以爲樂朱絲縈社  
若或脅之高平邑無粉榆之會長吏爲民父母而莫之省  
憂如父老何會武公假縣令佑君以其事請慨然捐金尚  
尉因助以其貲三壇並築畚鍤畢從不數日而工竣餘金  
覆之以瓦春秋工事作之書毀之書絳縣之老罷矣澤門  
有哲扶其役而歌者止况於社稷之役哉數日而工竣此

其社爲欒公石相也春秋鼓社救兵鼓社救水衛先生爲  
秦畫長平之策髑髏滿坑周齊東西之所爭周漢南北之  
所掠屠以爾朱父子焚以枯木獠以闖賊姜逆水旱螟螣  
之不時固其變也一中散坐白社董威駐輦數十百萬僵  
屍蒸爲疫癘又無地妥其神神其吐之乎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三壇宜矣抑聞之勾龍爲社柱爲稷者有年殷以  
旱易夏稷周以兵屋殷社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死而爲社  
稷作稼穡死而爲稷升除遷轉不一其人亦若長吏之能  
官與其失職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云乃今三壇碁置小鳴  
大响自此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欒巴以鬼道治民



而民治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形夫吏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叩甕拊缶相和而歌以爲樂鸛鷓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武公謫太原攝篆高平又僦工修敬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勤事其於人事知之矣

乞放歸里疏

臣本累世農夫蒙 賜丙戌進士三十三年起教授以至布政中更十任碌碌未有學行之可稱尋以病廢歸耕十有九年囚首垢面塗足日與田父牧豎伍農夫如臣而戴恩至死者 先帝賜臣進士 皇上許臣致仕也 皇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八

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部臣憲臣以臣充舉臣老未死誓當馳驅竭蹶遂其許 國之心於末路豈敢言病乎願臣年六十有六久以艱苦荒棄其心學殖落而行誼衰頹鄙狷狹臣實自知部臣憲臣知臣於十任之前不知臣於十九年之後若見臣囚首垢面塗足亦將目而誰之豈有學行之可舉者乎諸臣學行可舉必其老益壯窮益堅者臣齒亡髮短旦夕溝壑先年墜馬折臂右手攣縮不伸加以酸風烈日之銷磨入夜目盲不見手不伸目不見不能執筆以綴所聞又何以益 聖學之日新乾行之不息乎 皇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當籌兵計餉審官之日老臣非



營平新息盲臣非師曠郤克攣縮之臣非李牧陳湯不宜  
雜進爲其學與仕殊也行與能異也叔孫通不舉學魏無  
知不舉行非其時耳學行之無稱以百畝之不易爲憂者  
農夫也曲儒不諳天下之大計吾邱壽王歿十難漢公卿  
不得一究於國家何益唐太宗弘文館宋儒議緣合小才  
至於太平兩年閱御覽祥符百部輯冊府紹興三月讀胡  
傳究於百姓何益臣以爲過矣 皇上察政教之張弛賢  
才之進退紀綱風俗之治亂生民之休戚感衰天心人事  
物情之禎祥順逆權法之輕重強弱封疆之利害安危甲  
兵備精之險易多少近不出一身遠不過數事 皇上之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九

學行畢也矣申外諸臣方將勉強砥礪佐 高深而躋堯  
舜之世農夫受賜焉雖攣縮而目盲不見老頌德化之成  
戴 恩以死至樂也臣奉支四呈院司州縣催臣就道沿  
路夏旱秋淋皆關 聖學臣憂農夫之憂而樂 堯舜之  
樂以是力疾陳請伏念臣十九年前 皇上許臣致仕今  
年日益老病日益劇且學行一無可稱懇乞放臣歸里保  
全餘生長爲農夫以沒世死且不朽

伯方社倉約記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公天條復社倉數事尋頒其  
議於天下吾晉院司公懇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倉府州



縣奉檄難之吾邑白父母先之勸課紳衿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簿輸之倉以備賑恤各出粟積貯有差邑北鄉民極窮振姬數米而身廢且賤猶及見吾鄉人社倉矣昔運使父子安鄉長平一倉義莊一倉在邑爲倉上畢氏畢氏倉不可問市井斗級開口是皆李斯之倉鼠也豪右走利而驚吏胥虎而角且翼民窮卒莫之訾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衛公之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振姬社義莊於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爲振姬鄉人家入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爲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十

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爲不便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倉粟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敝也有倉賈盜抑或視其鄉人之殍不肯發歲以扁鎖封識至紅腐不可食無以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豈法哉故法不可不便也

清興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至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惠諸法見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都郊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爲



害以三十年之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初都鄙廩庾皆滿後周公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便計矣白父母爲利民先之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爲害民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周公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逡巡也爲民父母率其紳衿富室徒逡巡於社倉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也何以賑恤則是窮於法也已又安所得常平義倉廣惠之利先之乎始元常平利民耿壽昌請官錢平糴錢不出於庫今其法窮開皇義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不出於里今其法窮慶曆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沒官之田承佃輸租備賑租不出於官田今其法又窮卽不窮而官貯之官發之官斂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官斂之官又費之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卽有水旱蝗螟疾疫之災何以救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周公終以社倉爲便乾道四年請府籍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收加息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造倉籍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餘石歲給鄉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山知制誥編入淳熙賑恤真西山帥長沙倣爲嘉定積貯衍



徬周公遺意助王以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害常伏於利之中安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籌國息利嘗倚於害之內朱子勇於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閭我友不走遠縣大觀縣爲軍需菽粟乃活不利金生熙甯金爲俵本石濠皂隸火衣冠倉精士人領無催牌陳留斗級雀升龠家量三老收無斛面兩岸白沙詔損費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斗遊食不占三分青苗書聚歛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斗因陳無息小饑息其半中饑蠲其息大饑本待豐年建陽五夫之活法富民有取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奸民自取爲盜蒲陽八字之嚴限儻

直一石歛散在廟更十年當造倉催役一石收受須人至三百當加廩舉放阻於宿惡宋以官長理償昌支出於里門元以保人代納社倉約如此林駟有言民不必甚利無害而已矣昔運使安鄉鄉五其六數三十穀六其五亦三十三十年一變此周公之通也衛公經國始此近可法景德安內遠可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覆於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爲逡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與豪右爭民無不勝也自利見其利不見其害雖無水旱蝗螟疾疫之災亦有以待之矣鄉之人皆曰便康熙十三年正月畢振姬記



三嶼廟記

臯落迤南爲三嶼三嶼古窮石徐陵與李那書若見三嶼之峯是也窮三世二姓羿爲大羿佐堯彈九日繳大風長隧振鬣齒疇華之澤輟凶水九子嬰殺之河伯出沒於河眇其目遂嬪洛神殪修蛇洞庭之北委其蛻爲山羿敷立大功除民害堯舜禹憂天下羿之勲爛焉庚辰以稷易柱柏翳以虞開趙秦羿世爲射官馮珧利決騎日月擊風雷沛江河而注之東世祀宜哉一日醢封豨而帝弗善也終堯舜禹之世窮卒不顯將堯舜禹無窮國耶學者病其文不雅馴往往弔羿之不終而諱其窮左邱明屈原劉安羅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泌劉恕所誦說或溢美乃風山搖搖天子至擴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又何以稱焉然則堯舜禹尊異之非窮之矣羿自鉏遷於窮聚高辛氏窮子高陽氏窮子衣弊食糜其間折矢斷弦臂三分垂在外菟語梧鼠距虛之穴以開口南曰吁北谷曰苦又北馬澤曰屈黃羊國曰祁諸不得姓之國副處曰暴曰過是時窮四鄰諸侯卷衣米菽穀遠擯不與通邑之彘豕有懼色而鉏所與粟氏粥氏資氏緡氏口引氏屋引氏日以益疎羿見一弓二矢三綸四輿百里穗百里稗稭之皆窮途也鈞石無所更施用自此天下有窮人之諺少皞氏不才子尤而效之天下謂之窮奇帝



逐窮奇而處羿夏書曰有窮后羿周虞人之箴曰昔在帝  
羿羿帝制而王侯自爲終身不革夏歎爲富有四海之內  
窮安仰哉窮官武羅伯因熊髡龙圍皆坐免內外任伯明  
子泥羿喜浞一寒至此自謂寒者窮也卒父子死窮門嗟  
乎羿以窮而不知變張弧載鬼故王柏於有窮距河之日  
筮卦曰睽於窮之滅伯封爭諸侯筮卦曰訟失於當更化  
而不更化也然堯舜禹無羿日月之光以荒壤斷水絕我  
之爲風波之民非所以憂天下也舉長矢而貫天狼灑道  
成梁風雨時叙拂若木之枝逐文魚之窟至今得與優游  
以安於窮功顧不當世祀耶窮左右鞬谷汾川風行水漸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古

弛主兵而參主民莫不星而榮之社而狸之羿功過不相  
掩實臨照窮之子孫而禍福之忍餒而已乎窮浞襲窮之  
號爲逆澆豷復窮其所處於時風八日爲蟲回祿信於聆  
隧女魑四目有方二三千之旱冬起雷夏造冰饑厲椒  
辛鄔貳委國於寒民大失望益思羿窮果有君子小人哉  
少康四十一年窮氏族有窮遂亡亡夫亡窮者也商之王  
也三嶮以窮寇勿追頌三葉而不及窮故夏商有窮人無  
窮法窮散處天下子孫仇寒澤不過代北無窮之門其限  
也子行太行曰某諱窮久矣而窮乃在遂行以來窮數如  
懷李商隱韓愈指目其數送之亦已惑矣三安劉侯奉堯



舜禹德意治泣泣之窮而無告者啼歎嚶嚶朝夕加之於  
膝左擁而右飼之四年不以長吏勞苦厭吾民其慈不掩  
其明善不善交頌久之劉侯窮容貌若見所不足然猶生  
枯壯弱日修補殘缺廢墜以爲常是其窮且益堅耶侯甚  
敬祠而重祭初下車憂旱土人請禱之三峻侯以祭窮文  
非旱備念伯封爲益所翦泣之自出也當日阻大河而塞  
太行之道昌於原獸水經原公水出泣氏南北甲氏射氏  
泣蓋窮鄉也哉露禱大雨立至窮則必變也廟上漏下濕  
茨蔣浸浸乎題楹像彫剝不治土人望歲得請四年無育  
風酸雨不知有寒何窮之能爲侯大度廟之前後方廣加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五

於舊十弓高敞稱是柱礎薨楹椽椳極一時椳闌扃楔瓦  
鱗參而階肪截人餼具工用物雜算其直不取於官庫民  
家之所出尋就東西繚垣及門門高於舊尋門外二河百  
堞光景屬岸而來此真三峻之峰矣成民而致力於神夥  
頽窮之爲王沈沈者其據我乎會劉侯遷甯州羿所射猓  
獮本其地何窮之暱也羿工於射拙於不能使人無譽已  
今令一羸馬民一大錢李克言窮必視其所守堯舜禹能  
官人哉毀廟不知所始劉侯大之民賈希珍作之振姬記  
之侯三安人諱璟字荆公振姬泣之窮人也

韓王山玉女池記



韓王山峰南直寺峰拔而壓寺之上石巖巖玉立下瞰城郭村市以百數二水掖山以來山盡水合則縣出縣水之陰山之陽也峰北直蒼頡之山山東西開盤繞縣之四面大小岨小山岌而後韓王之山有升氣寺下峰腰三徑南徑濫泉曰馬鈞韓王所從飲馬者東西徑山後二泉陽陽出陰陰出陽出東徑之北峰穴出也穴出沃泉曰黑龍陰出西徑之南峰懸出也懸出沃泉曰玉女三泉何大乎玉女神泉爾泉內外石池二一有水一無水爲瀾洑有時娶璋其原滌貯淤少稍俱索內池方中三尺深四尺半弱砥欬沒地食水可三尺南雷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注水以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六

龍噶直頸噶纔容手旱則手浚其泥雨自頸出水及濾滂渟而西洑鯢紐下水槩約尺糗噤接渠走外池池水洩而不泐渠小也下水槩室則不輸渠所從來大則源淺源淺則其委不繼而外池爲管外池之濕澗不管內池輸焉矣外池規九尺深尋外深於內倍尤半而水輸焉者下於內也度完平處更開空不則築垣而居其水也馬鈞洌而重水中荇藻不生黑龍鹵而輕嵌竇鐵山水多墨墨蝕石腹敗以飲莢不萑蘆不葦玉女泉甘僧於外池盛蓮風雨晦明香烟露氣相上下花葉清靚不俗高幢若玉女之投壺神玉女爾春夏荐草菌魚潛內外如箭舟乙丙游以爲纂



鴛守澤見人鳴秋來躡池柳寢短熱泉之熅燎出口吃吃  
爲霰冬雪漲空山是豈玉女覆卮耶玉女祠主池東鱗瓦  
肪階朱丹礧錯刻鏤之用備椽柱翼然無一木中肖象兩  
玉女本神農少女神農得泉爲穉書山北聯神農古井一  
女精衛何兩也聞李梓人構百年李主僧父僧翼以高禱  
藥五縣度爲南亭石巖北居懸流欲墜門界二池之中括  
地三十弓徧矣蓋有池次有祠有祠次有亭有居有門有  
內池次有外池池之所漸致者無不有所以用僧之力甚  
設僧父子營一泉埏土竅石剗木踵頂爲之罷豈有愛焉  
夫父澤近不及子子或不業亦多矣此可以池自照也山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七

於唐宋元明多人物今李司馬家山陽趙會元家山左往  
約陳司徒掾登峰遲余山右余學山不至於山三日坐韓  
王之片石思田太史難持贈屬余記遊寺僧愈益喜寺成  
皆司馬力也老僧文志眇一目朴率不甚解經余心識四  
十七年相見無一語更二年隨張觀察李別駕遊池詢老  
僧臥山下左右肩肩而多一目者皆非老僧矣山下泉春  
沙出砌齒齒古寺基彌望造楮之家聖其室楮幣錢幣曰  
泉泉以類相感亦足以見人之悉力於泉者錢而已矣多  
錢善賈東徑黑龍泉爲錢眼宜其廢也司馬營寺僧父子  
營寺泉孰識韓王玉女哉韓王之山實臨照縣之吏民而



福禍之源泉有欲守物之終始不竭可以興也已

### 縊女說

爾雅蜺縊女也縊女蟲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此蟲多民多縊死高平之縊女無日無之其爲蜺也多矣父母在家生縱其性既嫁而婦姑勃谿夫妻反目或不得於娣姒兄妹之間衣服飲食語言勞逸之相形憤之一死以謝父母父母矜其夫家展轉圖賴聚訟株連齧躪其半而後已不復記憶縊女之死生抑何益哉其在三從四德以順爲正者省言下氣隱忍自全其身家則父母詬厲以爲辱生女得嫁比鄰而因以爲利父母真不仁矣女亦何樂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六

乎縊也異苑載東郭姜既乳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而爲蟲因以縊女爲名然爾雅斷蜺以爲縊女非春秋內外傳矣子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太史公曰計出於無之耳一物不得其死仁人以爲憂憂之不如禁之禁之不如諭之使父母知有其女而已矣生女非以爲利也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自其爲赤子而教已行嫁雖者逐雞貧富貴賤榮辱義反之身則相夫治家有力力不足而委之命有尺寸寬閒之地以遊其身何樂乎縊哉至於悍姑淫負迫其婦以必不能服之役窺其婦以必不能供之求主藏誨盜



宣淫作威或三婆二婦嗾其間少婦廉恥猶在懼爲外家  
短長或色升愛弛棄婦終不可爲而以死徇者公姑爲失  
教夫伯叔娣姒爲傷恩當痛懲其毀巢覆卵之罪批節尋  
根不使以人命爲戲縊女亦從此瞑目矣爲人長者子養  
郡邑之男女女不可諭諭其女之父母女死又不可禁禁  
其女之公姑及其夫之伯叔娣姒三婆二婦仁人爲之發  
心女其有瘳乎聞昔炎帝女溺於海化爲精衛取西山之  
木石以填海主發鳩至於今不祀高平婦人徃徃不得其  
死則意少女之神爲之也非東郭姜也少山北峙少水今  
南流矣少女之禍闕焉鬼有依不爲厲以鬼道求之在此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九

不在彼也

與魏蔚州書

國家開邊三十年兵不罷勞民不怨厲政皆由舊資有勝  
國累世之積故也自成化以後言利之臣日朘月削垂二  
百年以趨於亂苛政斬艾其民亦各欲其子孫之長享豈  
逆爲 新主資哉蓋民窮久矣屋廬田產旣盡乃捐其父  
母兄弟妻子民亂而兵不戢天下之勢始去爲 新主之  
驅除難耳海內旣集 國家剗去勝國之苛政斥莊店禁  
開采免保馬蠲加派止營繕匠役除錦衣詔獄逐中官勅  
使罷訓練儲備四事九邊民壯省州縣起解以十萬數三



十八府王糧歲免宗室侵冒以百萬數兵車徭律於天下  
天下不知有兵倚五嶽奠四海用以驅策天下其勢立也  
衣租食稅謹正鹽筴不過鈔關抽分水衡鼓鑄數事而戎  
祀祿餼在其中水旱疾疫蠲賑之數在其中與民休息塞  
天下望天下謳歌晏樂雖有變而民心不搖今昔豈有異  
民爲 兩朝蠲滌苛政之病民者其意無日不在乎民也  
軍興問罪之師四出垂二年矣兵久連而不解租稅鹽筴  
鈔關抽分水衡錢匱 天子焦勞於上計臣義不能爲無  
項之供於是議開采議加派勝國開采之地加派之名色  
具在按籍徵求民何所避顧民不知開采知其屋廬田產  
耳不違加派違其父母兄弟妻子耳民無屋廬田產父母  
兄弟妻子卽奈何其不亂也亂則中使必出刑獄必煩訓  
練儲備必急正恐問罪之師不在邊遠之三逆而在民  
其無如何矣夫三逆之逋誅不足以煩 國家憂有叛將  
無叛民也民不奉戴三逆劫脅以從日夜望 王師之至  
繫三逆而救民水火之中今使民水濡火烈而莫之知備  
則是討逆之民苦於從逆之民絕民望也且從逆者閩  
粵黔涼益耳今爲閩駱滇黔涼益從逆之民困罷中國海  
內空虛兵不假一日休餉不餘一歲蓄苦哉斯民其視閩  
駱滇黔涼益蓋抑遠也閩駱滇黔涼益之逆何起乎起於



顧命專政之大臣紛更 先帝約束招亡納叛貨賂公行  
城池兵馬錢糧委賊殆半內罷督府司道標兵益署提督  
外事永昌水西海上後服之人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督撫  
喜事少年苟見內外無事以爲尺一之詔諭藩若羣羊可  
以驅而往驅而來反者蝟起兵連禍結鼉錯孔巢父死不  
足以謝天下顧天下民力竭矣盜賊直須時耳若開采加  
派力竭而求進不已言利之臣自此始也長者疾前事不  
忠勇言天下利害必本 天子獎厲三軍憂憐百姓之意  
察內外諸臣推諉侵蔽不稱任屬之心謂宜條陳大計開  
廓 上心事勿避忌諱臣能盡言 天子能受盡言非古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所謂主聖臣直乎漢唐聖主璽書不朝之王宣慰數叛之  
藩鎮卒使蠻中大長稱臣罷兵河中繼青軍士涕流切諫  
而不肯前處置當乎民心也先是平南王欲傳子自代退  
居遼東 天子嘉與平南之誠不問吳耿二逆二逆表請  
徙封重違其意計封則尚耿同日計年則尚吳皆老使者  
冠蓋相望弩矢先驅觀望懷姦行留逆命吳逆子孫受戮  
不死於君竟死於父懷光子上變不免隗純何哉耿逆年  
少失圖聽人寄鼻以爲韓信死而彭越醢計出於無聊也  
國家宣力宗臣爵爲眞王徙封大國無故犯順盜邊  
國家何負焉若能委身聽命悔罪罷兵許以滇黔王吳閩



越王耿不廢佐命之勲代有分茅之胙此與王逆巨魁手刃經畧者不同二逆一或聽命專力西向討賊不憚征繕民其有瘳乎卽或至死不悛所以息兵愛民至意足以諒於天下矣師直爲壯請言先兵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計圖并以力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以計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全 國家得行兵之詭道長於用奇震蕩飄忽拉朽摧枯鞭弭所加捷如雷電此奇道之兵也燕雲青豫關隴平原曠野陸戰之地吾長於奇故勝民間人不知兵輕卒銳師郡縣驚潰吾長於攻故有以用其奇也今限以大江複嶺阨以廣谷高山阻以紆塗繚徑我乘險以出奇則難彼恃險以制奇則易豈有連百萬之衆三面決勝首尾萬里二一年蹊谷之間財竭力絀擁遏盤桓而不能進可以用奇者乎不用奇則用正以正兵踞吳楚之脊駐劄袁萍遙通郴桂抄宜春鉢醴陵穿徹湘東控引南贛招納揚寡婦潰兵形勢在我吳逆無耿耿逆無吳也耿偪仙霞一嶺二年不能窺衢慮海上議其後耳我若不吝高爵許以興化世襲海上賊必聽命以海上賊臨耿虔兵建兵壓其西衢兵躡其北台兵畧其東惠潮兵譟其南犄之角之是以干鈞之弩潰癰也無耿逆矣如此我無東南之患吳逆與我深矣相持二年水戰不過岳陽陸戰不過荊郢此



馬少也糧道遠無野掠也吳逆以反爲名將驕卒惰難使也田楊河隴生苗內叛也不則水西蠻獠之爲外患也河西路近雲南發問使人麗江大者王以南詔大理小者王以响叮夜郎諭令去吳便宜從事開釋叛將各取功名我從積弛之餘轉戰於車不方軌馬不並騎之山谷之間疾風雲電士卒若注壑之水水軍南下置之死地洞庭山谷連縣使人自爲戰水陸受兵賊必西走袁萍之師截出衡湘決障水於千仞之上湖南無吳逆矣羈之縻之可以徐圖進止如此我無西南之患東南饒信南康以湖爲壑可滅戍卒之半西南掇拾瀟湘開諭交廣南過辰常西通鄧高平縣志



連逃編緝部位押發均房鄖竹占種當興安塞商洛爲屯  
卒屯卒食力戍卒各食郡縣我之聲勢聯絡訛言不興兵  
抽餉亦抽矣此兵法之以正合也王逆竄入環原窺竊苑  
馬東向可入榆林西向可入甘肅騎寇長驅延靈響應靖  
甯隆德會甯安定被掠直抵臨鞏蘭河南入階秦上邽近  
聞退踞平涼蹂踐涇邠州縣賊若不滅秦人不能安枕而  
卧涼益雖分久持則合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以輕兵關隴  
蜀之胸駐劄上邽天水以重兵拊環原之背固原若爲我  
有宜斷涇邠山路東師起延綏據花馬池定邊安邊等營  
不復受兵西師起蘭膳據金佛峽崆峒苦水清江安定不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古

復受兵環原北面形勝扼塞之地山勢橫亘東西河道河  
橋二千餘里利占魚鹽人雜番漢賊旣不爲獨坐窮山之  
滿俊我亦戒爲深入好水之任福使竇融威王元使寇恂  
降高峻河西旣通高平自下坐胡牀陳祭器有以梃強寇  
而鉞其命橫山之謀青陽之計稍河之捷古人從天而下  
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王逆授首蜀無能爲也我自此無西  
北之患此兵法之以奇勝也甯夏魚米可食大小池鹽可  
售涼州馬可牧李燧乞運入府之粟文貴舟輓河渭之糧  
抑亦迂矣我據袁萍連南顧吳耿之勢不合進守彘陵川  
湖之勢不合斷隴道涼益之勢不合賊勢不合天贊我也



奇正之勢在我我之兵勢強分合之勢在我我之國勢亦強連百萬之衆佈勢疎而萬全曰計趨勢疾而日振於矢石之下曰力凡以爭先而處強也政強則勢強政弱則勢弱強政用兵 兩朝之驅策天下是也弱政用民勝國自成化以後日朘月削斬艾其民是也故籌餉不如籌兵籌兵不如籌民振姬不知閩賂滇黔涼益從逆之民中國討逆之民則知之矣師之所過搜索男婦係累俘掠發掘舍窖蹂踐田禾牛驢轉餉踵軍無日夜其間軍市略賣人畜相視吞聲民無生氣既不保其父母兄弟妻子豈有屋廬田產哉民餉兵者也吏治民者也吏緣爲姦苟幸 國家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之多事魚肉其民三逆負 國可問羣吏負 國難言姦宄橫行苞苴賄賂訴訟不理羣盜滿山嘉平除夕罷市嗷嗷可謂國有政乎哉無政何民無民何餉無餉何兵兵不戢而民益亂兵吏上書益兵計臣上書益餉以勝國之弱政壞 兩朝之強勢此昔人所歎也漢唐宋之政盛甌閩南詔西夏叛而不亂元之政衰閩越叛而亂方其盛也韓滉陳立史萬歲韋臯种世衡王韶制之有餘及其衰也龐勛黃巢起於南詔之役張士誠起於閩越之役齊萬年万俟卨奴姚令言起於涇原之役此數起者民也兵也非賊也勝國之征麓川不謂不強及兵去而滇黔交賂之賊不



止亦民也鄧茂七以開采反閩越李自成以加派反夏原  
此數起者民也兵也皆賊視今三逆瘦而已平賊以兵不  
以冗兵養兵以餉不以虛餉措餉以民不以亂民治民以  
政不以苛政坐食不戰之兵曰冗兵加派無名之餉曰虛  
餉怨厲不服之民曰亂民開采無稽之政曰苛政苛政之  
病民者弱政也 兩朝蕩滌苛政之病民者強政也宋儒  
有言處弱者利用威處強者利用惠羣臣忌諱不言 國  
家又以兵爲機密不問振姪欲長者進言亦以戒夫羣臣  
負 國不忠者

重修飲泉堂記

白良玉

飲泉堂者宋開寶六年建也其名甚美因名求實則甚難  
何也飲泉取茹茶潔清之義吾人父生師訓學古入官必  
期爲循卓爲賢能求無玷無塵焉而是堂者出則南面臨  
民退則爾室屋漏內外繫斯左右乘之非志氣清明具幾  
先之哲鮮不於此失之矣故曰因名求實則甚難也玉家  
世蜀土服官居此數年矣記已往事兵荒二十年車塵十  
載山巔水涯安危利害嘗試極熟一切冰冷似於泉有同  
氣者飲之何愧飲已四年如漁取吾民或一文一絲則泉  
等膏血矣官曰飲泉民曰飲憾胡可一朝居此雖然日用  
飲食果此泉乎澹泊甯靜視此泉矣退思補過視此堂矣



兵法曰其身在內其情在外衆耳目之細求乎我者舉視此矣眼耳鼻舌行住坐卧一如水之心處之則淡如矣由今上溯開寶間五百餘歲創建修補動因民力玉若喜功沽譽獲罪於民卽獲罪於天平日焚香夜告何爲者祇以棟宇傾移欲摧如破縷懸絮無容針線迺告士民議重葺之無不曰可玉思信而勞民亦君子事也鳩工筮吉衆競趨焉彌月告成給價有數子來之風出於自然可見三代之直尚在斯民矣是爲記

序西北之文

傅山

西北之文者畢解元振姬之文也解元資才十百倍過常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人誦經史子集六部至雜家者流成誦足數百萬言取精多而用物弘其文沉鬱不膚脆利口耳讀者率佶僂之以爲非文解元卒門人甫王牛兆捷子樹謂太原傅山者或能通之無慮數十百餘篇屬旬讀於山山因得而序論之標之曰西北之文云西北之者以東南之人謂之西北之文也東南之文概主歐會西北之文不歐會夫不歐會者非過歐會之言蓋不及歐會之言也說在乎漆園之論仁孝也不周之風不及清明之風天地之氣勢使然故亦自西北之不辨其非西北之文也解元旣爲當世貴人而但解元之者山之知解元知其爲壬午之解元已也始山讀



解元制舉十餘義擊節大合既讀發解場義則大不合解元既發解後一年而國變有明鄉試之典遂終夫然後知氣運之事解元不得而持之也自是解元駁歷四方又三十年而一邂逅於太原見解元跛駮襪被如老農夫不輒沾沾於文也山偶論及新唐書之捨也合又及趙宋史之罷也合然皆一言半句也又五六年而一再邂逅於燕郭招提半日論及江東一鉅公之文又大合在坐者皆左右顧怪其如出一口何也先是見解元與周太守文合見解元序戴楓仲墨選大合又見解元序范進士理學備考又大合及是稍稍申重之皆合於是見其全文莫非前諸文



山之岷猶水之岷也赴險攷捷綜緯紛挐嬗乎離婁嶮也材令而匠能資輔就共城長安宮未央如以小山馭大山無奔罷不及申隳之廢乃所謂岑也無所於孤高之義也陰深岵嶙無聲於聲木極而金肝嚙鏗欽沈沈仍仍乃所謂岑堅也音也栽蚤岷岷底底業業不騫不崩嶠也嶠猶蓄也欒拱輪菌峯捧然疑九嶷紛其並迎嶷也鈎鬪繩尺蟪蛄綢繆首尾倫脊出沒屏翳鬚鬚卽序其寵也崧也不周之山之風之果戾順行者也人佶倔之解元頡滑之非劉鳳擬樊紹述失清明之故遂取笑於東南也此西北不及歐曾之大較也至於諸政之近覈者實非山方之外所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得而議者也謔之近虐者編亦一端爲方外之質者也多方哉解元也解元爲東南之西北而卒不得罪於東南者文中數數於理之一字也山去解元西北六七百里則又解元之西北尚多乎其理者也故東南西北解元以其文西北解元也西北又東南解元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解元疾革或勸解元要山遑藥解元解元如蕊蕙山重藥解元者山終惜解元山終惜解元西北之西北老人傳山題

馬游村安貞堡記

牛兆捷

晉寶沈好兵故吾鄉俗尚武健而周秦漢宋之壘雜然距



泣西偏曰馬游村俗獨好文有友人張宗宸霞者止於此  
余性好奔逐山川古人蹟問村落所自來其長老爲余言  
南不至里地寬厥可十餘頃坪曰白起疑秦白起馬游焉  
故名余嘗醉登蘭相山頂按其鄉西逼空倉嶺不二十里  
南望古光狼城又東距省窅谷下不數里四顧心動疑長  
老語不虛殆亦一壘也而志畧或不傳或曰今源潔泉里  
墟尚存廉頗冢焉余皆弗深考第以耳目所聞見闡獻逆  
姜之屬之蹂躪屠剝燹燬於斯者已三十年而今言者猶  
爲唏噓不置豈必粵若稽舊聞哉歲甲寅王良策馬大江  
上下游陝之南時用兵焉宗宸感往事爲未然計謀作新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執盞呼曰鵬九吾鄉固古戰場也繼自今將世世有所憑  
依或不至罹往者憂戴吾子請盡吾盞鵬九一飲都盡爲  
醉舞答長老願勿言異日衆忽俯首牛飲喉棘不能通氣  
其七八姬者復爲小詞君馬驪曲低吟侑飲喁喁然相懽  
也已若相慨而寀宸氏忽正言曰吾聞思危而預防者安  
不徇安於一時者安以貞今同人豈若嚙耶吾方將以此  
名吾堡其急醒時舉座則又狂呼稱善而翼日寀宸氏因  
過余囑記碑余旣重寀宸請又壯鵬九之爲其鄉戶牖謀  
也獨能慮禍於無形而堡之而安貞之至矣猶若不敢竟  
視爲歌舞地者況沉歌舞而忽未然其可爲鄉人哉且與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能安貞幾何而今也堡以之則後之稱此名自今始

畢堅毅先生傳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日先生卒於家遺命不誌不銘其  
門人市王牛兆捷懼久而失實私爲之傳曰先生諱振姬  
字亮四號王孫又號頡雲世籍高平柳村里爲農年八歲  
向學自炊自汲得書輒讀所居名德義古廟狐鳴嘗夜分  
神燈一目十數行下同舍兒妒其神勇爲扇書割視甚或  
匿光分被異牢不變明季盜起天終困極履穿踵決貸子  
母錢營葬事事已就食覃懷蒲坂師事山東王漢河南李  
政修卒業壬午舉孝廉第一明崇禎十六年也又三年爲



清丙戌成進士十轉官官終通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四十八致仕又二十年卒卒年六十九先生孤僻介特有吏才強力力學六十九年如一日始第以名推轂者衆私喜教授便學得平陽平陽故嘗讀書其地鶴雀危樓所在有燭堆墨迹日夜衣冠坐賓舍嚴客客數十人舉孝廉成進士平水左右爲才丙戌分校豫闈得士或終不謀面當事以先生能師移國學又三分司司寇公餘坐卧黃埃黑竈瓦燈布被伏讀刺漫滅無所之一時妬爲有官僧癸巳會世祖廉內外大小吏得其詳親簡分守濟南濟南南北襟喉南方方用兵三齊旱荒大盜王顯等張甚流民盤踞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峒崖一帶城門不啟間關日夜馳三百餘里割俸安插七千餘口司庫無餘猝供軍需數十萬泰山祠金歲爲官衙仰給充餉七千盜平核餉方田成賦排勢豪輯軍民而後致力泰岳妥其神神依不能敵當事之妒會武定孟知州以事自殺乘間百計搆誣幾殆軍民大譁鄉紳公具稿鉢學科直其事丁酉獲直乃副廣東兵巡驛傳水利使廣東未偃兵三藩四院節使往來如織匠夫船役兵糧炮馬諸色目叫囂百數上下乘便議派議折蹂官及民法不行始至立約京身共十二州縣安危會州縣馬船載兵全省糧船運器各藩鎮商販舊取給驛傳一切以法繩不派不折



十閱月將改參浙金衢嚴積計減船數百減費七萬六千  
餘乃行行入浙未幾又按察廣西去浙浙邊閩海用兵旁  
午徵發上威下宥旁軋之勢近廣東旱荒尤劇橫鎖富良  
江防重流其藏釐奸剔蠹應役無缺失治方廣東廣西大  
盜出沒方濟南天末庶事草創險苦倍濟南力疾食檳榔  
破氣塊結十數歲積案平反寥挾免等大獄七十餘獲王  
璽將軍印纍纍狐伏鼠竄者破膽自粵西接海上洞蠻交  
州數千里之宿患平已亥書上報可當道摘軍政考語糾  
罰如益甚洪經略承疇者盛用兵西南節鉞易置三省奇  
以爲才題陞湖廣布政使專給大軍進勦先生決去自皮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其面籍一乳兒馬乘歸不應先生起教授爲閒官五年自  
濟南歷大藩十年去來皆一僕一馬食無兼味身無更替  
之衣三娶無衣帛之妾所至搜經史子集事學爲常旣去  
官居鄉孤苦寒素自待遇大利害如河工鹽馬織造科派  
編徭盜案力排解如在官三黨姻婭友朋緩急力赴如在  
身傷祖父母早沒不逮養置祭田義田役田朝夕祠堂跪  
起上食如在堂社倉二捐穀七百石旱荒掃困賑之如在  
濟南東泲戴笠自耕百畝暇卽坐卧書史與士人論古今  
經濟成敗風雨伏讀手抄目涉不厭如在覃懷蒲坂喜爲  
後生指畫程式如在平陽國學 今皇帝十七年戊午以



三藩故西南復大用兵詔舉博學奇能明體適用幹略之  
臣劉司寇健魏中丞象樞疏告檄徵先生自念四十年獨  
行與人不歎曲官舍人妒我政邑居人妒我行猶讀書古  
廟同舍兒妒我奇苦操犁力耕望畝者妒我粗鄙率略我  
與我周旋久我甯作我我死瓦棺紙被視楊王孫羸葬已  
薄於螻蟻乃復入宦海爲榮哉以老病屢辭得歸歸益力  
學著書踰三年病卒卒後上下妒者意消士大夫遠聞皆  
泣私謚曰堅毅受業者服心喪若干人稱爲堅毅先生太  
原傅徵君山遥聞曰是先生著書有尚書註西河遺教四  
州文獻三川別誌等十餘種未出爲文主春秋內外傳鎔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二

三

鑠六經百史史漢莊騷雜及稗官野乘堅蒼奧古沉鬱嘗  
自負爲司馬子長讀者驟不能句傳太原山標其集爲西  
北之文有序

漸磐張先生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鴻秀別號漸磐往聞前輩言吾鄉自丹河西  
以專經利賴後生末學者三人一爲泣水郭氏世授書一  
爲楊渭南先生授春秋公授詩於吾鄉皆能有所成就人  
往往稱漸磐先生先生家孫公山南余處其北齒後先生  
且五十年因未識已而思吾鄉之三先生其二人者則既  
往矣一則地相近名相習且幸及世可見而竟無之有省



於心終有不釋焉歲壬子始從而謁先生見其偃蹇一小室髮鬢老矣兩目不合如綫猶斜映日影喃喃誦毛詩聲出戶外及相接則道氣溢於言貌藹如也別後三年先生卒卒之又明年丁巳其嗣君持狀來索余銘夫諛墓非古也獨是達官貴人錄錄名不得在國史或操行專爲世諱卒皆不患無誌以銘者若蓬戶篤行君子概求分一辭以爲諛能文者且遜謝嗟夫余正天下之不能文者也何謝爲先生幼孤貧父早卒而育於母李其難兄鴻聲以豪蕩故析產不輒豐僉謀廢書徙他業泣語母氏曰逮兒年二十學不成則唯命暨二十餘果補邑博士弟子明季士

大夫得氣多以文犯禁驕蹇放恣不可止其流及上成黨禍遂大壞先生時方閉戶力學折衷箋疏今古同異得失學長於治詩推以事親事兄皆懽洽無所間迨三十學行著聞而弟子始進先生既臯比里中益務學試嘗不得志於有司日與門下士說毛詩聲滿一室時先後補弟子員籍者十餘人皆不愧先生弟子吾鄉士俗重貨利一爲青衿子則授經者日夜與較錄雨不得則踴躍然怒已更謀所以得之復滃滃然假相合或遂決裂反目去至相尋無甯日先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矣聞其弟子有袁唐英者素負性使氣感其師義逮晚年猶晨夕過從不少離餘可



知也先生性坦易平居口不言人過所居里有暴黠一以  
寬平易之講學餘樂與父老談桑麻間述古陰德事以相  
諷諭出跨一長耳被服朴素儒雅遇同籍無少長皆油油  
然與之偕近古長者行焉及激於至性則沉縣篤厚不可  
解母李氏病歿長兄貧不能具禮先生悉力治喪葬不以  
兄爲解免兄暮年益貧且不克自給先生爲均衣食兄歿  
又代其子治喪又其季弟鴻謨有子曰升祚者一令同其  
子受詩爲諸生因遯初祖逮先生十六世訂爲世譜踐更  
馬口必均非禮必相詰責略彷彿之顏氏家訓然先生生平  
時時喜說詩其子姪孫各有得而大義散寄之門弟子邑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三

自程明道先生令晉城時創鄉學四十有九王河居一鄉  
長老爲余指其遺址正與先生鄰而先生起六百年後以  
詩教起其衰而踵其蹟雖終不得志於時短長輕重必有  
知之者也配馮氏 人寬溫淑慎稱先生內人子二長

奠祚仲維祚俱受詩爲名諸生措先生於壙者仲子也長  
早卒有子琨先生彌留時猶以無令失所爲言孫男五曰  
璟曰琨曰瑁曰瑗曰瑛與瑁亦受詩曾孫二先生前則  
傳世十六以及身兄弟三人子姓蘊隆未艾而樹德立名  
聲稱王河張氏者始先生壽七十九銘曰死而銘銘者沮  
父道子道師道如先生何傷乎飲人以醕天性也溫柔敵



厚而不愚亦詩教也夫

主勢國勢論

天下大器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安危者勢也持勢者制也裁制者道也制可數十年則數十年之勢成制可數百千年則數百千年之勢成天子有道以制其勢已矣山川險易建都立會者形勢賞善罰惡恩威並濟者主勢戎臣兵伍智勇幹難之才布列天下成爲風俗者國勢國勢制爲之主勢政爲之形勢天地人互爲之然而都會有分合山川有向背賞罰有後先恩威有張弛皆以善助其立國之勢而制於道故有道之天下與天下並蟠國於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不拔措勢於不傾而主勢形勢在其外顧國勢強主勢亦強者殷也國勢強主勢近弱以禮樂文物柔天下者周也得殷之意者漢通漢之意者唐反周之勢者秦魏周之文襲秦之勢者宋魏漢唐之文襲宋之勢者明明號爲損益漢唐三代與宋者亦損益其主勢之強弱而國勢與秦等故始皇沒未三年而六國亡秦成祖沒逾十年而英宗北狩甚至明祖沒未五年而建文失國其時仁義忠信禮樂之風遍天下效節死者至數千百家而無救於失國其勢與秦一耳秦破二代數百千年之勢爲郡縣銷兵而合承一君漢唐深以爲戒不必拘封建而得三代制勢之意宋



明暗實相師未嘗不慕三代而併失漢唐制勢之意蓋主勢或有強或有弱而國勢有強不得有弱者主固藏於國萬世聖人制天下之道不可失者也秦失於銷外兵墮壞名城雄據河岳故爲嚴酷武健之政文其弱以割剝震驚天下國勢弱而主勢形勢不復強宋失於銷內兵將相立兩府而大河塞遼衝解大帥以杯酒故爲迂緩禮樂之文實狹小明細其法以束縛天下國勢亡而主勢無所措唐藏封建之意於府衛府踞關中者五百漢參封建之制於郡縣眞王大侯纍纍固秦皇帝所謂爲樹兵者也其用人也秦收吏獨坑儒變天下爲刀筆宋明崇儒獨絀吏變天

下爲學究而漢非軍功不侯非侯不相用將用吏外乃緯之以儒唐收儒術取智取勇初必辟舉爲吏以故戎臣兵伍智勇幹難之才布列天下積爲風俗而國勢立國勢既立且無論其立勢之盛強明震動及萬國流及三四百年莽操篡漢猶能制夷唐裂爲五代縱契丹能立石晉能滅石晉不敢冀中國中國之勢在也譬之家樹兵而多爲之君者兄弟伯叔析產以理者也銷兵而合承一君者主伯亞旅世世同室以處者也同室之名近強而任事之人止一其身強其族其後必大弱析之則各有任其家之人互有濟其變之勢故有家者樂其身之強不如樂其家之強



者真强者也有國者樂主勢之強不如去國勢之弱國之勢不弱真不弱者也人身左手爲文右手爲武故一身之勢常在右文之道坤柔也武之道乾剛也故大道之勢統在乾漢唐象乾獨殷得乾爲正秦人銷兵而用刑宋明銷兵而用法法與刑意亦竊乎乾附乎武實不能敵於周之文蓋周尚文猶易柔來而文剛宋明附武猶易分剛上而文柔何者宋明之國勢弱周國勢強也殷周天子諸侯皆一勢勢皆數百年之勢勢分於國國立於兵兵寓於井無不井之兵無不兵之國國無不能將之卿卿無不能軍之大夫大夫無不能射御之士士自鄉里學校田獵賓興祀

祖從王諸典禮中選必以射君卿大夫沒謚武者皆卓絕後世不能匹即六卿三桓田氏之僭竊者必竊其士竊其兵乃竊其國子亦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雖無道奚喪乎其時其勢國大則有威國小則難滅况集天下之國集天下之兵集天下之君卿大夫士以成國勢而又以形勢都會禮樂佐其外當其盛政教清明六服賓享主勢與國勢並強及其衰王官爲牧伯諸侯爲卿士國勢之強常足以輔主勢之弱隣夷至會盟討伐數百年後萬無可濟主勢已散國勢乃移然移亦移於強國而內雖罷敝必不移於羣盜戎雖雜處必不移於邊裔權



雖旁落必不移於佞幸母后與專政之大臣無他勢成於主者易竊而勢成於國者難移故三代皆數百年之勢孟子所謂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者也所謂置之安地則安者也置之危而銷兵兵益弱法益嚴士民將相益其羸謂足消後世藩鎮縱橫之禍而禍或有大於縱橫藩鎮蓋天下自同一國不仁得之有餘耳嗟夫萬世安危得失之計自堯舜湯武周孔管子而外苟非漢祖唐宗方忌宰相爲有權智勇爲不測其又可與聽此哉

書澱洋先生之墓

儲大文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四

澱洋先生姓牛氏名兆捷字日三澱洋其號也澤州高平縣市王里人世系詳先生自撰家傳先生骯髒負偉節少學於里頡雲畢先生博觀史籍制義雄一代古文辭尤驚削齋鏹畢氏西北文間擁論海內士惟嗜雪苑朝宗侯氏餘子不屑也先生之學以經世務爲宗尤研精宋永康陳氏之說孝宗四書文公成公諸往復文翰日瑩誦不輟善推闡三代暨漢唐宋明國勢濤湧霆轟視中興酌古論惟肖康熙乙卯以禮經魁承宣司試出先君子清源公門墨義颺馳海寓名籍甚陽曲傅公他先生蔚州魏敏果公一見輒器爲國士澤州陳文貞公嘗歎曰吾鄉第一才也已



未雋禮部試出鄞介眉陳先生門用贈公疾罷對策亟歸  
先生喜論事嘗走臺司條列會城南鬻鹺價宜少訾省豪  
賈齟齬之幾獲禍不少悔鹺價訖減乙丑策試成進士辛  
未銓注知廣西灌陽縣克勤其官以廉著讞訊立剖獯獷  
懾服湘灘間承學士如文解唐時榷輦數十人胥就學獲  
聞明先正決科指粵大吏才之甲戌檄署全州事夏五月  
歸灌陽觸熱卒距生前癸未年裁五十有二歸葬市王背  
嶺之陰武夫人附陳文貞公實撰誌銘而墓碑不克建先  
生子三伯道弘借叔道肅胥高才生仲道遠雍正癸卯舉  
於鄉澤潞望士也孫曾孫多籍庠校先生歿且四十年爲  
遠學概畧而系之以論曰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三

望

歲癸丑而肄業江南荆溪儲大文于役長平肅拜墓次茂  
才孝廉君胥屬曰書碑子任也爰不敢辭而先生名俾兒  
履涵書之且竊附唐李翱皇甫湜李漢之義叙先生瑰行  
先君子解江南試以策論伏一世涖梗陽焯著廉能聲而  
其它海內土工古文辭而又雅克經世務者南昌躬菴彭  
先生有大畧爲西江人士冠甯都冰叔魏先生尤工古文  
雅類宋眉山蘇編禮頡雲畢先生擁管子匪僞房梁公註  
比餘姚藜洲黃先生克緒宋元金華之學崑山亭林顧先  
生諳歷代掌故鄞季野萬先生尤諳明掌故檢討富平天



生李先生詩文壯慨知長子縣蜀鑄萬唐先生善言兵之  
變孝廉燕崑繩王先生南豐質人梁先生胥學於冰叔先  
生善言兵質人先生尤諳西陲事知昌化縣常熟子師陶  
先生討論明史錄尤嗜江陵張文忠公集而澠泮先生學  
於頡雲先生又聞先君子之緒論上下古今千百年得失  
理亂洞見原本抉摛宋明所繇削雅類燭照數計此十數  
君子者藝苑胥有赫赫名而其學又克適於用所謂干人  
之英曰俊萬人之英曰傑者非邪而其它于一平叔西溟  
諸君子裁用文字著者不論也夫 國朝古文辭學視明  
爲正而明代工文士繇陽明握密機荆川講經世業浚谷

鹿門談兵外它亦妙洞解樞要者此以徵川呈岳貢之才  
之雅克尤盛也然諸君子中惟頡雲先生位至藩伯要亦  
裁託文字以自娛其它雖如澠泮先生成進士籍南曹斬  
當世人士之無裁以柔翰功名品之者蓋亦妙矣袖不克  
長奚繇善舞嗚呼惜哉春正月十有五日書



高平縣志

知高平縣事龍汝霖纂輯

藝文第八

雜文 四

拙叟傳

畢 濬

拙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始終於拙故獨以拙名其貌朴其行遲其言訥訥不出諸口家甚貧負郭無膏腴有硯田少許駕毛穎勤耕之歲入甚薄常不足供衣食愛叟者曰甚矣子之拙於謀生也彼世之工心計善壟斷操奇贏而履豐厚者豈少乎子胡不效之而自甘窮約若此叟謝曰吾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一

不能既而釋褐通籍初仕為舍人每平明珥筆入直占位據几終日事事不離席雖勤且勞當事者弗知久之秩滿遷外抵任謁上官以折腰為恥每拜跪則面頰然赤占對進退多不中儀上官頗嫌之其居官復悃悃無華事可以得上官知而不為事不必得上官知而或為以此益失上官歡或尤之曰甚哉子之術非仕宦所宜也如不改圖且有悔叟又謝曰吾不能未幾而叟果敗例左遷應得卑散職叟自忖官無卑顧才不足塞職無甯歸歸而迂疎愚慙之態如故也復有言於叟者曰子白少而壯自貧賤而宦達其以拙見棄於世也屢矣今老而途窮其思所以自全



乎吾聞熟於世故者規摩乎時務揣合乎人情毀方爲圓而如脂如韋飾詐冒信而如鬼如蛾子也操是術以往庶可補前而善後叟終謝曰吾不能拙哉叟乎謀生拙仕宦拙周旋世故拙三拙者備而拙之名乃成於是世之趨巧如鶩者至以叟之拙相戒謂是憤憤者可爲前車之鑒叟聞之啞然笑曰吾之失果由於吾之拙乎天下之拙者果盡失而巧者果盡得乎如其不然則吾甯終守吾拙也

新修石路記

黃有恒

高平爲晉東南隅陝道之衝北抵太原徑沙漠南踰河洛達汝漢羽檄星輶征夫販豎交錯而來者昕夕不絕太行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二

之險故與蠶叢等犖确傾欹徃徃疲於牽輓鳳邑有王姓者居太行麓富而好義憫行路之艱捐金鉅萬鑿險爲夷自清化達於高平界牌嶺石砌鱗次稱康莊焉山界牌至喬村驛計五里許兩旁皆高埭窪其中而爲道每當夏秋之交陰雨連綿諸水下匯於道沮洳泥濘沒及馬腹旅人病焉卽欲效昔人避淖苦無旁徑可假夫史起治鄴馮鹵載歌古人一行作吏於人必有所濟余固未之逮也爲慨然動念者久之寺僧湛法見余徃來其間徘徊周覽知余欲奠諸平也捐金以爲倡余出廉俸所有者以畀之邑中紳士共醵金若干鳩匠輦石剋日舉行不閱月而告竣凡



向之滑者溜者甚淖而澗者悉已如砥如矢寺僧請記於  
余余惟國粥互櫟徑逾馳騁脩閭氏之文也井樹宿息擊  
互叙行野廬氏之訓也脩里橋梁道路固有司者責也方  
今海內又安邊隅底定絕域遐荒肯入版圖凡人跡鮮至  
之區皆舟車輻輳則茲之蕩蕩平平行旅相率而願出於  
其塗者雖由邑人士好義要莫非

國家如天之福所致也余遠媿史起聊藉以塞吾之責焉  
耳而敢尸厥功也哉是役也董其功者縣尉張君敬往來  
督查則駐防張君文賢與有力焉若夫踵事繼起因而充  
之以至丹水之北又余所拭目以望也夫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創修三官閣碑記

石中玉

三官之神無所考或曰始於漢末張角人有祀者爲文三  
通以通天地水府或曰老氏之徒有天地水府三元之說  
上元天官紫微大帝中元地官清虛大帝下元水官洞陰  
大帝或曰天氣主生地氣主成水氣主化用司於三界而  
以三時首月之望候之故曰三元或曰三神正當三臨官  
日故曰三官或曰天官主生地官主死水官主禍福惟其  
靡稽故解註紛解註紛故先儒無所折衷而不載諸祀典  
祀典闕而文者難其筆抑或者其源隱於神經秘牒而予  
未之見耶今三神儼然象臨以奔走耄稚一楮一香破凶



匍匐豈有他哉延生消災故也夫一旦之禍百年之生而以一楮一香延消之何所持者廉而所欲者貪所效者輕而所報者重耶真如其欲而報焉則穢德汚行之徒享祀豐潔胥獲上吉踐仁履義之士享祀或缺皆獲上凶是三神日操禍福與細民較醮祭而爲衆生注籍隸也我知其不然矣然人之肖象而祀之亦有說焉父母不能制驕子一吏治之而不敢起王法不能遏梟獍每懼駭於土木人情大抵然也今三神儼然象臨赫乎其儀若披日月之光明穆乎其狀若測山海之高深初未嘗示懲而遏姦回於方萌初未嘗示福而誘醕良以精進如天之無不覆如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四

地之無不載如水之無不潤道爲神體善爲德用南華經曰官陰陽以遂其生易曰元者善之長謚世陶物澄密昭顯佐國家而助上帝其功豈淺鮮哉閤始於某年竣於某年正殿四楹惟三官位左右夾个爲齋戒受釐所前憑以欄俯睇廬井如古之守望旁翼以厦爲村人觀禮鵠立地圭其下廣可丈高倍廣而修三之爲車馬咽束孔道計所費磚瓦若干片石若干丈木大小若干箇灰若干斤土若干簣技藝班行不同以工計若干金青彩堊質價不齊以料計若干米麪時值不等以斗計若干油鹽蔬菜叢瑣冗籍以日計使錢若干孔自始基逮考宮而總記之共糜費



金錢若干兩貫輸資姓氏分爲二以贅於碑陰他村以道里遠近第先後本村以輸捐多寡第先後統鐫之石以示董事者之公夫董事者勤勞偏殫而不敢稍蒙一私非以死生禍福懸諸方寸乎不然何爲條明若是即此已驗肖象之功一節

重修勞勞亭記

傅德宜

高平喬村驛南五里許有嶺曰界牌鳳高二邑所接壤有亭曰勞勞明萬曆初縣尹李楨建立石以誌有句曰勞勞此建楹蓋憫往來行役俾之避風雨息登頓也歲久漸傾圮廟僧湛法募重修余亦捐清俸既落成請余書歲月於

石余按廣輿記建業城西南有亭曰勞勞蓋當六朝都會之地上游冠蓋輻輳石城送往迎來舟車絡繹會於斯亭命以名者亦深有慨於人生之鹿鹿歟夫大塊勞人以生奔走風塵皇皇於役非特躡躡擔簦重趼胼足者告勞無所即高車駟馬騶從如雲意氣洋洋顧盼自得旁觀雖羨其閑逸當局實自憊形神悠悠名利之場盡屬勞人也茲亭當四達之衢南望太山羊腸屈曲艱哉峻險車騎之士擔負之夫暫息於斯觀楊柳之依依瞻杲日之烈烈天高木落月露淒清霏雪嚴風冰霜凜冽念室家之迢遞指去路之阻修偶爾息肩何時駐足得毋有感嘆唏噓悲吟躑



闕者乎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憇題咏斯亭猶淺之乎爲言也

二司君傳

歸安 沈樹德 畏堂

二司君者長曰九經初名國勳字相臣仲曰九儀字禮臣澤州府高平縣石末里人也長君狀貌魁梧犖犖有遠志少業儒受業於陳文貞相國之門與其門人公子遊舉止岸異嘗應童子試縣令梅公負人倫鑒方以古文大家之學號召諸生見君容止與所爲文甚器之手書西臺遺範四字以賜蓋司之先宋時有諱庠者爲御史有聲故以此望之也既而父長慶公卒於海陵迎喪歸葬內外事須君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六

理遂不得治舉業喟然語仲君曰君休矣梅公望屬吾弟耳蓋仲君少君十三歲云初長慶公家資頗饒君好行其德族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家貲中落後乃理鹽筴於新息爲同儕侵蝕復數千金君默不與較文貞家老聞之語君曰盍乞相公書移州縣此逋可追也君驚曰果爾則其家破矣吾實不知人致此且吾何敢以私干相公家老嗟歎而去曰公真長者也其他所貸而不償者尤多後家用漸乏其子昌齡請曰某某力能償者盍索之君怒曰始吾以其急而求我故應之彼力能償甯待索乎吾爲德於前而欲爲怨於後吾望而讀書成名而意乃在此芟芟者非



吾所以望而也於是悉折其券無一留者家既落端居多暇盍折節讀古人書少遊文貞門所欲讀而未及讀者發篋縱觀之且以教子君作字甚敬雖水鹽簿目無不端楷又以程子即此是學語教子嘗訪名師於千里之外在新息日聞有丁蒼恒先生諱對者丹陽名士也教授維揚命昌齡往從之遊今昌齡得爲通儒君之教也晚年謝外事掃除庭宇澆花種竹以自娛每春秋佳日具酒殺觴親舊酒酣論說古今事娓娓不休聞者欣然忘倦親舊亦具觴邀君劇談率以爲常然君所陳乃古今嘉言懿行子弟聽之皆可以爲訓者非彊說也仲君縣學諸生天資穎異誦

書不過三數遍終身不忘然方其挾策循誦時雖震雷劈柱如弗聞其專如此少時塾師教以時下文不喜私取明大家荆川稿讀之喜謂人曰時下文吾所不解若唐公文乃堪解說耳於書無所不覽凡陰陽星厯六壬戰陣諸書皆能言其意而於宋五子之書尤好讀之中歲究心岐黃家言獨有心得案證注方應手輒效嘗曰人不通儒書不可以學醫時醫只索解醫書外耳欲自著一書未就善作山水花石涉筆成趣蓋其天資既優胸又不入時世委瑣齷齪事故凡所爲俱臻妙悟君狀貌類長君體差短而豐性情喜好亦都相類皆善飲然長君與飲者親舊耳而飲



有節君則酣嬉淋漓無貴賤輒呼與飲飲必醉醉醒復飲飲大醉乃止然未嘗有失德竟飲無過言故人樂與之遊君與人似漫無可否而應事介然有分辨有害義者利誘之勢脅之不可動也長君踈財向義君亦相類平居所事事非讀書則飲酒家人瑣屑事一不問晚年斥賣田園過半而逸興不衰司氏數世以來皆寬博長者而二君復皆樂善不倦鄉人有二難之目故遠近推積善之家必曰石末司氏云長君年五十九考終仲居後十四年而卒享年六十蓋壽亦相類余故類序之爲二司君傳

贊曰余來澤州求是邦能爲古文者與之談未之遇也癸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八

酉六月昌齡至與之談未久而去然已心異之旣而舉所爲文質余乃知是邦之能爲古文者大有人在也夫古文非世所崇尚而昌齡乃爲人所不爲者於無人之地余不遇昌齡誰知余者昌齡不遇余亦誰知昌齡也交旣深昌齡以父叔行狀乞余傳余固當傳之以明其淵源有自云

高平郡縣沿革考

司昌齡

高平今名也而古或爲長平或爲高都或爲泣氏今又或誤以爲丹川高平今縣也而古或爲長平郡或爲高平郡或爲蓋州縣今屬澤州也而古或屬上黨郡或屬建興郡或屬長平郡或屬高都郡或屬高平郡或屬蓋州蓋一地



而前後異名疆域紛錯又他方之名長平高平者非一不  
爲疏別益滋譌謬今考歷代史志述吾邑古來建置沿革  
與所屬州郡府軍之大畧以及地之分合名之同異設爲  
問答兼總而條貫之俾學者易曉焉按高平在禹貢爲冀  
州之域春秋初爲戎翟所居後屬晉晉烈公元年趙獻子  
浣城泣氏戰國時爲長平屬韓上黨地遠韓近趙秦伐韓  
馮亭以上黨城市邑十七獻趙趙受之及白起破趙軍於  
長平遂入秦爲高都縣屬上黨郡前後漢魏晉俱爲泣氏  
縣屬上黨郡劉石苻姚之亂莫可詳究晉孝武帝太元十  
一年西燕慕容永稱帝於長子分上黨爲建興郡後魏太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九

武帝太平眞君九年省去文成帝和平五年復置時泣氏  
屬建興郡至孝莊帝永安二年改置建州治高都城領高  
都長平安平秦甯四郡長平郡縣二曰高平曰泣氏蓋析  
泣氏地爲高平高平名縣始此

按魏書地形志泣氏作立

氏蓋誤遺水傍爲立非魏眞改名也今仍作泣氏又按隋  
書地理志云高平舊曰平高齊末改焉据此則後魏名平  
高至北齊始名高平今以魏書爲定

北齊文宣帝天寶七

年併魏四郡爲長平高都二郡省泣氏入高平屬高都郡  
此後獨稱高平不復稱泣氏矣後周武帝建德三年併長  
平高都爲高平郡隋文帝開皇二年改高平郡爲澤州此



稱澤州之始煬帝大業三年又改澤州爲長平郡唐高祖武德元年置蓋州領高平等縣太宗貞觀元年廢蓋州以高平等縣屬澤州玄宗天寶元年改澤州爲高平郡肅宗乾元元年復爲澤州自是高平縣屬澤州歷五代宋金元明無異焉統而言之謂爲高都而屬上黨郡者秦也謂爲泣氏而屬上黨郡者前後漢也魏也晉也仍名泣氏而屬建興郡者慕容永也後魏和平後永安前也析泣氏爲高平而屬長平郡者後魏永安後也省泣氏入高平而屬高都郡者北齊也以高平屬高平郡者後周也唐天寶時也始以高平屬澤州繼以高平屬長平郡者隋也以高平屬

蓋州者唐高祖時也其以高平屬澤州而相沿不革者前則貞觀至開元後則乾元至今雍正間也古者縣有合郡有守州有刺史縣屬於郡郡屬於州上黨郡在漢魏晉皆屬并州魏齊周所置郡則屬建州隋文帝廢諸郡而以州治民煬帝改州爲郡復置司隸刺史唐初改郡爲州蓋州澤州始屬絳州總管府繼屬潞州總管府後屬潞州都督府太宗分天下爲十道以澤州屬河東道肅代以後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使澤潞爲昭義軍五代梁末帝改爲匡義軍唐滅梁改曰安義軍晉復曰昭義軍宋初曰昭德軍皆治潞州而以澤州隸焉宋太宗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置



安撫使澤州屬河東路時猶存高平郡之稱金之澤州或隸平陽府或隸潞州昭義軍或隸孟州又改爲忠昌軍皆屬河東南路元世祖初置司侯司後廢之以澤州屬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晉甯路明太祖洪武元年澤州領高平陽城陵川沁水四縣屬平陽府九年直隸山西布政司冀南道 皇清因之後改冀南爲冀寧至雍正六年陞州爲府增置鳳臺而高平爲次縣此吾邑古來建置沿革與所屬州郡府軍之大畧也或曰高平之名始於後魏澤州之名始於隋旣聞之矣乃唐旣有澤州又有蓋州俄又專爲澤州其分合可詳歟曰余考舊唐書武德元年於高平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七

縣置蓋州領高平丹川陵川蓋城四縣又於獲澤縣置澤州領獲澤沁水端氏三縣此蓋州澤州之分也二州之外仍有建州領晉城縣六年廢建州自高平移蓋州治之而以晉城縣屬蓋州八年移澤州治端氏九年省丹川蓋城貞觀元年廢蓋州自端氏移澤州治晉城領晉城端氏陵川陽城沁水高平六縣此蓋州澤州之合也或曰高平本縣也而魏齊以長平名郡周以高平爲郡隋大業又有長平郡唐天寶又有高平郡沿革無常似非一地其郡治果皆安在且唐於高平縣置蓋州豈蓋州卽高平歟曰魏長平郡治涇氏城見地形志齊因之周高平郡治卽齊高都



郡治隋開皇之澤州治丹川則大業之長平郡亦治丹川  
唐貞觀之澤州治晉城則天寶之高平郡亦治晉城州郡  
改而治不改也以此推之則魏齊之長平郡治在吾高平  
而周隋唐之長平高平郡治不在吾高平矣至蓋州即高  
平則唐志可據相傳今邑米山鎮爲蓋州理或然也第蓋  
州之治始在高平而後在晉城耳或曰丹川晉城陵川蓋  
城古未有是名未知其與高平一地歟二地歟曰丹川之  
縣置於隋晉城之縣治於唐隋之丹川即魏齊周之高都  
也隋開皇間改周高平郡爲澤州而以高都爲丹川也其  
地即今鳳臺縣丹水雖源於高平之西北而其流盛於高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都故以丹川名縣唐武德三年移丹川於源澤水北屬蓋  
州於古高都置晉城屬建州此丹川晉城之分也九年省  
丹川入晉城此丹川晉城之合也隋志有丹川無晉城唐  
志有晉城無丹川故知丹川晉城分之則二合之則一也  
隋唐志於丹川晉城外皆有高平故知高平自爲一地非  
丹川晉城也而或者謂高平爲丹川誤矣

按隋書地理志

丹川注云舊曰高都後齊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併爲高  
平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爲丹川詳其意蓋謂改高都  
縣爲丹川縣也澤州志誤謂改高平爲丹川縣遂滋謬  
如謂於高平郡置丹川縣則畧通然實是初改高平郡爲



澤州而後又改高都縣爲丹川縣也

至陵川則隋開皇十

六年所置蓋析高平東境爲縣而唐宋至今沿之獨元初省陵川入晉城未久而復蓋城縣則唐初析丹川陵川地爲之數年卽廢今陵川縣有蓋城村疑其舊治約而言之丹川晉城皆漢高都地也高平陵川皆漢涖氏地也或曰所謂地之分合亦既聞之矣至於名同而地異者可悉數歟曰是仍當考諸史志矣竹書紀年慎靚王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括地志謂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戰國策蘇厲爲齊遺趙王書云反溫軹高平於魏卽此又芒卯使魏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昭王獻長平玉屋洛林之地於秦史記秦昭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其地皆去澤州不遠然不可卽以爲吾高平也又始皇五年將軍驍攻魏長平拔之年表魏相劉嘉封高平侯皆非吾高平前漢志豫州汝南郡有長平縣徐州臨淮郡雍州安定郡皆有高平縣後漢志豫州陳國有長平縣兖州山陽郡有高平侯國涼州安定郡有高平縣晉志兖州有高平國高平縣豫州潁川郡梁國皆有長平縣荊州邵陵郡有高平縣又元帝有僞置高平郡宋志有南高平郡高平縣屬南徐州有高平郡高平縣屬兖州又陳郡有長平縣屬豫州邵陵郡有高平縣屬湘州



南齊志南徐州有南高平郡高平縣豫州陳郡有長平縣  
北交州有高平郡湘州邵陵郡有高平縣如此之類或同  
而異或異而同皆非吾高平也至志於魏書者高平之名  
尤多有交州之高平郡高平縣有東楚州之高平郡高平  
縣有南建州之高平郡高平縣有涇州新平郡之高平縣  
有原州之高平郡高平縣此四高平郡五高平縣皆非吾  
高平也隋志淮南郡有長平縣唐志彬州桂陽郡原州平  
涼郡皆有高平縣亦皆非吾高平也他如山川鎮堡屯砦  
陵渠之類亦有以長平高平名者惟長平城長平亭長平  
關爲吾邑耳又吾邑有丹水而弘農南陽亦有丹水出上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古

洛冢嶺山故漢晉宋齊魏隋皆有丹水縣凡此皆名同而  
地異者也夫惟致辨於地之分合名之同異而後一邑之  
疆域明一邑之疆域明而共人物事蹟乃無郢書燕說之  
誚吾邑舊志概不詳究如虞溥郗鑿徐招檀翥兗州之高  
平人也蔡襲蔡祐田弘雍州之高平人也皆入吾邑至博  
州博平之王友直亦謂爲吾邑人蓋因宋史博平誤作高  
平不知自後魏永安以前吾邑無高平之稱而宋之博州  
未嘗有高平縣也且崇祀鄉賢忠孝祠承譌踵謬莫甚於  
此澤守陶公州志朱公府志雖知其失然亦不能盡正而  
他所增引者又未免有誤也故余歷考史志而具論之



丹水源流說

丹水之源其說不一愚以謂出發鳩山者爲正發鳩邑西北祖山其形甚遠而丹朱嶺則山之脊也其水之南流者爲丹北流者爲漳丹朱嶺南一峯東峙名曰鳳頭一峯南迤名曰仙公仙公之北鳳頭之西深澗有泉土石及沙皆作赭色說者謂卽丹水之源行十餘里至北趙莊西而丹嶺石鱗之水北來與之合其流漸大又南行三里許至掘公山要之皆發鳩耳由是西南行而抱長平驛經王報村繞臨丹鋪南下至省窰谷口忽折而東環縣城東北隅又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五

南行二十餘里至河西鎮東南而與洙水會焉於是三水合流又東南至成公村入鳳臺界此丹水之源流在高平境內者然也其在鳳臺境內者則莞谷之丹水也在今高都鎮一名源源水一名源澤水一名源漳水出自東北之可寒山西合洙水又南合白水入硤石山中曲折行百餘里出太行山口而隋因以丹川名縣此丹水之源流在鳳臺境內者然也或疑高平之丹水源出丹朱嶺其流微鳳臺之丹水源出可寒山其流盛本非一脈然源出丹嶺之水實注於高都之莞谷會同爲一故丹之名不易焉而莞谷亦名丹谷蓋在高平境者丹水之上流也在鳳臺境者



丹水之下流也前人渾言丹水而不辨其有上下流之分言源出丹嶺者則不下及夫高都之堯谷而言堯谷之丹水者又不上溯夫出發鳩之自始舉其一截遺其一截均之未悉乎丹水之全形也夫發鳩爲邑之祖山而丹亦爲邑之主水故特考其源流本末而爲之說若其旣出太行合沁水入黃河又有小丹河通漕運則別見前人圖記茲不具詳

### 辨名宦

禮莫重於祭名宦鄉賢二祠附於文廟春秋致奠此豈可  
以濫且誤者邑志分名宦循吏爲二蓋以祠諸學宮者爲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六

名宦而其未祠者則曰循吏州志則統曰名宦府志則概  
入宦蹟乃其所最誤者有二人曰楊順曰田景新余考明  
史楊順嚴嵩黨也田景新魏忠賢黨也錦衣衛經歷沈鍊  
忿嚴嵩納諸將賄邊事曰壞上書論嵩十大罪帝怒榜之  
謫戍保安鍊與塞外人曰詈嵩父子縛草象李林甫秦檜  
及嵩攢射之嵩父子大恨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時  
順爲總督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被兵人鍊遺  
書責之順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  
測世蕃屬其黨路楷與順合圖之楷時巡按宣府兩人曰  
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



是足以報嚴公子之竄鍊名其中誣告浩等師事鍊聽其  
指揮獄上斬鍊宣府布政其子襄極邊嵩予順一子錦衣  
千戶楷待選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取  
鍊子袞袞杖殺之更逮襄掠訛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隆  
慶初詔贈鍊光祿少卿任一子官襄上書言順楷殺人媚  
姦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繼論之遂下順楷吏論死  
田景新爲御史其惡雖滅於楊順然王惟儉之入爲工部  
右侍郎也則劾之落職閑住而閹黨崔呈秀遂居其位其  
劾惟儉也所以爲呈秀地也事在天啟五年讀史者可以  
考其時而得之崇禎初給事中張國維劾副都御史楊所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七

修及景新皆罷之所修亦閹黨也今考之他書景新實逆  
案中人而史不詳耳舊志於楊順則謂其持己廉平莅事  
明敏百度具舉政治民安於田景新則謂其寬平簡易草  
驛遞之累減租賦之餘夫順之殺良民以冒首功害忠直  
以媚權姦與景新之比附崔魏卽有片長亦何足述而景  
新生祠且有三處想亦違道干譽務爲夸毗以求遷擢耳  
豈真出於民之悅服去思不忘者哉嗟乎郡邑志乘之濫  
也久矣始事者旣徇其一時之虛名繼修者又不考其終  
身之實行以致真僞混淆善惡糅雜此二人者雖不在文  
廟附祠之中而列諸循吏名宦則萬世之公論謂何此後



之君子所當急為辯正刊削不可以含容仍舊為得隱惡之義者也

### 辨鄉賢

吾邑鄉賢祠凡三十八人具於州志莫非吾邑而誤入者六人虞溥郗鑒徐招檀翥蔡襲田弘也其不入祠而誤載入人物者四人李賢蔡祐王叔和王友直也

李賢邑志雖無而州志載之故並論

吾邑在戰國為長平在漢魏晉為

汝氏至以高平名縣則始於元魏之季其在他方則兗州有高平涇原有高平未易悉數考之晉書虞溥高平昌邑人郗鑒高平金鄉人考之北史徐招檀翥俱高平金鄉人

### 高平縣志

#### 卷八

#### 藝文四

#### 六

此四人者皆兗州之高平也今去其昌邑金鄉等字而謂為吾邑人可乎李賢蔡祐田弘三人周書皆有傳而襲則祐之父也

蔡祐以武功顯與田弘類邑志列之孝子誤甚

而府志於節行孝義皆有蔡祐一人兩見尤謬

李賢之先

隴西成紀人以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蔡祐之先陳留圉人以曾祖紹為夏州鎮將徙居高平皆以地近而遷田弘為原州刺史本傳謂以衣錦榮之考其詞事皆涇原之高平也與吾邑河涉乎至王叔和者史無其傳相傳為西晉高平人吾邑在西晉本無高平之名今王寺村所存藥碾古蹟蓋亦後人之傳會耳宋史以王友直為博



州高平人考宋地理志博州本無高平縣蓋或高唐或博平之誤惟爲博州故其起義勤王自稱河北安撫使進攻大名而豈可以爲吾邑人哉夫鄉賢之祠附於文廟禮之重者也當日議祠之人空疎無學徒見史有高平字意以爲是吾邑人草舉充數遂載祀典而有司相沿不復考正夫配享兩廡先賢先儒猶時有進退况諸人本屬他方非有至德當百世祀者乎今主之在祠者非奉 上文不敢驟撤而其失則不可以不辯是惟於叙鄉賢祠下詳其相沿之誤以俟更定而人物傳中直刪去不載至其他之誤且濫者盡爲別白而廓清之則吾邑之人物著矣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九

故志選舉載漢王粲稱其博學多識長於詞賦按王粲爲建安七子之一漢司空王暢孫山陽高平人范史魏志皆載之昌齡辨鄉賢極精核漏未訂正何與

辨石末宜孫

澤州府志以石末宜孫列於高平人物蓋遵畢氏四州文獻所云竊謂此無徵之說也按劉誠意伯文集有處州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畢氏跋云石末也先者遼人從蕭后爲述律氏稱后族遼亡庫烈兒率所部南徙改述律氏爲石末氏也先庫烈孫居北野狐山射狐鼠元興從太祖世祖有功宜孫之祖也元史著者四人高平東有石末



里連野狐嶺卽其鄉余考金元二史皆作石抹不作石末石末宜孫惟見於劉誠意集伯溫與之唱和甚多宜孫鎮處婺居江南無緣在高平其先庫烈南徙初不詳其地境也先居北野狐山又未知在何處今鳳臺東有狐裏嶺上村俗訛呼爲狐兒嶺與石末里地勢不連何嘗卽北野狐山乎畢氏徒以石末二字偶同遂以吾里定爲宜孫之鄉不亦傳會之甚乎宜孫雖賢余不敢引以爲重也舊志以石末里爲燒石嶺之末最爲得之不當別爲異說大抵四州文獻好奇街博似羅長源路史而又甚焉三川別誌亦畢氏書也余近見其抄本援引荒僻多載人所不及知而

槩不注其所自出滿紙訛誤學者不能讀而廢之著述如此殆與史之闕文疑以傳疑信以傳信者異矣

記柴世宗戰高平諸臣姓名

按五代史及宋史周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在今巴公原之北玉井之南俗呼爲柴世宗戰場其時從征有戰功者見於五代史三人史彥超唐景思劉訶也見於宋史者自太祖而外范質魏仁浦石守信高懷德韓重贇韓令坤慕容延釗向拱王彥超張永德李崇矩潘美尹崇珂曹翰米信李穀皆居潤蔡審廷王晉卿荆罕儒李進卿董遵誨馬仁瑀馬全義范廷召凡二十五人一時熊羆之士可謂盛



哉其入宋者皆爲從龍之彥得人以任衆職天啟之也然非周世宗之英明剛斷安能駕馭羣材人皆效死建此偉績哉是捷雖在高平而諸臣則四方之俊傑故余特錄册府元龜一則著帝之英斷以明爲五代首出之賢君其從征二十八人姓名舊志皆不載今攷五代史及宋史具列如右

書畢堅毅先生文集後

畢堅毅先生集其門人牛澠洋兆捷所定太原傅徵君山序爲西北之文者也原稿四册文一百七篇雍正己卯余見於郟村館中謹鈔次爲六卷如右久之得西北文集刻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本四卷考其總目爲卷十有二前十一卷與原稿同末卷賦二首表七首則原稿所無蓋澠洋官瀧陽時所刻刻未半而澠洋卒今錄其評於此編之上原稿既牛氏家藏不輕示人而所刻四卷以非全書又不復印布今歲月益遠學者概不及見然公此書固决不沉泯銷蝕者也直待其人而行耳公之行誼畧具於澠洋所作傳其孤僻介特所諡堅毅二字該之今長平驛石刻畢堅毅先生故里七字傅徵君筆也公城府深堅人莫能窺其際凡有所爲不露機緘及事已集始悟其措置之妙山東諸盜根蒂盤互積年殺掠有司莫敢擾公給而殲其魁盜竄伏不敢動濟南去



官盜欲遮道刺之公匿糞車以免所至綜覈名實發姦摘  
伏平積案祛宿蠹屬吏莫得上下其手苞苴絕跡請謁不  
行常祿之外不名一錢人畏其威而服其清致政後危苦  
自甘晝夜耕讀一如少賤時與公同時諸貴顯或崇甲第  
盛騶從爲聲伎遊獵之娛而公獨蕭然儒素田園宅舍不  
踰中人往來城市蹇驢野服不識者目爲鄉老官吏紳士  
與接皆塞默愧之康熙十七年三藩未平 詔舉博學奇  
能明體適用之臣廷臣交薦特徵至京公以老病力辭與  
魏果敏公書論開采加派諸弊政及平逆用兵奇正諸道  
情勢曲盡如聚米畫沙厥後皆如其言生平沉潛好書至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老益篤其所著述穿穴載籍閎深奧衍別開異境學者或  
不能句而實無一語無所本文從字順各識職心欲獨出  
無古初韓歐贊樊紹述者移以稱公允當也余嘗觀公之  
爲人不可以一善名擬之西漢其通達治體類賈誼鼂錯  
其捕盜安民類張敞龔遂其伉厲守高類汲黯其多識類  
張安世其曉暢天文律厯類翼奉李尋其文章類司馬遷  
人得一體足以成名而公兼備之豈非豪傑之士哉或曰  
如子所論公誠異人矣然嘗聞其諸軼事似有失於矯情  
飾詐刻隘多忌頗類漢公孫弘之爲者吾請有以辨之自  
士無特操貪利成風相率爲華多反是者卽從而疑之公



家世農夫本非膏粱之性廉以居官一介不取解組歸耕  
守其故我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也使人盡如公之貴  
而能貧則貪利之風庶幾衰止吾方惜人之不能然也有  
一於此而反謂其矯情飾詐毋乃以不狂者爲狂乎國奢  
則示之以儉安知公意非出於此也且危苦自甘者其惡  
惡必嚴公孤僻介特疑於忌刻少容然其端方直諒之概  
一時紳士皆所矜式官吏有所憚而不敢肆公論伸而士  
氣奮家食二十年其造福於鄉者不少矣而何可以過訾  
之耶或曰傳徵君題公集爲西北之文序不稱官不稱字  
而曰解元蓋取其文而薄其行余謂公之文行皆足千古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不以徵君題西北之文重亦不以其稱解元輕君子出處  
各行其志徵君與公並行不悖夫 興朝佐命半因勝國  
公特明之舉子耳非食祿受恩者比必以不仕相繩則耳  
食拘墟之見固不足深辨已

書四州文獻後

畢堅毅先生四州文獻蓋潞澤遼沁之通考也四州晉東  
南隅環列太行其在春秋大抵諸戎據之籍談所謂晉居  
深山戎狄之與鄰也秦漢以來地名隨代而異人文因世  
而增方輿諸書分乘脫漏散無統紀公以退老明農之暇  
萃爲此編自十三經廿一史周秦至今諸子集與夫穆傳



汲書拾遺記潞史之類凡關於四州者無所不採其人則  
藩王列卿名賢才士無不備其文則詔敕奏疏詩賦碑誌  
序傳書記無不收其天文洪範山川物產帝系封建樂律  
諸卷搜羅參互犁然鑿然尤可以廣異聞洵補乘志之所  
不及爲史家之外篇也然余嘗考之覺其間有懸揣傳會  
之說學者不宜輕信如澤州以大棘爲晉侯及楚公子罷  
盟之赤棘陽阿爲陽人聚甘瑞爲青陽所娶之干類氏癸  
鳩山爲少昊之五鳩傘蓋山爲散宜氏蓋州爲商蓋國米  
山爲米子國辰壩爲赤翟之辰伯封爲吉甫邑董封爲簡  
子追封董安于原村爲先穀之原奪火爲遏父之鐸邑空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倉神爲庚桑楚石末里爲石末宜孫之鄉與謂士匄封長  
平匄邑雍子之鄙在高平史黯陽城史山人張柳胡泣氏  
人如此之類都無確據一州如此他可知矣蓋公博極羣  
書而不無銜奇鑿空之失故陶太守艾圃修澤州志不載  
其說朱太守鹿田載其說於藝文後亦不以爲正志也其  
述有明一代人文最爲詳悉故二志多本之然此編前無  
總序條類紛錯卷首有牛澠洋所撰公傳及祭文蓋草創  
未就而其徒所鈔次凡二十有五册余以前人舊文各有  
原書又繁不能盡錄謹節公論著之要者與其所纂物產  
釐爲四卷顏曰四州文獻摘鈔藏之篋笥以備參考嗚呼



公之著述多矣如尚書註西河遺教三川別誌皆未之見  
獨見此編又非成書公詩散見於他選而西北文集無詩  
舊有病香居燼餘之刻兼載其制藝今亦不槩見刻者猶  
無人流布其未刻者益將蠹蝕而銷亡盡矣澠洋孫如蛟  
嘗語余公爲文恒以廢紙起稿散置篋中懶自尋拾其詞  
奇奧又草書多塗改學者不能盡通篇有數紙徃徃紛亂  
不能聯屬今所傳諸文亦錄其可知者而已是以書多不  
具夫然則公之著述其存於世者幾何哉此余於四州文  
獻雖不敢盡信而尤爲貴重愛惜者也

石村修文廟記

乾隆戊子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五

學之係乎人大矣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天子曰辟雍  
諸侯曰頴宮下逮鄉黨州閭皆有學凡入學必釋奠於先  
聖先師此後世文廟所由起也然必郡縣學乃立廟而鄉  
則否蓋學宮有司春秋致祭而鄉校則有司所不至生徒  
分合靡有定處亦無所事於廟也惟宋程明道先生令晉  
城以養民善俗爲先建設鄉校百有餘所親爲童子正句  
讀教化大行高平其鄰邑也遂亦相競於學鄉多立校焉  
鄉既有校則必立主以祀先師迄於後世學徒衰散而校  
之故址猶存輒修而葺之稱爲文廟第其規制殊隘故立  
於鄉而不爲僭也石村在邑東北三十里有文廟焉廟舊



無碑相傳創始於正德十二年重修於康熙八年余考之  
舊志參之故蹟蓋卽宋之鄉校今西北室有程子木主亦  
其一驗意者前此廢壞幾盡至正德時特建大殿擄土爲  
聖像始稱文廟故以爲創耳然自康熙重修以來未嘗有  
人講習其中反不如浮屠老子宮之猶有僧道奉香火者  
以致殿宇穿漏聖像莫蔽風雨廊廡毀撤蒿萊滿目過者  
傷之乃有里人盧君德正爲文廟非他祠比也不可以不  
修奮然獨首其事徧約同志羣情鼓舞捐財輸力而姬君  
傳佑王君景重尤任其勞時月未久大役已就棟宇巍煥  
垣墉峻整然聖像塵封先賢木主未備而陳壚文學張君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立紀程生懷玉又其襄贊飾像刻主丹漆金碧之華照耀  
耳目矣歲八月將以成事告奠於先師諸君以余適館於  
此而請爲之記竊謂孔子之道天下萬世之道也固學者  
所宜崇祀程子之道一孔子之道也學者由其教可以入  
聖其鄉校遺規豈可不恭敬而修復之哉今之修文廟也  
卽以復鄉校也將敦聘師儒萃長幼於其中講明夫孝悌  
忠信之義服習夫詩書禮樂之訓且使他鄉校之已廢者  
爲 國家有用之材下者亦不失爲謹身寡過之民化行  
俗美道一風同不亦休乎若夫安於愚陋處可以爲學之



地而不學又或徒藉學以爲榮利干進之階而不求道則非程子所以建設鄉校之意亦非今日余與諸君所以記修文廟之意也敢以是告四方之同志者

### 郭東傳

郭東字仁府高平人曾祖宗景泰丙子舉人元武知縣祖峻邑廩生博學工書士多從之父紹芳落魄嗜酒有義氣嘗出行見一憲在田食稼而久不見人疑而控之揣其所負裝金也會日將暮遂前跡之一人醉卧道旁諦之爲徘徊李五撼而詭之實爲官解餉五百餘兩卽以裝付之五感激願致百金爲謝固卻不受歸以語妻申氏申氏曰君

### 高平縣志

### 卷八 藝文四

七

能處心濟物如是吾家其或興矣次年遂生東東奇敏特達以嘉靖丙午鄉薦及丙辰登第時年三十九歷知嘉興嵩二縣陞南京刑部主事迎養父母父不往母往居三月歸東遂請終養未幾父卒家居十八年至萬曆九年母卒服闋始補官爲兵部主事陞尚寶司丞轉順天府丞陞南京太僕寺卿又轉太常寺卿以年過七十致仕東善事二親好讀書恭謹淡泊居邑東之建甯鎮有汶陽池中建危樓引水四面繞之林木蒼鬱時登覽嘯咏以自適又於鎮北數里建沔陽書院招延四方文士講學其中今其地曰石堂會舊蹟具存文章典雅醕正著類博錄



於家年八十 以終子嗣煥萬歷壬辰進士官至蘇州府  
同知亦有文集刻本

司昌齡曰邑舊志載東困諸生時肄業文廟之東廡夜寢  
陰風忽起數十人操挺刃剔其骨自頂至踵昏移時乃蘇  
初驚爲賊旋疑是夢起見滿池皆牛骨人咸異之以爲貴  
徵斯亦奇矣余嘗至建甯登其堂其 世孫武學漢陽以  
所遺五花誥命及紗帽玉帶眎余爲之把翫摩挲者久之  
然索其類博錄全書則其板失亡過半汶陽池樓已鬻諸  
張氏豈極盛者固難爲繼耶蓋不能無興廢之感云

劉虞夔傳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劉虞夔字直卿號和字高平米山人父崇文嘉靖丁未進  
士仕至淮安知府壬子冬監兌江西還鹿都門外趙醫家  
宿焉趙夢峩冠紫衣人剥啄於門覺而聞兒啼聲則虞夔  
生矣週歲病脾垂殆聞鄉先生王一菴精術學徃卜之得  
三傳四課玄胎之應曰兒無恙且當早達爲文學貴近臣  
也既髫病良已聰慧勃發日可讀書積寸治尚書周易春  
秋咸自探討不出師授年十六魁省闈弱冠登隆慶辛未  
科進士選爲庶吉士凡首閣試者三癸酉授翰林院編修  
明年奉使秦藩纂修會典教習內書館壬午轉侍讀分纂  
起居章奏兼理誥敕逾年充經筵講官丙戌擢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學坊事晉左庶子戊子以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院事明年晉詹事府詹事兼官日講俱如故以母喪告歸服除有詔修國史閣臣王錫爵舉爲副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兵科給事中遂申立劾之

見明史

虞夔亦具疏以父衰身病懇辭無何父卒病不勝

喪遂卒於苦次年四十五虞夔天性恭謹自以英齡驟踐清華益務挹損遇詞林先達於朝僂僂却立牽其臂乃肯前與之揖磬折欲盡與之語呐然如不出諸口也退朝坐一室攤書盈几搜奇抉異率夜分始就寢爲文好深湛之思其代王言考義選詞必求工麗卽應酬諸作亦再四點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竄累旬月而後出之屢侍講幄依經據事期於感悟常說詩夜如何章反覆發明人主憂勤之意上爲動容嘉其稱職庚辰癸未分校禮闈號稱得士如蕭良有鄒德溥其尤也掌詹事時儲議未決草疏勸上早定大計不報比廬居議益譁復草一疏馳奏當事者主之遂不果上自署曰漆室葵忱云

司昌齡曰余讀劉宮詹集溫醅典藻春容乎華國之文也學廣聞多以之修史豈曰非才而臺臣交謫不竟其志以死惜哉州縣諸志漏畧殊甚余參考山陰王公家屏所作墓誌而爲之傳虞夔家鉅富始葬其母甯從山之麓規制



甚壯三年而虞夔死形家謂其地不吉其弟虞龍遂遷其  
母置與父及兄葬於遊仙山之原以爲大吉然一傳而其  
家遂落迄今劉氏無聞人焉則所爲大吉者安在哉

### 楊子器論

泣舊無志弘治八年慈谿楊名父子器莅任始創修之屬  
筆於司訓李英王陽明先生爲之序而今邑志不載何也  
陽明稱名父學博才優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  
俗扶弱鋤強去官十八年建甯人思之祠於聖廟之庶崔  
後渠記其治蹟謂一楊子可以礪天下羅圭峰嘗曰吾於  
同榜中惟敬楊名父一人歸震川作野鶴軒壁記謂其好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文愛士不爲俗吏夫陽明後渠圭峰震川豈妄譽人者而  
稱之如此其爲人可知矣子器官至河南布政所歷皆有  
建白民不能忘崇祀名宦宜哉按吾邑名宦祠二十有四  
人首唐李陽冰書史不言其令高平劉敏行見於金史王  
漢見於明史餘皆莫能遠考外有張鹵李楨張問達夷考  
其概皆才臣也楨問達明史有傳鹵以治行異等擢給事  
申持論侃侃後撫浙江保定皆有異績以不阿大璫權相  
左遷竊謂此三人不愧名宦之目申請崇祀是所望於當  
事者

宋氏二生哀辭

并序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宋生彥賓卒於苦次毀也彥賓嗜學有文言動詳慎郡邑試輒高取至院臨則擯既而父卒於外服闋與試又擯意忽忽不樂又喪其母嗚呼寒窗十載求一青衿不可得且無怙也無恃也鮮民之痛萃於一身矣余爲之垂涕然殊不意其遽死也初其父喪之自外至也却陰陽拘忌之說以柩入宅亡何兄之妻死兄之子又死家人疑之及其母屬續彥賓掘古禮欲遷尸牀於堂中率妻孥固請於其叔宸章宸章難之彥賓曰依禮而死吾無悔焉遂移尸於堂而殮自侍湯藥寢食俱廢至是晝夜長號頓踣柩側又暑雨鬱濕蒸氣逼人家人力勸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避之而弗肯遂病以死距其母之卒月有七日近世事不師古父母之喪或不親含斂彥賓毅然秉禮要之以死非獨立不懼者能之乎其要之以死非真欲死也夫固謂古道之當行而流俗拘忌之說之不足信也然彥賓竟死豈數無可逃適丁其厄乎或謂禮貴從宜彥賓誠孝然失之愚嗚呼今之愚孝者幾人乎先是彥賓弟嘉賓宸章子也學於余氣靜而思專乾隆十六年冬其父病幾危嘉賓竭力扶持未幾母亦病遂憂勞成疾疾篤時時呼其父母父嗟而母死家人不令嘉賓知嘉賓少甦問父曰何不見吾母乎呼之弗應俄似聞有哭聲知母已死飲泣不能言遂



絕蓋與二人相依爲命使母不死嘉賓未必死也孝其萃  
於宋氏乎余心傷焉故述二生之事而系之以辭曰謂天  
無知胡畀爾材謂天有知胡速爾災宜死而生之生也爲  
幸宜生而死之死也爲乖豈陰陽之氣紛攘舛互而穹蒼  
無所用其力抑人世之所愛而黔羸之所排吾觀淫昏之  
子貪饕之朋其質則頑其德則凶於人爲蠹於世爲癰既  
榮貴而享逸樂且介眉以成老翁其有溫恭孝友穎脫弗  
類文可華國才稱家瑞人方冀其有爲彼已忽焉費志何  
壽天之失常未測其所由致嗟吾迂朽問業誰勤自得二  
生門人益親謂學行之可裁竭誨化以諳諳蓋夙期其遠  
到匪采芹之足云嗚呼二生弟既早殞兄亦弗壽玉樹長  
埋良苗不秀豈惟學有未成抑且微名弗就信天道之難  
憑歎執經於空授已矣乎心長命短形徃神留矢孝思兮  
靡宅誼絕俗兮爲儔誰爲爲之兮志不伸少者如斯兮老  
者愁聊長言兮寫余哀知無益兮徒增憂

郭節婦田氏孝婦申氏合傳

節婦田氏孝婦申氏姑婦也田爲廩生郭峻之妻申爲峻  
子紹芳之妻峻高才教授鄉里早卒田時年二十七決意  
殉夫其父松諭之曰汝有週歲兒汝而死此呱呱者安置  
乎宜忍死撫孤以報死者有會其繼姑妒忮謀利其資將奪



田志田聲色俱厲矢之曰吾之死靡宅有強主者性命以之哀毀脫形衆因不敢啟齒有申長者峻之門人也時已領鄉薦嘆曰吾師家貧子幼寡妻厄於悍姑甚可痛心吾以女字之相與扶持庶可衍此一脉言於峻弟岐遂結婚焉由是繼姑寢其謀及紹芳稍長使之就學黽勉娶媳而產篋俱空矣申氏不挾貴勢曲盡婦道食貧作苦晝夜不少懈年二十九生子東時父良爲安吉知州夜夢青龍入宅覺謂人曰女當產石麟大吾師之宗其兆已呈矣既而姑田病瘵宛轉牀褥申爲之櫛髮醜面提掖水火十年無怠色常毀簪珥佐養間日一肉分兩膳進之田憐其子東

私與食輒戒使勿往田年六十九將終與家人訣曰我忍死撫孤四十餘年如綫之緒得以不絕幸遇賢婦產佳兒吾良人日瞑吾受託之事畢矣既卒申出所織布一筭爲喪服哀禮兼盡姑節婦孝人兩稱之紹芳耽酒不飾邊幅申相之以禮牽蘿補屋家漸給及東貴受封養常訓子婦曰士首忠孝女首勤儉金珠綺繡我終身弗羨也耄而精健一日忽曰我嘗於十月二十九日逍遙出世尋減食抱恙及二十八日命諸婦爲沐首濯足更衣危坐與家人訣次日鷄鳴時果逝年九十二蓋萬曆九年也是後家人屢夢接之雲錦霞裳者必有大慶事禮服歡欣者必有宴樂



事褻衣趨步者必有遠客會議事伏卧不豫者必有憂慮  
疾病事其先幾示徵如此

司昌齡曰甚矣申良之篤於師也方田氏之殫於繼姑也  
使非良與爲婚有以脅之則不息其謀而田之忍死撫孤  
者將終於引決而師一綫之緒不可知矣是田之壽考與  
郭氏之後之昌熾皆良之遺之也末世師友誼薄生且背  
之况死者乎况以孤貧一綫之危而肯以女與之乎此其  
義可貫金石固不待他日拒權貴爭大禮以死然後見其  
爲節士也申氏克敵婦職與姑相成育有令子大亢其宗  
此非偶然者

等音正字序

宋 錦

是書之集非敢管見而妄造也等音著自馬氏而習安梅  
夫子爲訂正之其說皆以等韻出自佛書繼此者無慮數  
十家由四十二母約爲三十六母宣城誕生梅氏又約爲  
三十二母類皆法繁書秘弗能通曉何則凡字皆有五聲  
出自天然非可增減自有等韻以來止載平上去入四聲  
雖有上下平之說究之誤爲一列因是母多重出而音反  
短少五聲不全遂至法繁而無益學者難以適從惟馬氏  
等音刪從前重出之字母約爲二十一母各分五音統之  
宮商角徵羽是也每一音各轄二十一字母見溪疑端透



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審曉影非微來日是也每一母下轄十三韻合乎十二律及閏月之數光官公禘高乖鉤規戈孤國骨瓜是也每一韻各轄二十一位二十一母所屬也每一位各分五聲平上去入全是也凡二十一字母內又各細分五音喉舌唇齒牙是也五音內之小五音也其音韻悉本天地自然之音朗若星雲燦如河漢加惠後學夫豈淺鮮惜乎馬氏以等音正從前未正之音人不能以等音正目前未正之字魯魚豕亥龔舛承認良爲憾事曩者誦讀之餘觀所謂三十六母者不勝望洋之歎後得馬氏等音卽孜孜心喜又恨無名師友開陳指示質庸學淺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留心數閱月幸於鏤心刻膚之餘頗有所得因遵馬氏等音爰爲是正字一書復叅以篇海字彙諸書辨厥謬誤詳爲考訂使點畫音義一歸乎正因名之曰等音正字復題馬氏必讀三章於篇首以示入門之法夫韻學至馬氏而益明等音得梅公而愈著予小子夫豈敢以管見而妄作也與

續司馬溫公葬論

青蒲

袁世燾

地理之說始於秦時青烏子而傳於管公明郭景純之徒謂人之貴賤貧富賢愚壽夭皆於葬其親係焉舉世惑而信之浸淫成爲風俗固結而不可解唐呂才叙葬書歷引



經傳證明古者葬不擇地亦不擇年月日時甚悉程子謂  
五患不可不慎亦惟使不爲城郭不爲道路不爲溝池不  
爲耕犁所及不爲貴豪所奪而已未嘗計休咎也設使地  
利果有可憑以父母既死之身暴露原野遷延歲月爲邀  
福之具其志已不勝誅况陰陽禍福微暖難測景純著葬  
經稱千古形家之祖其身乃爲王啟所殺則其說果可信  
乎哉夫人之生壽夭本乎天而賢愚由於己使上天之命  
反制於一坏之士則是地理有憑而天理不足憑也且如  
別誌所載孫鍾孤孝而三仙指以吉穴李龍圖酷虐葬師  
欲告以善地而神叱之愈知有其人斯有其地不務修德  
而利之求多見其勞而無益也以余所見所聞達宮巨  
室啟禮名葬師尋龍捉脉以治其先塋孰不謂福澤可以  
長保然或經數十年松柏成陰而子孫析爲爨薪矣或不  
數十年墓門華表巋然如新而春霜秋露無人奠麥飯矣  
彼豈不擇而至斯哉德之不修非地所能福也高平之俗  
又有所謂淺葬之說彌可歎詫余於丙子春暮過南郊道  
旁塚塹十餘道縱橫麥隴間問之則淺葬者失其棺而遍  
索之也蓋吉壤未得則就便而權瘞之衆棺或聚一畝無  
兆域表誌之存惟書輒壓棺以爲驗更歷久遠纒鈕及之  
輒或他徙遂有僅得一棺其是非既不可識別而不得不



奉他人之父母以歸葬者亦有求之愈遲而竟不知其所  
之者此其瀆倫傷性尚可問耶葬經之言曰葬者受生氣  
也與伊川本根枝葉之論相發明其說差爲近理然而無  
土非地無地不生淺葬之與葬果何以別哉何其慎於彼  
而略於此也抑余嘗一再詢其由來大抵惑於地理者什  
五六貧無力而蹉跎者亦什三四高平習尚好奢自明器  
下帳輿馬幃娶齋送之具以及僧道齋壇鼓吹作樂賓朋  
弔唁飲食供給之費稍不腆衆共訾焉於是中人之家以  
葬爲艱輒假淺葬弛其事待之異日蓋風俗之成久矣獨  
不思待之異日異日財力之贍與否不可必也而父母之

骸骨與其棺之日卽於朽可必也仁人孝子必不以天下  
儉其親然卽儉而葬以視棄而不葬者孰得而孰失耶况  
無益之費量爲撙節非必盡屬惜財禮曰與其哀不足而  
禮有餘也毋甯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則明器下帳輿馬幃  
娶齋送之具可節福田因果事涉荒渺智者弗道而鼓樂  
或近於樂則僧道齋壇鼓吹作樂可節古之弔者哀孝子  
之哀毀而病也莫不爲之致力焉自禮意不明而後喪主  
之待賓也如常賓喪賓之待主也如常主先儒深著其失  
則賓朋弔唁飲食供給之費可節推之一切豐儉稱其家  
務使遺骸得所歸以爲安詎非仁人孝子所愉快者哉余



惟移風易俗君相之事而尤重賴於鄉之賢士大夫蓋言教不若身教也司馬溫國公鄉先生之卓卓可師者其所爲葬論一篇剴切真摯足以發人深省故稍節而錄之且補其所未暢以爲來者勸惟一二通達大體之士躬爲撝節以矯好奢之習而力爭淺葬之非則惑於地理者亦漸當悟而思返不過十年其風必能變革無棄而不葬之譏生者死者兩無所憾卽起青烏管郭諸君而質之必將以爲知言也

高平星野論

崔泰安

大禹行水行所無事者因地也地正分野亦行所無事者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因天也蓋十二星土皆本地正甲申冬至夜半之象所謂天之所設非人之所爲也而世每參以人之見何哉戰國尸子已知三正殘缺康成鄭氏亦謂其書已亡故由漢及明談天家師心自用愈巧愈遠抑知大造定理星辰正位非由人轉移乎哉乃無往不復無隱不顯自圖臣徐氏出三正沈淪復如皎日列宿分屬直似羅盤知星者亦可恍然矣而分野異同考旣闢其謬我澤府縣志尚訛妄相承如田嘉穀司昌齡素稱博學猶不免焉田氏知關李淳風而謂一行雲漢說得天象之正實乖參考徐氏發云一行之說惟論東井實沈與地統象同若以南河負海爲星紀



北河負海爲析木則南北倒置勉強支離又云九河未派  
卽天津而一行謂比於星紀與吳越同占婺女相去數千  
里焉得同占則雲漢說矯誣實甚後人從之者以未見地  
正圖亦未以法推之耳司氏亦知長平之役太白食昴而  
於觜參井鬼之論求其故而不得乃云星莫非氣氣咸相  
通則非蓋天之度猶地之里也廿八宿各有度數卽各有  
分野猶此省不能筦彼省事豈曰相通徐氏謂尾箕與南  
斗連舍不得越齊魯而主燕自是確論可類推也然則前  
說皆非高邑星野果何屬歟曰張惕菴因上元諸說紛如  
聚訟惟以合璧聯珠爲斷蓋託之空言不如徵諸實事也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分野亦然太白食昴既有明徵徐氏更定分野亦云澤潞  
以西抵乎大河恒山之北及於雲中仍屬胃昴之舊揆諸  
地正膺合無間其曰分野本於上古故方國亦屬古疆域  
高平於古爲冀州之域史記天官書謂冀屬昴畢後人欲  
以近世建制竄易之誣矣尤爲確論然則高平星土豈非  
信而有徵無事旁求者乎

魁奎辨

魁樓內塑鬼斗北斗之魁也樓額則書奎光又指武庫之  
奎異哉縣城奎樓下巨而上細有似葫蘆象奎形也內祀  
五星取五星聚奎之義也果孰是耶北斗七星在紫微西



垣外四星方形爲魁三星直指爲杓乃陰陽之元本七政之樞機均五行分四序天帝號令之主也所謂天之相也夫進賢退不肖非相職耶斗爲量名蓋能酌量人才佐帝黜陟者也况魁上卽文昌尤天之所設非人之所爲乎然則五星聚奎非歟曰非也石氏謂奎爲天豕亦曰封豕爲大將主兵以禁暴天之武庫又主溝瀆從未有主文之說也宋五星實在奎壁間非聚奎也非聚奎何言聚奎蓋誤以西大星爲距損壁二度加奎二度耳苟取西南大星爲距卽奎壁各不失本度聚壁非聚奎明矣

戶部司務孝廉陳壺山墓表

補

畢振姬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四

唐安之在高平上梁也隋徙江左諸陳於隴蜀建安王叔卿起唐安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家上梁著其房爲唐安是爲南陳南陳祖潁川長城別於高平之東陳東陳衰而南陳始大唐興宰相叔達儒學京良吏君賓與孝友童子饒列傳金明昌間載狀元墓距唐安里許有明割上梁隸高平下梁隸沁水科舉幾三百年高平舉齒舉燻下梁策上梁琛後先成進士琛壺山之從祖也皆祖智智生銀銀生進忠孝忠子琛詳邑誌進生瑞瑞五子其四諱愔愔四子長壺山伯昭諱凝始壺山父棄儒學賈兩娶李楊壺山三歲李蚤世王母寵鞠之燦凝崑皆楊出父久客外



不欲貢子長爲貢次第責壺山教育丁巳壺山補弟子員  
崇禎己卯舉孝廉當是時父棄賈與楊老燦炬皆以壺山  
指畫入學矣壺山危肩秀髯劇飲任狹喜讀書豪爽有風  
槩酒後耳熱落筆經義詩文論策志昔南陳世家繼踵唐  
安取進士屢上春官不偶父尋卒燦炬不肯竟學煥幼嘗  
中酒罵坐壺山跪里門爲請 清興試再肘無以供母弟  
子孫之內外晨夕署翼教諭移國子學正遷小司農頒

詔江南假道太行論母燦炬煥前死母子哭不忍別柏詔  
書歸命京師母楊訃至與喪會唐安而葬先是伯叔父死  
露棺四十年至是葬王父母坎下弟弟婦若干喪葬父母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聖

坎下斃甄瘞器血牲不以委蛻忍速朽弟諸孤不任喪爲  
易斬衰周衣食畢婚嫁忘亡推愛父以及伯叔父異母亡  
弟各存其孤孝哉鄭儒緩使弟墨其父右墨緩御之至死  
夫人私一官以加其父父沒勝母伯叔兄弟別籍伯叔兄  
弟要市一官閱於牆子孫騎狗過人死者餒生者棄慚壺  
山也多矣壺山服除年七十力致其官以死老致其官者  
幾人半通綸牽帶索喘汗唾涕案前逆風僵順風仆饑渴  
頓踣不休非盡大材晚成也壺山祿不及親決去擁書煨  
火子孫以次問難服方領儒服者五小兒能言授句讀出  
從親友把臂窮廼禍患不以難爲解庚辰饑人相食大賈



挾高贊閉糴壺山捐囊底金轉粟二百里外分食以口數  
三黨活而家中落廉士失職至死死之日草土大小環哭  
內外親奔哭詩友酒人哭位諸貫貸折券者哭巷孤姪服  
賈哭於塗弔客投淚助悲哀孝廉之不得志如此漢制興  
廉舉孝東陳度遼將軍起孝廉守五原監護南單于永和  
申上封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租賦一年比卒并涼民哭  
其墓唐拜叔達爲納言武德詔令册祝多所裁定帝以葡  
萄遺其母而東陽公君賓尤孝勞來邢鄧流民不期月還  
自業貞觀詔有司錄功最卒虔州使護喪歸孝廉之得志  
如彼得志表能不得志表德漢唐舉孝廉佐天下子孫敬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星

養閭巷刺草之氓書國史以助賞罰使民興能後用科舉  
充孝廉進士加孝廉之上處不孝出不廉孝廉積行之士  
不上聞在官鮮孝子廉吏聞孝廉名益厭史亦刺譏其死  
儒學如京爲稅聞架貸賈緡曾不得孝女童子比金史狀  
元逸載名以余所聞上梁下梁兩進士行事不少槩見鹵  
瘡死士之壘樵採荒原莫與問科舉不必孝廉故也况乃  
科舉先以訾算乎漢初訾算得官文十算景四算本爲廉  
士俯仰市籍以科舉得官孰識所謂孝廉者元朔議不舉  
孝廉者罪孝廉不舉舉而不能竟其志史闕有聞鄉里之  
是非乃定陳壺山真孝廉哉妻塚張李羨門啟父母在上



伯叔父在旁燦煙煥夫婦在下故鬼大新鬼小南望狀元  
西望進士志一命以屬子若孫表曰孝廉陳壺山墓旌德  
也張蚤世李孺人以孝聞姑楊抱三歲兒長成死生不存  
之地卒賴其力相收唐安不名孝名慈李蓋學於舅姑也  
從舅姑及叔妯而後逮其子若孫宜爾子孫振振爲壺山  
德配云壺山年七十有八張孺人二十李孺人五十有二  
生卒詳誌男四均揆均持均掄均提皆李生庠生均掄前  
死孫男十均揆出者五均持出者四均提出者一女婦嫁  
娶詳誌師錫豫錫庠生諸孫皆父事兄事學壺山學不坐  
市門爲賈人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四

三

教諭公傳

牛兆提

公諱豸大使公景春次子余從伯高祖也字瑞甫別號西  
槐性至孝制行修廉隅童年讀書至子路負米卽太息思  
見之行十四補邑弟子稍長餼庠所得糲悉負以奉父父  
督過之愈嚴嘗帥其家子弟肄業王降洞真觀風雨古松  
伏讀子弟經其指畫後先著藍服者九公堅志探經子史  
欲成身及親爲世真孝廉希朱晦菴薛文清輩萬一五從  
孝廉舉不舉痛父母天終不求舉明萬曆二十五年以明  
一經貢於朝例授訓導得霍州州霍太岳所馮神僻處萬  
山中貧瘠甚士朴諸凡脩脯艇儀而來粗略如飯太岳黃



冠裳故官多不樂公曰昔曹月川先生嘗學正此何樂也  
吾不能月川能樂此久之改教諭河津貧瘠猶霍州公聞  
爲薛文清瑄講道故地私喜曰吾得同諸弟子登公堂一  
讀公遺書雖萬鍾豈富此哉隨地抱膝啜水育才盡職時  
掌故官職司人才重在尊學術赴功令朱陸自宋元來日  
訟本末異同明詔尊朱放陸其在弘正前文清公瑄號朱  
墨守則朱勝嘉隆間猶勝負半至萬曆季士習大譁雖赫  
赫如月川文清幾爲世厲公適當其世任其官官且當兩  
公故地獨能安其所樂諭諸人士以身不徒示諸人士以  
舌當事遂薦公能師會教授山陰王缺官以公補諸王多

務積貨財矜豪侈故近王者擬爲近寶可致富矣公意謂  
其中無所樂抄積文清書歸田教子弟晨夕宅東祠事父  
竟棄官又十餘年爲萬曆乙卯卒去公生年嘉靖庚子  
計七十有六棄官年六十有司數高公清風孝德修憲老  
乞言之敬公杜門白贍族祀親論學外日採糲嚴旨辨儒  
釋同異益精曹薛言不應有子一孫二曾孫一以公避其  
官之富皆肅然獨知寶文清公書卷至今有遺教焉

贊曰上世六十致政近世文學掌故六十始得官日乘乳  
兒馬飢渴頓踏老死不能休大才晚成如是哉誌稱公神  
彩奕奕論議若風生電掣非不才乃人榮得官時卽已棄



官不孝廉其名孝廉其行歷官霍州河津讀文清書可矣

### 泣志補缺序

司昌齡

或有問於余曰子於泣志既有備徵以蒼萃文獻矣復有拾遺一書今傳侯新志既成則亦可以已矣而又爲泣志補缺何其不憚煩耶余喟然曰余豈好煩哉余蓋有不得已也今之新志雖傳侯所修而實鎮江戴君葺浦成之較之舊志則善矣然於吾拾遺未及詳審而復有妄爲附會妄沿舊志之失又詩文之遺漏者甚多不可謂其書已刻而不加補正也彼見吾邑有神農井遂有附會倉頡之意不知倉頡非神農比也夫神農在吾邑雖不可考然邑之

### 高平縣志

#### 卷八

藝文四

聖

神農井相傳已久又有羊頭山之黍前代定樂用之謂爲古蹟可也至倉頡則何所依據乎因邑之永祿里善造構皮紙行於四方居民世食其利遂建倉頡廟以祀之俗號朗公廟今亦不知朗公何神也或以爲君或以爲臣紛紛異說渺無可憑且謂倉頡四目靈光不亦怪異之甚乎葺浦又載路史史皇氏辨衛恒字勢論於藝文自謂補拾遺之所未備何其龐雜也其雜志卷中多載四州文獻鑿空荒唐之說皆不足信此其附會之失而不可不正者一也且舊志誤載虞溥郗鑒徐招檀翥蔡祐蔡襲田弘正李賢王叔和王友直十人考之史傳皆非吾邑人又有因高平



二字誤入祀典者余於拾遺已明辨之今葺浦全仍舊傳  
概存不削夫入祀典者非奉 上文固未敢驟革然於祀  
典則存其名於人物則削其傳明指其誤以俟祀典之釐  
正正自兩不相妨何嫌何懼而葺浦乃云去之恐滋後人  
之疑則吾不解其爲何說也豈必俟祀典釐正之後然後  
諸傳可削乎此其沿舊之失而不可不正者一也夫拾遺  
補缺修志者之事也苟不正從前之訛謬不詳後來之文  
獻則修志何爲乎今新志於吾拾遺所載僅存二三而他  
方異地轉誤入焉且於晉城高平亦不能辨余雖衰憊幸  
猶有一日之存用是復据前一書擇其當存者使門人子

姪錄之以備後來修補之用其小小漏誤卽增正於本書  
之上不及別爲清本如或不然則後之覽者將以新志爲  
傳侯完書且謂泣之文獻僅此是因余而反爲志之累矣  
余雖欲視蔭自息豈可得哉或曰子今之補缺似採取猶  
繁後之修志者能盡刻乎余曰刻之與否後人責也北方  
剗削維艱詩文之湮沒散佚者多矣余惜其無傳也是以  
錄之詳且君子著述能爲其可傳不能爲其必傳也余於  
此蓋不禁三歎云



高平縣志

知高平縣事龍汝霖纂輯

藝文第八

詩五

扶風歌

晉 劉琨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  
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  
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  
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  
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一

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  
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無重  
陳重陳令心傷 水經注丹水東南流注於丹谷即劉越石  
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和高平朱

一作米

參軍思歸作

唐 韓翃

髯參軍髯參軍身爲北州吏心寄東山雲坐見萋萋芳草  
綠遙思往日晴江曲刺船頻向剡中回捧被曾過越人宿  
花裏鶯啼白日高春樓把酒送車螯狂歌好愛陶彭澤佳  
句唯稱謝法曹平生樂事多如此忍爲浮名隔千里一雁  
南飛動客心思歸何待秋風起



高平東私路

李賀

侵侵槲葉香木花滯寒雨今夕山上秋永謝無人處石溪  
遠荒澁棠實懸辛苦古者定幽尋呼君作私路

長平箭頭歌

漆灰骨末丹水沙淒淒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鏃雨中盡直  
餘三脊殘狼牙我尋平原乘兩馬驛東石田蒿塢下風長  
日短星蕭蕭黑旗雲濕懸空夜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  
盡將牛炙蟲棲雁病蘆筍紅迴風送客吹陰火訪古汎瀾  
收斷鏃折鋒赤壘曾割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  
蔡竹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二

長平弔古

大愚公

長平埋碧血千古思悠悠哀壑青燐出雄風濁水流斷山  
吹舊雨殘葦泣新秋何處機槍沒悲淒苦解愁

寄題西京致仕張郎中靜居院

宋韓琦

院爲今之高平靜居村郎中名完有四堂夷心會真清  
白金蘭

休官得宴閑理固居處靜中或不自達觸物擾天性遂令  
優游心反致寂寞病二川有耆英識豈斯人並周才當要  
職美譽著羣聽氣體殊未衰援禮請還政安居得西歸蕪  
沒治三徑蕭然絕世行日以道自勝以靜名厥居内外了



相稱君懷本清虛復此林泉瑩君道本和樂况有琴尊冷  
新堂闢四隅立意尤高迥夷襟造真境友益具子令藥品  
稽神仙門法尚忠正肌膚松菊香庭砌芝蘭盛天宜錫難  
老以示君子慶予亦希君者誤寵竊機柄無裨紫極尊動  
有赤松興報國苟鎚銖竄身違陷阱雅志吁未借高山徒  
景行

錢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爲賦長句

陳與義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  
不除却寄書林汚縑楮豈如此瓦甃青膏冷面不識奸雄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曹呂翁已去泣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久  
摩挲玉質雲在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  
家撲滿本弟舅趣清尚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望  
韓公無瘞文

衍祥符壬子歲出宰平隄道由涖氏嘗賦長平詩二

韻天聖己巳後忝移用觀孫朱二君留題爰錄於

此 天聖九年八月

杜衍

馮亭獻地豹言非秦間廉頗又不疑四十萬兵降死後渾  
翰括母一先知

勸學

黃廉



河東人物氣勁豪澤州學者如牛毛大家子弟弄文墨其次亦復誇弓刀去年校射九百人五十八人同賜袍今年兩科取進士十子釣海登靈鷲邇來習俗益遷善家家門戶爭相高驅兒市上買書讀甯使田間禾不斃我因行縣飽聞見訪問終日忘勤勞太平父老知此否語汝聖世今難遭欲令王民盡知教先自鄉里烝羣髦古云將相本無種從今着意鞭兒曹

無題

明宏治間廳事後掘石碑草書絕句後曰眉山蘇子瞻書石今尚存縣廨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四

載酒欲尋江上月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悶倚東風立看去東風獨地愁

惜花

金李森

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

杜鵑

晁會

杜宇啼聲枕上來一聲聲似一聲哀千哀萬怨無今古喚得行人若箇迴

來蓬驛雪夕

使高麗作

趙可

江上東風冷不禁曉雲翻手弄晴陰春來天氣不全好夜



久雪花如許深煖老正應燕地玉辟寒惟有魏臺金空齋  
寂寞青綾被學得東山擁鼻吟

雲興館曉起

雙旌晚泊雲興館對面高峰絕可人一夜山雲飛作雪要  
誇千樹玉嶙峋

白雲亭

李晏

白雲亭上白雲秋桂棹蘭橈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青  
山空對夕陽愁興亡翻手成舒卷今古無心自去留獨倚  
西風一惆悵數聲柔櫓下汀洲

通州道中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五

冉冉年華老飄飄客路難塵埃山色斷雲霧日光寒念違  
心先折孤吟鼻亦酸平生江海意潦倒愧儒冠

高麗平州中和館後草亭

藤花滿地香仍在松影拂雲寒不收山鳥似嫌游客到一  
聲啼破小亭幽

白巖寺羣山環抱村落相望亦奇觀也惜乎無水因  
作絕句書石當有水出

只有山光無水聲我疑神物固巖扃如何鑿得飛泉出當  
爲山僧叱六丁

山寺尋春春日遲紫梅猶有折殘枝老僧兀坐如枯木花



謝花開總不知

病中遣懷

申萬全

浪走天涯歲月侵  
病中猶作越人吟  
野麋本自便豐草  
倦鳥甯當忘故林  
畫像功名元有命  
乞墦富貴果何心  
幾時真脫塵囂累  
巖穴尋居不厭深

上長平寄楊成之

李俊民

衰遲長在外  
矍鑠愧征鞍  
世路驚心惡  
天風刮面寒  
迢迢人漸遠  
冉冉歲將殘  
今夜梅梢月  
同誰共倚看

寄同年趙庭幹

楠

余閱承安庚申登科記三十三人  
革命後獨與高平趙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六

庭幹二人在一日邂逅於鄉邑  
噉噉道舊壬寅五月庭幹挈家之燕京  
感慨忍淚書五十六字寄之

試將小錄問同年  
風景依稀墮目前  
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顛

君還携幼去  
燕然我向荒山學  
種田千里暮鴻行  
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

元 元好問

此縣先隴城府君泰和中舊治

列宿澄明墨綬尊  
中臺良選到名門  
來時珥筆誇健訟  
去日懸轅餘淚痕  
一片青山幾今昔  
百年華屋記生存  
泰和



遺老今誰在向道甘棠有子孫

鈴閣文書到酒卮諸曹小吏亦鈔詩座中佳客無虛日簾  
下歌童盡雅辭棠棣有華移舊巧櫻桃和露鞦繁枝書郎  
零落頭今白腸斷荷衣出拜時

南門關

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餘村落不見人雪  
霰霏霏暗清曉莘川百里如掌平閑田滿眼人得耕山中  
樹藝亦不惡誰遺多田知姓名許李申楊竟何得只今唯  
有石灘聲許致中楊湯臣申百勝李仲常名宦四家隱羅  
氏時以多田推之亂後俱不知所在矣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七

長平戈頭歌

明 劉 基

長平戰骨烟塵飄歲久遺戈金不銷野人耕地初拾得土  
花漬出珊瑚色邯鄲小兒強解事枉使泥沙埋利器四十  
萬人非少弱勇怯賢愚一朝棄陰坑血冷秋復春朽壤食  
盡蒼蛇鱗湮淪長愧杜郵劍廢墜空憶春饌人故壘中宵  
鬼神入雲愁月暗戈應泣嗚呼當時豈無牧與頗戈乎不  
遇可奈何

宿長平弔賈魯

薛 暄

長平驛是相公家不見當時富貴花只有蒼蒼喬木在至  
今猶宿夕陽鴉



白起荒臺

喬宇

赤旗晝拔光狼城趙人十萬坑長平丹水河邊有窵谷古  
魂夜嘯風雨聲千載空城樹無葉曾爲將軍駐旌節沉鎔  
出土豐未銷古血青青蝕寒鐵

送郭刑部守甯波

何景明

高平郭瑾自刑部郎中守甯波

漢廷黃綬吏西省白雲司豈謂爲郎久猶言出守遲雲霄  
懸賜履江海入褰帷古趙今名郡風流當在茲

送張御史巡畿內

高平張雲路巡南北兩畿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八

漢京樓殿鬱雲虹淮海文章御史驄三輔自來多寇盜五  
陵今日更英雄埋輪亦在都亭下攬轡仍行甸服中滹水  
太行烟霧裏獨看高隼擊霜空

過長平作

王世貞

世間怪事那有此四十萬人同日死白骨高於太行雪血  
腥并作丹流紫銳頭監子何足云汝曹自死平原君烏鴉  
飽宿鬼車痛至今此地多愁雲耕農往往夸遺跡戰鏃千  
年土花碧卽今方朔澆豈散總有巫咸招不得君不見新  
安一夜秦人愁二十萬鬼聲啾啾郭開賣趙趙高出秦壘  
也送東諸侯



吉祥寺

郭 鋈

珠宮隱蘿薜客至午初開嶺檜斜侵閣溪流曲抱臺憑高  
立思發送酒白衣來麋鹿平生性無嫌冒雨迴

贈地仙陳百川西行

百川居士蒲東客湖海襟胸岩壑色自言幼熟玉髓經攝  
寰訪我烟蘿側劇談往事意氣豪酒酣傲兀霜天高眼通  
慧法能分蒂手扭銅絲欲釣鰲與君覽勝陟邱岵藉草開  
觴漫賓主坐聞至論妙參玄指點罔巒識龍虎竭來歸覲  
東復西修途短褐雲隨裾平生不掉儀秦舌觸目雞山人  
品題吁嗟此術傳自昔今古茫茫據陳迹一尊俛仰發浩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九

歌虛閣松聲暮山碧

剝樹皮行

郭 盤

朝剝樹上皮暮剝樹上皮剝得樹皮來且救眼前饑東隣  
舉室皆餓死乳下無人收小兒往年苦兵復苦旱南北東  
西兩愁歎死亡流離城半空父子兄弟不相見萬樹如雪  
皮不存葉落枝摧下及根樹死吾生亦已矣血淚如糜那  
忍吞

石堂別墅

郭 東

結廬石堂會行坐見南山梅帳塵囂隔茅齋趣味閑苔痕  
侵砌畔草色映簾間地僻兼心遠棲遲未欲還



懶逐追趨後鍾情獨在山百年甯有幾萬事總皆閑倚杖  
晴嵐外開樽芳杜間陶生怡悅處無意九衢還

一邱藏我拙小構儘依山水月心偏靜烟霞思獨閑釣竿  
橫沼上樵笛起林間底事辭軒冕金丹欲返還

避喧弛俗擔白社結青山歲月壺中永風光林下閑謀生  
磽确裏適意莽蒼間春雨肥黃獨長鑱自劬還

三月晦宿長平驛偶成

鄭 旻

平川渺渺帶重崗秦趙當年此戰場  
阡火幾隨塵劫盡夕流猶自咽衡漳

烟籠古驛柳依依賈令池臺今是非  
傍晚停車來住宿客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十

塵遮莫送春暉

禽語

王世隆

楚辰山中有鳥焉每至四五月時則鳴其聲甚大而明  
土人譯其音遂名之曰乾柴乾槁今晉地山間亦有之  
則名之曰青田田而譯之其音以爲蠶老防火其實本  
一鳥而晉楚之人其名不同若此蓋楚人重竹木之利  
晉人尚蠶故因其地與其時之所急而託名以警人也  
然楚之竹木以爲利而晉之蠶則實病焉蓋自數年以  
來災沴相仍征科益急耕夫女紅皆困竭矣肉食者將  
無憂耶乃槩其語而爲之詞



乾柴乾槁蠶老防火青田田夜不眠歲織幾疋絹不得身  
上穿田中苦旱復苦雨舊逋未了新逋至努力經營納租  
稅半入王孫充祿米王孫出城騁遊戲一擲千金償歌妓  
鈔空乞米仍去城有司逮責民益貧空責有司王孫不知  
民貧奈何王孫實多山西之地北控黠虜西臨犬戎障蔽  
京輔屹然虎熊休養生息一宜豐隆政煩賦重民乃窮民  
窮盜起人洶洶前年寇青羊去年寇靈石未必良民甘就  
死要亦催科激之耳我願天王慮終始子子孫孫千萬世  
山西之民宜早恤禽語雖微有至理

賈平章

無名氏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十一

傍天驛舍傍雲閣故第猶傳賈相材憶昔當年寇平仲一  
生無地起樓臺

輓渭南令

張流謙

萬里江山倏已非渭陽孤守欲誰依嬰城尚厲身先士抗  
賊何妨血染衣慘澹頓移天地色摧殘未盡鬼神機成仁  
取義君含笑莫用招魂望遠歸

長平八子詩

程康莊

陳壺嵐

壺嵐曠周旋十春謀一面網戶傾陳醪掃徑通羣彥山色  
樓城頭長河淨如練邱壑滿胸中浮華豈能眩



姬相周

姬公方下士返駕更延賓登山倚卽墨衣敝不重陳春城  
羈旅客遲暮但經旬二子遠來謁翛然同避秦

申葵衷

申子寒氊破粗鷹逼畫屏迎賓無雜座賃屋半疎櫺始交  
若有契坐久更忘形獨謂吾詩老終當託汗青

武君十

君十愛棲遲銜觴事林壑俯視塵土腥亡簪茹藜藿關我  
匪由天板纏聊見薄剩有素心人同期馭鸞鶴

陳吾青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吾青既藏輝裘敝舌亦秃獨念王子方經天注東哭當時  
英雄人潛闖何太速不如飲美酒逸光向幽獨

龐鳩六

鳩六屣履迎投轄苦不早下榻雖未成所感在懷抱竹籜  
時寫書開樽駢文章相契已忘言鴻名永爲寶

石泰華

泰華恩感人豁達吐懷素累觴求一醉情神與之赴顧見  
日將昃風塵漉迴互常恐促歡節酒向西光妒

武二酉

二酉富詩書寒芝眇流輩蝸舍取厨烟隨階有餘態共友



檢農皇壇藥松陰背卜築本無塵丹砂有時配

吉祥寺

李 楨

三尋岩寺宿愛此塵囂遠况集賢哲儔坐談接稽阮夜永  
寒雨作銀缸故高挽呼僧試問之爾亦何所窘朝飲清流  
津飢采黃精飯歲月不知過閑閑聊卧偃

空倉晚眺

王 徽

遠山晴色帶斜暉山下人家半掩扉村樹亂鴉棲不定數  
聲樵唱隔林歸

米山定林寺

國朝 畢振姬

黏天峰側野橋灣米子開州直寺間白鹿去來小朗洞青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羊今古大糧關詩禪四壁香留座宦學三年御見山回首  
懸崖清入夢石淙花雨水潺潺

弔楊渭南死事

蓮嶽青天絕西風戰血收荒城鬼火斷落日禹河流直道  
榮今古藏書信魯周文章功罪核君父死生憂薤露眠孤  
鶴烽煙噪野鷗汧山焚舊誅樗里杖新楸石凍蛟龍雨蕉  
寒士女秋旅魂宵練蟄歸路晚潮留宿草魚鱗變溫綸馬  
鬣酬陰房招未得關月慘蘆洲

夏遊西山

鐘聲午樹隱胡麻十里山椒見一家古廟毀垣苔半合畫



龍提雨石壇霞

野老逢人出遠田  
新煎大麥捧茶煙  
坐中指點神叢裏  
沙石牛畔四五年

韓王寺

畢澗

龍吟石鼎大年長  
坐卧碑陰病亦香  
麋鹿野心詩畢睨  
麒麟高步寺韓王  
昔衣洗鉢山頭雨  
草甲橫戈日鄆陽  
水盡南天四百院  
問師何處負繩床

遊定林寺

王邦柱

由來不識定林寺  
此日相携作勝觀  
法象莊嚴金色古  
靈湫噴吐玉聲寒  
苔封罅徑穿雲入  
花散清空過雨看  
靜對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古

老僧猶結夏  
午天無暑到蒲團

韓玉山

張汧

天開疊嶂插雲霄  
側袒臨風入望遙  
與月始終澄夜氣  
共雲來往認巖樵  
山山秋洗僧伽衲  
葉葉霜催鷹隼驕  
爲遠塵囂尋勝迹  
重來禪院聽蕭蕭

過高平弔畢亮四方伯

陳廷敬

重過躬耕地  
秋原木葉稀  
一哀銜別路  
雙淚落行衣  
書札臨危在  
文章付託非  
淒涼荒宅里  
清德耿餘輝

高平道中望城北人家二首

陳豫朋

僕僕征車塵滿襟  
故侯池館北城陰  
粉垣畫閣斜陽外  
似



隔蓬山十萬尋

望去疎村一徑斜春風未放小桃花酒人曾話當墟地白  
板雙扉第幾家

訪畢亮四同年

魏象樞

門前如太古客到始開關猛覺烟霧近猶非竺石間奇文  
開奧窔道氣豁堅頑此夜無秋夢應從悟後刪

輓李慶餘少司寇

初疏情詞已自哀榻前仍荷玉音來百年氣向封疆盡  
一代名歸遲暮才難報主恩兒輩在欲垂家訓義堂開  
過門不敢輕揮淚自有星光燭夜臺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五

小春遊法雲寺

李棠馥

攀蘿穿石徑直上翠微巔巒聳瞻天近峯孤得日先蒼茫  
平野色縹緲成樓煙身出浮雲表啣杯意爽然

送趙懿侯選晉風事竣西旋

霸橋尊酒意何如詞客言旋嘆索居洛下衣冠傳貴紙汾  
陽風雅賴刪書西歸松雪柴門迥南望葭霜雁影踈何日  
論文重把臂常懷月照故山廬

送李漢青督學湖南並簡上官三立直指

秋風無礙楚江船木葉蕭蕭下洞庭亂後談經揮白羽天  
涯論舊聚文星九疑詎信無過雁七澤而今足采苓他日



相思望南斗  
薊門愁色雨冥冥

懷揚州

龐太樸

懷揚州客有憶也因所憶代作歌津門春杪

海門春水琉璃綠  
歌舞樓臺日不足  
座中有客憶江南  
東風忽度廣陵曲  
廣陵一曲暗飛愁  
花邊若箇壓青樓  
朱朱粉粉無顏色  
咫尺魂銷是揚州  
昨夢江都好  
翠帶鴛鴦小  
握手贈美人  
相贈以瑤苴  
朦朧曉月尚春宵  
海棠絲罥豈  
惹指天津橋  
上相思淚流入春江  
廿四橋

望湖亭

張沂

虛橋風烟青  
碎倚吸雨窩  
雲凝翠芷  
眼底塵鷺  
萬障迷客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六

綠數點蒼波耳日翻  
潮影碧天低  
縹緲雲根數百里  
飄蓬遠去入烟籠  
不知此身畫圖裏

己未春歸有感

牛兆捷

逐隊驅黃映柳前  
杏紅春色轉蕭然  
叨榮章句非關命  
買隱浮沉不用錢  
三島乾坤容駐我  
六陽雷雨未盈天  
暹回何事咸陽道  
翹首空悲魯仲連

賦謝田大中丞枉顧

王奕駒

朝風暮雨獨淒其  
何事高軒過棘籬  
夢幻不知長夜黑  
拘攣常繫故人思  
門因有禁難遲客  
庭爲無人可賦詩  
莫道窮愁須著作  
龍門往事正堪悲



秋山寒雨

陳炯

一葉飄桐滿地秋  
巢雲高閣湧蛟流  
孤村烟漲山連水  
野渡泥封馬當舟  
牧笛數聲驚睡鶴  
樵蓑一隊起寒鷗  
蓐收淨洗恒河界  
珠樹曇花點碧邱

初春小山

樂聖西南峪  
蒼葱一水隈  
樹枝肥未葉  
石面老生苔  
城郭雲中見  
樓臺畫裏開  
滄浪知可濯  
於此謝塵埃

過長平西村故居有懷寄三山

張道湜

突起驅虎豹  
儒生非為家  
萬姓倒懸解  
海水靜江沙  
及夢二犬言  
山川皆震動  
出險待七年  
經綸足智勇  
我走光狼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十七

道人尚說雄風  
茶竹青松宅  
而無王乾公  
歎息伊人遠  
寂寞太行空

輓畢亮四方伯

趙介

雲埋韓嶺月  
葉落損秋神  
誰續文章古  
空留道氣醇  
故人心未死  
知己淚方新  
笛冷山陽夜  
吹殘夢裏春

輓畢亮四

傅山

鸞鳩斥鷃欲誰何  
水擊三千笑則那  
帶血銅華丹嶂合  
揮毫風雨黑雲多  
山川明晦隨融結  
西北文章任詆呵  
始啓王侯安足道  
才名十倍大名過

過長平秦趙戰場之間得三章焉

傅眉



傾國重兵爭要害將軍袍鼓係存亡雲前趙血孤城紫沙  
裏秦人戰日黃白起暗來無敢洩廉頗再至亦須防豈容  
枕息邯鄲外西上臨洺即虎狼

敢有旂旗摩澤潞豈無鼓角震邯鄲竟來三國膏肓地直  
上中原背脊看即不代韓先受禍何能與趙坐相安鄭朱  
弗出虞卿媾不信秦人敢暴殘

秦王顛倒多奇畧六國偷存怨暴強共看公然趨上黨無  
聞間道襲咸陽古來離合君臣際偏是英雄性命當思用  
趙人空至老猶能馬上愈悲涼

過長平驛感坑卒事有作

高其倬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文

丹水橋邊落日明頭顱山畔晚烟生千年碧血無遺燐幾  
簇黃沙有廢城陰密復冤酬上黨新安坑卒祖長平紛紛  
豎子真兒戲齒冷西來阮步兵

秋霽涉雲自灑然有作

姬鼎燕 仲貽

熟路經行處秋來幾作緣雨痕分竹勢雲影亂茶烟幽鳥  
鳴高樹無懷學古天此中聊復爾那更得林泉

過汴七詩

選四

帷幄俄頃十萬兵副車空博浪沙驚爭看狡兔能逃死自  
喜神龍變化成圯上素書憐孺子袖中寒鐵報侯嬴當時  
屠狗知何似未許區區便得名



浮圖高盡望平臺，謂是梁王載酒來。詞賦欲同秋水澹，風流惟向簡編開。蛾眉鈿合悲黃土，蔓草平沙變劫灰。良獄宮墻都泯沒，甯從秦漢重徘徊。

取次黃袍入大梁，陳橋重鎮虎兇強。禪書偶自懷中出，杯酒徒勞意外防。介弟插紅燭影，癡兒柱斷白虹腸。爭教一再皆成誤，口血金滕實可傷。

世及徒然藉長君，北轅奇覺不堪聞。屏藩百雉聲靈改，形勢中原指臂分。軍旅雄籌思血戰，金繒下策講和親。臨安狹小中興業，偏解耽耽忌虎臣。

早春病起探韻得和字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九

茆屋虛簷日影矧，偶來行藥趁晴和。經時風信催花緩，鬱律春雲出岫多。小卻清狂成隱福，寬留天地老漁蓑。等閒輿會高吟處，亦可長歌答短歌。

偶然涉筆

無才甯合覲諸侯，素節安尊兩不尤。懶逐休明惟擊壤，偶耽風雅獨登樓。煙村熟路鶯花曉，細雨柴門老樹秋。更願夔龍近堯舜，何妨山澤瘦巢由。

匡城秋興

匡城紀地也，輾轉幽憂體裁或隘。然仁義小矣，太上未忘何敢以未至未能矯誣欺世以存余真。以志余過而



已

天上瑤樓高處寒人間無那葛衣寬張衡愁思襟長濕宋  
玉悲歌墨未乾沈澹月涵葭影重夢魂香杳獸煤殘美人  
宛在狂奴老錦瑟華年諒復難

蒼茫一派遠天低烟雨模糊望轉迷時事分明難病眼他  
鄉何以售枯題鷺檠高喙超荷葉蠡鼓橫鏗壓稻畦秋獨  
愁予予自慰青帘猶在野橋西

適來聊復肆閑情酒盡立亭懶送迎囊底豪華詩數首醉  
中湖海月三更蒹葭滿眼秋過隙節序驚心雁短聲子墨  
客卿成底事公然還似老書生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病裏驚秋意倍慳吟情惟與醉相關琪花瑤草杳無際大  
澤深山諒不閒乍雨乍晴天滴滴沿洲沿渚水灣灣那堪  
垂死傷心盡好把新愁苦自刪

婉轉南枝倦羽輕死灰槁木兩無憑深慚秉燭浮高適苦  
昧謀生厭許衡秋水浪痕侵寶劍雲山烟雨暗神瀛當場  
黑白渾無定直道茫茫剩一枰

脫穎囊披老白嗟孤情還見赤城霞執鞭古意思公子橫  
槩雄吟念酒家柳暗村郊含宿雨水分烟陂泛聞花寒蟬  
薄暮吞聲外草砌仍餘兩部蛙

覆手人情轉自箴一身萍梗任浮沉嗜蛇甯諱神仙癖縱



酒嫌開處士襟無住白雲堪灑淚有年黃茂却關心兒童  
不解金蠶嫁兀自逢人問好音

意外翻奇不敢嗔楸枰大變劫方新心長韻險驚殘燭髮  
短兒癡浪逐貧鷹眼憑陵秋咄咄鬼痕明滅火燐燐楊花  
有性浮萍死醉眼昏昏懶是真

老去耽書墨有痴愁聽農圃較桑麻老年兄弟艱難在舊  
土妻孥歲月遐妒夢窮愁欺白墮壓籬風雨殫黃花猿嘯  
不減三聲淚感歎涎涎負殼蝸

着甚童心論馬牛眼光輕許過千秋鯤鵬怒息蒙莊夢書  
畫烟雲大米舟天地漁樵成獨笑江山風月抱閒愁羈棲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未厭同依鳥海外空懸十二樓

由署起程

畢 濛

衣裳漫捲就征途車似鷄棲馬似驢宦橐携將寒暑月奚  
囊剩有舊時書雲橫嶺外家猶遠路出畿南友漸疎有道  
賤貧方自愧臣心豈是羨鱸魚

戲贈 自謂也

牛兆鼎

浮生何所好往古自徘徊萬卷憑心破千秋知己來補天  
長吉志折角魯雲才可惜摸稜者如逢秦世灰

辛丑年暮春月偶然之作

春來春去幾光陰短嘯長吟自古今五十餘年空荏苒百



千底事付浮沉但將醇酒求長醉莫遣閑愁累道心海上  
鍾期何處是高山流水一生琴

贈王西村遣戍侯官

沁水 竇漢輔

霧障堯天七載陰孤燈闇室夜沉沉欺人山鬼移清榻執  
法廉官入暮金抹煞斯文同逝水養成浩氣付高吟先生  
此去芳型遠閩海行山自古今

客思

楊池

蟬聲嗚咽荻花洲萬里清風動客愁一片孤帆烟水杳白  
雲冷盡不知秋

雁字三十首次智周韻

選二

趙溥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茫茫古帖豈堪師鳥跡雲書自作之萬丈文光排斗極一  
生詩興寫秋期藍鋪巧試凌雲筆碧落新鐫沒字碑自喜  
文章無註疏紛紛摹搨苦支離

舉頭天外獨徘徊嫵媚文章別派開點綴乾坤應有色鋪  
張造化豈無才三千楚水猶多怨十二巫山盡是哀自古  
書生多厄運獨誇橫掃出塵埃

長平箭頭歌同穆門

朱樟

太白星流狂食昴邯鄲軍餓廉頗老谷口悲風送冷雲不  
許東方發紅炤綠衫小吏倚驛門箭頭拾自王報村土花  
暈碧古血死剩此寸鏑鳴秋寃鈍簇三稜露髓脊挾詐殺



降誰盡葉毒雨崩城戰壘隳猶見沙壩未薶幣

甲寅秋高

平鬪巖臺崩一角尚見遺骨

頭顱大者為鬼雄國殤埜祭

春旂紅左更已齒杜郵劍豈得留住佳咸陽中過客吟詩弔  
殘鏃怕向西郊買繁竹猛焰難銷秀鋌山凶鋒蚤脫鱗魚  
簞丹林一水涓涓流上黨鬼哭韓陞愁四十萬人同穴葬  
蒿塢剪草迷青邱莫歟箭頭腥莫洒長平涕坑趙坑秦同  
一例償爾新安一半魂復仇喜得虞姬婿

曉行至馬村

曉行甯不畏短袖溼秋痕野霧截三里孤煙覆一村草荒  
斜轉路藤窠曲藏門茲地宜淳朴從誰細討論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小野川

居人無大姓一水互灣環黃染去年樹青來外縣山籬喧  
雞再乳沙耗鷺長閑不信重陽過巖花類菊斑

再過長平驛題賈左丞宅

杜寨楊村落照中誰憐五舍是孤忠

魯子五舍元亡殉節

碑記

不須再賦長沙鵬一例承塵破廟風

金峯晚眺

朱本素

平臺高敞俯晴川一寄情懷擬昔賢令節恰當新霽後深  
秋最好夕陽天飽嘗苜蓿經三載醉插茱萸又一年歧望  
家山橫翠靄蕭蕭烟樹晚風前



寫懷

石中玉 米補

有限光陰不再逢，蹇驢破帽逐東風。  
無名花放空山裏，得意詩成野寺中。  
少壯未遭青眼客，衰年誰信白頭翁。  
陽春一曲難爲和，異世桓譚注五哀。

太山極頂

郝汝斐

崑石輪囷氣象尊，切雲倒影冠天孫。  
四千餘仞窮登陟，七十二封詳討論。  
海影東來連島嶼，河源西指入崑崙。  
橫襟極目遺身世，直欲排空叩紫闈。

秋日田家四首

三農事力作年來，良苦辛雨暘幸時。  
若干畝堆黃雲常恐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嚴霜至腰鎌，當及辰戴笠携稚子。  
朝朝徂隰畛

禾重風力輕，嘉種稔與芑。  
秋日麗晴輝，收穫借彊以貯望。  
感我倉因之，偏閭里秉穗多滯遺。  
撥拾誰復止

歡聲布耒板，粒米何穰穰。  
不嫌收斗筲，競言謹蓋藏。  
既以供賦稅，還持薦馨香。  
終歲足衣食，家人樂未央。

田雞日已肥，村酒日以漉。  
結社賽田神，嬉遊鮮拘束。  
聊慰百日勞，太康何自勗。  
敢謂農務間，遂忘補老屋。

幽居感興八首

司昌齡

幽居屏人事，齊彼得喪端。  
息機觀羣動，勞勞足憫歎。  
坐卧萬卷中，千古共盤桓。  
寂靜起道心，花鳥助文瀾。  
雖無榮貴



樂而覺夢魂安不剖亦不別吾璞可自完胡爲逐名利時  
與憂患干

號物數盈萬賦予從大造自非平心人烏能窺其妙昏庸  
多富厚賢哲翻潦倒逐貧苦無術窮鬼紛來請日月環九  
垓豈此獨遺照富厚名磨滅賢哲青史燿得失將有在無  
爲遽相笑

蘭生深谷中寂寞發奇馨豈因美人折始襲國香名秋菊  
含佳色九月乃吐英胡弗麗三春與彼桃李矜清芬足自  
賞淪落見幽貞嚴霜將下降此復益崢嶸芳草且有守何  
况松栢莖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五

肝膽可御窮緩急仗朋友信義君子重流俗爭杯酒當其  
相須時親若左右手所求既已遂棄擲等敝帚安樂且如  
此患難復何有朱穆著絕交翟公署門首自古人所歎達  
老終存厚

江漢深且廣欲濟苦無梁雲臺高且貴欲登誰相將顯晦  
各有營時命亦有常苟無塵外賞物色但驪黃綠耳服鹽  
車倡側奚騰驤鍾期不失聽琴韻乃洋洋人苟遇知己衰  
老復何傷

昔在少年時嘗夢登五岳置身霄漢際俯視但漠漠又聞  
五陵源桃花猶灼灼洞天多異人晤言洵可樂何圖俗累



牽老大成獲落高舉無羽翼遠遊將安託探奇志不遂胸  
中自邱壑

節序荏苒過韶華黯淡過慷慨欲振厲精力已消磨聖人  
惜寸陰下士每蹉跎苦無曠然識隨俗任網羅德業不加  
進毛髮空自皤望古長太息封酒益悲歌嗚呼少不勉老  
矣可奈何

世運有循環人情如轉軸君子守其常所懷在幽獨衾影  
苟無慚身貧內自足矧余稟先訓夙夜念遺躅顯揚愧未  
能安敢輟誦讀永持歲寒心老至肯貽辱敝廬聊足愛詩  
書可式穀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晚眺書懷

青浦 袁世燾 山長

高樓秋不極斜日到城隅落木千山出遙天一雁孤路長  
家問濶客久故人疏鄉夢關心處茆檐怨桂珠

落花行

昨日東風和今日東風惡風和吹花開風惡吹花落花開  
本無不落時那管東風吹不吹但使東風吹緩緩好花甯  
惜離殘枝零星碎玉如紅雨腸斷花陰喚杜宇一聲聲似  
問東風誰爲春光作花主枝頭花落不復迴春光去後還  
重來惟願東風如昨日明年依舊吹花開

懷司靜山

鳳臺 苗令琮 季黃



石末宜孫里蒲溪幾曲深先生白雲侶小隱紫峯陰松老  
著書日草知觀化心侯芭好奇字載酒欲相尋

鐵如意歌張錫三席上作

黑風吹雲天幕低簷蔔花謝空中飛我騎瘦馬不得意披  
裘新自并門歸繫維勸我一杯酒長平張生與我厚手持  
如意作長歌促節烏烏拍銅斗鐵鑄銀嵌尺二長指揮天  
地爲低昂碎擊珊瑚下紅雨滿堂燈燭黯無光座上英雄  
色如土請君更作胡旋舞八尺雄軀雙電睛王恭真是神  
仙侶轉頭笑向挂瓢子此際胸懷復何似男兒談笑取封  
侯摘句尋章丈夫恥與卿浪跡雲水鄉錦袍烏帽江天長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七

燕子磯頭日欲暮東望煙海窮青蒼黃河倒瀉酒無力醉  
後題詩向深壁談元眞見天雨花年少誰悲驥伏櫪我倦  
重歸月院峯爾遊再作雲中客判年冷落如意舞涼月荒  
鷄思祖逖相逢此夕懷抱開便須一飲三百杯俯首摧眉  
亦徒爾天窮人阨何有哉我聞此語覺神王添酒挑燈更  
跌宕馬卿意氣凌雲霄漆園心志無得喪作歌筆挽寒江  
潮再敲唾壺寄高唱開門雪沒三尺深炯炯東方日初上

楚中

張又華

南蠻舊俗鬼神尊悽淡高秋落日昏荆楚山川諸葛恨漢  
江風雨屈原魂地酬六百商於去功蓋三分正統存最是



此中饒故蹟習家池沼漫誰論

### 定林寺

峯高逼星河谷轉盤石磴絕頂噓遠風隔林聞鐘磬古木  
鬚餘清名藍踞幽勝階前衆壑險窻外飛瀑競峭壁蟠長  
松虛亭通危徑澄靜照禪心空翠悅鳥性夏日雨復佳歸  
雲樓不定嵐氣蔚然出界破天宇淨坐對白足僧逍遙萬  
綠屏竹色侵衣裾仙梵滿清聽虹散夕陽沉羣山亂欲暝

### 炎帝陵

雲中髣髴見靈旂窈石陵前宿草腓禾黍百年思帝方冠  
裳萬國肅神威翠屏墓枕寒烟重丹水碑開夕照微遺廟  
不隨滄海變千秋俎豆有光輝

### 廉頗屯

張承綸

堅壁收精銳臨危仗老成蜂屯米子國虎視武安城一飯  
心猶壯千金間已行壽春思趙卒垂白涕縱橫

### 感懷

燕語鶯啼三月初酒杯潦倒賦閒居梨花院落新停馬細  
草簾櫳自著書不向風塵留姓字何妨巖穴老樵漁世人  
儘有繁華夢誰識行藏道自如

### 炎帝陵

長平北望暮雲愁石塚橫蟠紫塞道自昔衣冠封馬鬣於



今禾黍滿羊頭天高氣爽龍蛇蟄地迴風寒草木秋誰唱  
迎神送神曲靈旗隱約下中州

九日登高憶亡友高平張幼文

鳳臺韓元秀茂叔

峴山羊叔子風景罷登臨宿草經年淚寒花九日心樽空  
北海酒曲散廣陵琴回首西州路秋原漠漠陰

擬遠別離

崔堪輿

君行古塞外妾住若耶溪溪水東流去歸期未可知  
烏相門前樹雙雙比翼啼相看腸欲斷白日又將西

秋日過烏嶺

蒼嶺高屬雲遠望目已隘踐馬緣嶽崑循涂半崩壞人烟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暗谷中關勢雄天外石壁何傾欹泉流正砢湃岡連鬱不  
分崖絕偏相對誰設重門險儼列兼山卦巧使東西峯峙  
爲平潞界憶昔石節使勤王建萬旆指揮忠義軍用奇下  
五寨勇畧絕等夷英姿極蕭灑至今崔魏陟想見飛騰快  
我生際成平秋風此征邁歷險動長唿懷古發深喟苦無  
濟勝具了彼行脚債每當津梁疲不覺桑麻愛耕山爾何  
人秋稼行堪刈優悠樂隴畝俛仰無拘礙試問七尺筆何  
如長柄械逝將返故山從此軼埃壒私路踏芒鞋齒與與  
古會

過國士橋弔豫讓



秋風颯颯掃寒綠，福邊何處英雄伏。一劍惟酬智伯恩，似恨中行衆人畜。際身吞炭想容輝，報讎如此千秋稀。賴有趙襄憐國士，慷慨容君三擊衣。

過逸人山居

不到安棲處，誰知高卧心。乾坤容醉眼，山水入幽琴。野草生依砌，山花開滿林。我來佳興發，伴爾作長吟。

夏晚河東道上卽事二首

灑灑山泉鳴漠漠，人烟靄牧犢。下高原柴扉，夕陽外苦厭紅塵漲。鹽車逐隊忙，南薰雖解愠。那似北窓涼。

太原望家書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秋風驚旅客，雨月隔庭幃。故里書難得，他鄉鴈亂飛。關心愁鬢指，臨別記縫衣。矯首長天好，行山入望微。

秋日訪司靜山

鎮江

戴

純

萼浦

秋雲橫石嶺，望望陟遙岑。栗里聲名古，沙村竹樹深。有書傳事業，無悶見天心。杖屨欽周史，何當許入林。入座春風滿，襟懷託酒杯。迎人全道氣，遺世老英才。石室藏名在，雲亭問字來。風塵慚面目，別路紀山隈。

思親

劉士彥

慈帷一別今三載，墓木蒼蒼棲暮鴉。不識泉臺真有路，誰知故里竟無家。雄心欲補乾坤缺，隻手重磨日月華。地下



也應含笑意稚孫新解學嘔啞

秋日晚望

紅日下西崖雁聲天間度婦子相繼歸牛羊共爭赴冥然  
四山沉新月挂高樹

九月初感懷

高枕蘧蘧臥殘編仔細翻眼花嫌字細榻近畏燈昏正史  
興亡局奇書鬼怪存困來尋蝶夢何處是家園  
夢入家園裏依稀記未真猶然小兒女相與共昏晨忽聽  
雞聲唱遙聞犬吠頻不堪回首處淚下幾沾巾

寄衣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清風吹來何淒淒征夫閨中製征衣停鍼更憶身長短門  
外月明星光稀去歲裁衣誰與語今歲裁衣奈何許燈前  
幾度試剪刀邊地那得聞砧杵衣成恨無寄衣人得寄衣  
去色非新秋衣未去冬已至冬衣寄到已成春君念妾兮  
意懸懸妾念君兮情戀戀別離一日似三秋况復三秋未  
識面此時塞外極寒時執戟荷戈影相隨殷勤寄去君著  
體較量昔年宜不宜

適長平作

故鄉如昔日那得不依依親友來慰藉各言相面稀相勸  
早歸來欲答愧無辭對人不能語拊心轉自疑人坐時命



厄此意當告誰蒼廬聊一望心足苦相違仰視長太息俯  
首幾徘徊殘陽照屋梁西風聲相悲門外樹無情那識主  
人歸去去不復顧曠達乃吾師

九日歸長平作

猶是故鄉地無家何所依容顏驚益瘦親友見云稀老屋  
遮寒綠殘陽鎖舊扉高榆風送響似識主人歸

遊林泉寺

郭維鏞香雪

禮佛入林寺風聲起澗泉鐘收千樹雨寺繞五湖煙山鳥  
喧寒竹野花烘暮天此中清靜理誰與結深緣

秋夜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涼風從樹起明月滿空林一夜蟲聲急不知秋意深露寒  
驚鶴夢雲澹觸琴心落葉蕭蕭下鱗更漸與沈

經古戰場

荒煙空四野獨立望蒼茫白晝逢人少黃塵說路長寒流  
餘斷岸枯樹帶斜陽寄語南飛鴈平安慰北堂

古寺

山寺殊清抱迴環竹徑通夕陽僧補衲古木鳥啼空潭影  
暮雲浸嵐光新雨濛此中有真趣隨意檢詩筒

夜懷故園諸友

郭秉直

景魚

殘鐘初度夜沉沉遊子天涯百慮侵暑氣不憐滄海客蟲



聲偏引故園心離愁怕向人前訴往事還從夢裏尋月落  
燈昏人不見雲山何處覓知音

秋初

一簾風雨夜初長小立閒庭半臂涼秋色不知何處至暗  
隨征雁到衡湘

大清河

隔岸山光遠連崖樹色低濤奔通渤海波動撼青齊響送  
千帆雨平吞萬丈霓蓬萊如可到直欲跨鯨鯢

浣衣行

劉善果

庠生崔守誠妾劉氏不爲大婦所容夫死妾浣衣投水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亦死

浣衣浣衣朝暮臨池妾貌水可鑑妾心水不知妾自相夫  
子有如衣未緇日被紅裙妬重重鎖在笥夫亡一領藍衫  
破浣衣終日灘頭坐淚比灘頭水更多望夫不見奈若何

使君行

林天齡

丁卯暮春按試澤郡道出高平晤皞臣明府同年述新  
增義塾百有十七區嘉其政美且俗易化也因詩以紀  
之語拙而事實冀附使君以傳爾

使君來使君來何遲豈意使君作良吏更得使君作良師  
肩輿入鄉問風俗分給小學課小兒晉城程夫子設學教



鄉里七十二處鄉校存書院邨前有遺址七百年來復見  
此東邨迎神西邨送神撞鐘擊鼓神豈歆春秋報賽存其  
意莫拜社公拜聖人祇園本清淨肉食充浮屠驅僧召學  
徒實爲象教除榛蕪鄉愚莫道讀書苦小兒讀書須力努  
但爲識字耕田夫培持元氣匪椎魯秀才出門得脩脯散  
學歸家養父母負耒橫經且師古莫負使君長育汝三家  
村童休廢嬉失學恐遭使君笞青衿濟濟方汝期使君之  
教孺子知使君來使君來何遲



自序

漢光武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續有著舊節土之序郡國之書由是而作然若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恒山水之談三輔黃圖建康宮殿多宮室之制劉知幾因別之曰地理書曰都邑簿求如晉摯虞之畿服經唐宋敏求之河南長安諸志宋趙抃之成都古今集記事殫言賅類綜物博蓋亦鮮矣自宋以來州縣志乘多循茲則然惟明韓五泉志朝邑康對山志武功國朝陸清獻志靈壽義例嚴整事關勸鑑爲諸邑乘所不及余幼誦諸作慨然有著述志而才劣馬班心焉疚之泣志創始於明之楊子器傅思明

高平縣志

卷八

藝文五

三

劉應台一再修之

國朝范繩祖傅德宜更纂次焉今又

將百年矣余戴星而理竊仿國僑諸葛尚嚴之治而撫戶口之貧弱愧安輯之失策測風俗之凋敝歎轉移之乖方覽人才之窳惰痛振興之寡效然往鏡尤來者資也今不及時哀輯則百年中政治紀綱風俗利病彌懼久益放失無以考善敗而昭董戒乃遐訪於邑之耆老援古証今芟穢抉譌三月而勒爲一書惟訟獄簿書時擾於懷恒輟筆與歎故體大而思不精旨約而文不贍世無知我蓋覩之譏必矣第與奪不敢謬於聖體例恒懼乖於史政之大經大法未有或闕也後之君子庶可考而得焉易侯而宰璽



域綺分志地理第一興作必書重民力也志建置第二上  
下嘉德鬼神獲享志祠祀第三賦薄徭寬既庶且富志食  
貨第四作父作師痼瘵乃身志官司第五徃躅瑰行董勸  
昭焉志人物第六興賢育才彥髦斯作志選舉第七文韻  
千載山川生色志藝文第八

